



耀

生命的歷程

躍——生命的歷程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

HINDS' FEET ON HIGH PLACES

by Hannah Hurnard

Church's Ministry Among the Jews (Olive Press)

© 1981

目 錄

序		2
上篇	他的忿怒，瞬息消散	5
第一章	前往高處的邀請	6
第二章	可怕的侵犯	19
第三章	黑夜的逃跑	28
第四章	出發前往高處	33
第五章	與驕傲接觸	45
第六章	迂迴穿過沙漠	51
第七章	在寂寞的岸邊	60
第八章	在古老的海牆上	69
第九章	高聳的挫傷峭壁	76
第十章	攀登挫傷峭壁	86
第十一章	在危險和困苦森林裡	93
第十二章	在霧中	102
第十三章	在喪失幽谷	112
第十四章	傅油的地方	120
第十五章	洪水	130
第十六章	羣山上的墳墓	138
下篇	清晨使人歡喜	143
第十七章	治療的溪水	144
第十八章	鹿腳	148
第十九章	高處	156
第二十章	返回山谷	163

我主
上主
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有如
鹿脚，
引我在高處步行。

(哈 3 : 19)

序

一天早晨，在我們的巴勒斯坦傳教中心，在每日舉行的聖經誦讀中，我們的一位阿拉伯護士誦讀了「每日之光」所摘錄的雅歌中一段：「聽，這是我愛人的聲音；看，他來了：跳過山崗，躍過丘陵。」（歌 2：2）有人問她這一段的意義是甚麼。她抬起頭，臉上帶着快樂和理解的微笑說：「意思是我們的救主的愛可以克服任何障礙，同時，對他來說，山的險峻，也好像一條柏油路一樣，平坦易行！」

從我們在革黎斤山麓的傳教中心樓房後面的花園裏，可以看到那些瞪羚跳躍着奔上山脊，以特別優雅和輕快的姿勢，從一塊石頭跳到另一塊。牠們的動作，在跨越障礙物的跳躍中，是我所見過的，最歡騰、輕捷和最美麗的例子。

深愛這位愛之主和渴望跟隨他的我們，是多渴望得到以同樣歡騰和勝利的方式，越過生命中一切困難和考驗的能力啊。學習過凱旋生活的秘密，一直都是每一個世代的熱愛主的人們心底的願望。

我們覺得，只要我們能確實地經驗到生活在愛的高處，同時在這一生的歲月裏切實地經驗到勝利——常常能夠反擊邪惡、苦難、悲傷、痛楚和每一種錯誤的事，甚至能克服它們，能把它們轉化成某些永遠讚美和光榮天主的東西，我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作為基督徒，我們知道，至少在理論上，在天主子女的生活中，是沒有第二因的，即使最不公平的、最殘忍的事情，和看來最不值得忍受的痛苦，都是經過天主的准許，給我們一個光輝的機會，使我們的主和救主能在我們之內，一點一點地製造他自己可愛的性格。

雅歌表達了根植在每個人內心的願望，渴望與天主重修舊好，和體會與祂完全的、牢不可破的共融。祂曾為祂自己而造了我們。一直到我們的心在祂之內找到了憩息和完全的滿足以前，是不能知道甚麼是憩息與完全的滿足的。

天主的旨意是，祂有些子女，必須透過在婚姻之內完全開放的自然人性之愛，而學習這種與祂深切的共融。對於另一些子女，祂的旨意卻是這種與天主完全共融的經驗，必須透過學習放棄對婚姻和為人父母自然而本能的願望，和接受排除他們這些願望的生活情況而獲得。這種堅固地種植在人內心的愛的本能，是我們學習渴望和愛天主勝於一切最優良的方式。

但是與基督共融和那勝利的高處，並不能在思想上策劃如何使自我杜絕罪惡，或想法子找出一些方法或規則，把意旨釘死，就能達到。唯一的辦法是學習一天一天地接受天主准許的實際情況和考驗，和不斷地一再把我們自己的意志放下，接受祂透過其他與我們一同生活、工作的人及各種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傳達給我們的旨意。每一次接受祂的旨意都會變成一個奉獻的祭台；而每一次向祂的旨意投降和放棄自己，都是把我們更高地送往高處——祂願望祂的孩子們在這一生能達到之處——的工具。

學習接受和戰勝邪惡；學習與悲傷、痛苦打交道，最後，終於發現它們已轉化為一些無比珍貴的東西；學習透過不斷的、歡怡的投降，以新的方式認識愛之主和經驗與他不可分的共融——這些都是這本書的寓言所要表達的教訓。高處與紅鹿的長腿不是指死後天堂似的地方，而是指天主子女在現世光輝的經驗——如果他們追隨祂為他們選擇的道路的話。

也許，主會利用這個寓言來安慰那些祂深愛的、不得不終日與痛苦和悲傷為伍的人；或那些在黑暗中行走又沒有燈光的人；或那些感到他們自己被狂風暴雨掃盪和沒有任何安慰的人。這個寓言可能幫助他們從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事物中，體會到一種新的意義，因為他們所經歷過的經驗，全都是他們在生活真實地體驗主的奇妙過程的一部份。這同樣的經驗，曾使當年達味和哈巴谷情不自禁地歡呼：「我主上主使我的脚有如鹿脚，引我在高處步行。」

(見詠18：33及哈3：19)

上 篇

他的忿怒，瞬息消散

(詠30：5)

第一章

前往高處的邀請

這個故事是有關畏懼如何從她的恐懼家族逃出來，和牧者前往高處——完全的愛驅除恐懼的地方——的經過。

許多年來，畏懼一直都是為主牧服務，他所照顧的牧羣住在謙卑谷的牧場上。她和她的同事又是朋友，仁慈和平安，同住在戰慄村中一間清幽的白色小屋裏。她喜歡她的工作，渴望博取主牧的歡心，儘管在許多方面，她都很快樂，她也意識到幾種在工作上妨礙她，在私下裏，給她帶來不少的憂傷和羞恥的東西。

第一，她是跛足的，她的腿很彎曲，以致在工作時，她行動不靈和常常絆倒。同時，她也有一個很難看的缺陷，她的嘴巴扭曲，這使她的表情很畸形，也影響她的講話。她很傷心的意識到：這些醜陋的缺點，一定是造成那些聽到她為偉大的牧者服務時表現出驚異和生氣的原因。

她誠心誠意地渴望能完全免除這些缺陷而變得美麗、優雅和強壯，就好像牧者其他的許多工人一樣，她尤其想變得像牧者自己那樣。但她怕不可能脫離這兩種缺陷，它們將不斷地妨礙她的工作。

不過，在她的生活中還有另一個更大的煩惱。她是恐懼家族的一員，她的親戚散居在山谷的四周，所以她永遠不可能完全脫離他們。她是一個孤兒，由她的姨母多愁太太撫養長大，和她一同長大的還有愁苦、輕蔑，他們的哥

哥**怯弱**。**怯弱**是一個欺凌弱小的人，他常常以最可怕和殘酷的方式折磨和逼害她。

像住在謙卑谷的大部份家庭一樣，所有恐懼家族的人都很憎恨主牧，同時想盡辦法抵制他的僕人們。他們自己家裏，有一個人竟跑去爲他服務，很自然的，這在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罪行。結果，當然是他們用盡各種恐嚇和勸誘的辦法，威逼利誘，逼使她辭去她的工作。那一天，可怕的事終於發生了，他們向她攤牌，向她提出他們家族正式的通令：她必須馬上和她的表兄**怯弱**結婚，然後規規矩矩地和她的家族住在一起。他們恐嚇她說，如果她拒絕，他們就以武力使她就範。

可憐的**畏懼**，當然被這通令嚇壞了，但她的親戚常常令她恐懼，而且她也從來不能學會抗拒或忽視他們的威脅，所以她只好畏畏縮縮地坐在他們面前，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無論怎樣都不能逼她嫁給**怯弱**。但她卻不能完全脫離他們。

因此，這個不愉快的會面僵持了相當長的時間，當他們終於暫時離去後，已經是傍晚時份了。**畏懼**鬆了一口氣，她立刻記起，那正是主牧帶領他的牧羣到他慣常去的村外，小瀑布和小水塘的時候。這也是她每個清晨前來聆聽他的指示和期望；每個傍晚，向他報告工作的地方。現在正是到小水塘邊會見他的時候，她肯定他會幫助她，同時他一定不會讓她的親戚把她擄去，強迫她離開她的工作，並要她與**怯弱**結成這段可怕的、奴隸式的婚姻。

畏懼一邊還在戰慄着，也來不及洗去臉上的淚痕；她一邊就急急忙忙關上小屋的門，向小瀑布和小水塘走去。

當她離開村莊，開始穿過草原時，整個謙卑谷已籠罩在黃昏靜靜的，金黃色的光裏了。在小溪的那邊，與山谷

東邊接界的羣山，看去像一排高聳的防衛，此刻也薄薄地蒙上一層粉紅色，山間那些幽深的山峽，卻填滿了層層可愛而神秘的陰影。

在這安靜和平的黃昏裏，可憐的、驚慌的**畏懼**來到水塘邊，牧者已在等待着她了，她急忙把她可怕的遭遇告訴他。

「我怎麼辦啊？」說完後她這樣問。「我怎能逃脫？他們不可能真的會強迫我和表哥結婚吧？他們能嗎？啊！」她哭起來。再度因為想起這個可怕的前景而不知所措，「自己身為**畏懼**已經夠可怕了，一想到將來還會終生成為**怯弱太太**和永遠逃不出它的苦刑，我實在不能忍受。」

「不要害怕，」牧者溫和地說。「你為我服務，如果你能相信我，他們不能違反你的自由意志，強迫你嫁到任何家庭去。但你永遠不能讓你的恐懼家族，走進你的小屋裏。因為他們是僱用你的君王的敵人。」

「我知道，哦，我知道，」**畏懼**哭着說：「但每當我遇見任何一個親戚，我就好像失去所有的力量，簡直就不能抗拒他們，無論我怎樣奮鬥都不行。我一天還住在這個谷裏，我就不能避免和他們見面。他們無所不在，而且現在他們還下定決心要再把我控制在他們的力量之下，我以後也不敢獨自走出我的小屋之外，否則會被他們擄去。」

她一面說一面抬起頭掃視山谷、小溪和浸在夕陽光下可愛的羣山，然後迫切地說出她的渴望：「啊！要是我能完全逃出這個謙卑谷而到高處去，完全脫離我的恐懼家族及其他的親戚就好了！」

這段話衝口而出，連她自己也感到意外，但牧者馬上回答：「我等你提出這個意見等了好久了，**畏懼**。你離開

這個山谷到高處去，對你實在是最好的事，我非常願意親自帶你去。在小溪對岸的那一帶較低的斜坡就是我父親的王國，愛的領域的邊界。心裏沒有任何恐懼的人，都可以住在那裏，因為完全的愛驅逐恐懼和折磨人的一切。」

畏懼驚訝地瞪着他。「到高處去，」她驚呼：「同時住在那裏？啊，要是我能做得到就好了！我有這個願望許多個月了，它一直都沒有消失。我日夜地想着它，但那是不可可能的。我永遠不能到達那裏。我的腳跛得太厲害了。」她一面說一面低頭看着她那雙畸形的腳，她的眼睛又泡滿淚水，充滿絕望與自憐。「這些山是這樣的陡峭和危險。我聽人家說只有那些鹿兒才能在那上面安全地往來。」

「走到高處的道路的確是很艱苦和危險，」牧者說。「但，必須如此，這樣才可以阻止所有與愛為敵的人登上去侵犯愛的王國。任何玷污或在任何方面的不完全，都不准住在那裏，而且，住在高處的居民的確需要一雙『鹿腳』。我自己就有一雙。」他微笑着接下去說：「我可以像一隻年輕的公鹿或一隻算那樣跳躍上山和從這個山頭跳到另一個，既輕鬆又愉快。」

「但，畏懼，我可以使你的腳像鹿腳一樣，又能把你安置在高處。那時你可以更圓滿地為我服務，又能遠離你的親戚。我很高興聽到你說你渴望到那裏去，因為，我剛剛說過，我一直在等着你自己把這個意思提出來。然後，」他微笑，接着說：「以後你就永遠都不必再見到怯弱了。」

畏懼迷茫地瞪着他。「使我的腳變成鹿腳？」她重複地說：「這怎麼可能呢？住在愛的王國裏的居民看到一個脆弱的跛子，有一張醜陋的臉和一個歪曲的嘴的跛子，出現在那個只住着完美無缺的人們之中，他們會怎樣說呢？」

「這是真的，」牧者說：「在你到高處居住以前，你必須改變，但如果你願意和我一同去，我答應幫助你把雙腳發展成鹿腳。在山頂上，當你走近真正的高處時，那裏的空氣是新鮮和令人鼓舞的，它能使整個身體強壯起來。同時那裏有些泉水，含有奇妙的治療性質；那些在泉水中沐浴的人，他們所有的缺陷和畸形，全部都會洗去。

「但我必須告訴你另一件事。只有我才能使你的腳變成鹿腳，但你必須改一個名字，因為畏懼和恐懼家族的任何人一樣，都是不可能進入愛的王國的。你願意完全改變嗎，畏懼？你願意接受你作為愛之國的居民後我給你的新名字，你願意成為你的新名字所象徵的那種人嗎？」

她點頭，然後非常誠懇地說：「是的，我願意。」

他再度微笑，但接着很嚴肅的說：「還有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除非在他們的心裏已盛開着愛之花，否則任何人都不准在愛之國內。畏懼，愛是否已種在你的心裏了？」

當牧者說這話時，雙眼直視着她，她意識到他的眼睛深深探索到她心靈的深處，知道她深心裏的一切，比她自己知道得更清楚。她過了很久還沒有回答他，因為不能確定該說甚麼才好，但她相當畏縮地回視那雙透視着她的一切的眼睛，同時意識到它們能把所見的反映出來。

這樣，她可以真正看到她自己的心，就好像他所見的一樣，所以，經過一段相當長的靜默之後，她回答說：「我想在我深心裏生長的，是渴望經驗自然的、人性的愛的歡愉，和學習深切地去愛一個愛我的人的意願。也許這個願望看來是正當而自然的，但不是你所說的那種愛？」她停一停，然後坦白地，幾乎有點發抖的說：「我看到渴望被

愛和被人欣賞在我心裏生長着，牧者，但我不覺得，我能見到你所說的愛，至少，不像我在你之內見到的那種。」

「那麼，你願意讓我現在就把真愛的種籽種下去嗎？」牧者問。「你需要一段時間發展你的鹿腳以便爬到高處，同時，如果我現在把種籽種在你的心裏，等你達到高處時，它就會開花了。」

畏懼退縮了。「我害怕，」她說。「人家說如果你真愛一個人，你會給他傷害你和使你痛楚的力量，而且那種傷害和痛苦是無可比擬的。」

「那是真的，」牧者同意。「愛的意思是把你自己放在你愛的人的力量之下，而自己卻變得非常脆弱和容易受傷害。你非常害怕楚痛，對嗎？」

她不快樂地點頭，然後很不好意思的說：「是的，很害怕。」

「但又這樣喜歡去愛，」牧者平靜的說。「愛是快樂的，即使你得不到對方的回愛。當然，這裏也有痛楚，但愛不以爲那是很重要的。」

畏懼忽然注意到他有一雙她從未見過的最有耐心的眼睛。同時，在這裏面有些東西直接刺痛她的心，雖然她說不出爲甚麼，但她不由自主地害怕的退縮。她急急地說（因爲她對自己所要說的話，感到羞恥）：「除非我很確定自己也被對方所愛，否則我絕不敢愛一個人。如果我讓你把愛的種籽種在我心裏，你能不能向我保證，我一定得到對方的回愛？否則，我是受不了的。」

他對她的微笑，是她從來未見過的，最溫柔、最慈愛的微笑，然而，和剛才一樣，她說不出爲甚麼，這微笑迅

速刺痛她的內心。「是的，」他說，毫不遲疑，「我答應你，**畏懼**，當種下的愛在你心裏開花時，當你預備好更改你的名字時，你會得到對方的回愛。」

一陣喜悅的戰慄直透她全身，從頭頂直達腳趾尖。這真是太奇妙了，使人不敢相信，但這是牧者親自許諾的，是她相當肯定的一件事。他不可能說謊。「請你現在就把愛種在我心裏，」她軟弱地說。可憐的小靈魂，她仍然是那個**畏懼**，即使已答應了給她世界上最偉大的東西。

牧者把手放在胸前，抽出一些東西來，放在他自己的手掌上。然後把手伸給**畏懼**說：「這是愛的種籽。」

她把身子彎向前看，接着驚呼一聲，迅速往後退。在他手掌上確實放着一顆種籽，但它的形狀就像一根長而尖的刺。**畏懼**常常注意到牧者的手有疤痕和受傷；但她現在看見向她伸出來的掌心上的疤痕，就和放在它旁邊的愛的種籽的形狀一樣。

「這種籽看起來很尖銳，」她畏縮地說。「如果你把它種在我心裏，它會刺痛我的心嗎？」

他溫柔的回答：「它是這樣的尖銳，所以它可以很快的滑進去。但**畏懼**，我已警告過你說愛和痛楚是相連的，至少在一個時期是這樣。如果你嘗試到愛，你必須也嘗試痛楚。」

畏懼看着那根刺，怕起來了。然後她望着牧者的臉自言自語地重複他的話：「當愛的種籽可以在你心裏開花時，你就會得到對方的回愛。」很奇怪，她這樣說着，勇氣也來了。她忽然向前跨一步，打開她的心說：「請你把種籽種在我的心這裏。」

他的臉綻開了一個快樂的微笑，同時他的聲音也流露着喜悅，「現在你可以和我一同到高處去做我父親之國的公民。」

於是他把刺按進她的心裏。那是真的，正如他所說，它確實帶來一陣尖銳的刺痛，但它很快就滑進去，然後，忽然間，有一股她從來沒有感受過或想像過的甜蜜，刺痛了她的全身。那是一種苦澀的甜蜜，不過甜蜜的成份似乎強些。她想起牧者的話，「愛是很快樂的」，同時她蒼白和灰暗的臉頰忽然轉紅了，她的眼睛在發亮。有很短的一刻，畏懼看去一點也不害怕。扭曲的嘴開始鬆弛下來，變成一道快樂的弧形；而那雙閃亮的眼睛與粉紅色的雙頰使她看來近乎美麗了。

「謝謝你，謝謝你，」她喊着，同時跪在牧者的腳下。「你是多麼好啊，你多麼有耐心。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像你這樣好、這樣仁慈了。我要和你到山上去。我相信你會把我的腳變成像鹿腳一樣，而把我，甚至是我，安置在高處。」

「我比你更高興，」牧者說：「現在你的表現好像已準備好要更改你的名字了。不過還有一件事我必須告訴你：我要親自把你帶到山腳，這樣你就不用怕你的敵人會對你有甚麼危險了。之後，我所選的兩個同伴，在你的腳還是跛着，和當你只能跛着腳慢慢地走過每一陡峭和艱苦難行之處時，領導和幫助你。」

「你將一直都不能見到我的，因為我告訴過你，我會跳躍着奔上山頂和飛越所有丘陵，在最初你不能陪在我身邊與我同行。這要等到以後才可以。不過你必須記住：你一旦來到山坡上，就會發現，從愛之國的一端到另一端，有一種奇妙的通訊，你無論在甚麼時候和我講話，我都

可以聽到你。無論甚麼時候，你一開口求我，我答應你，我會馬上前來幫助你。

「在山脚下，我挑選的兩個領導你的僕人會等着你。記住，是我親自小心挑選她們的，認為她們是最能幫助你發展你的鹿腳的兩個。你應該愉快地接受她們，讓她們做你的助手，你會嗎？」

「當然，我會接受，」她馬上回答，向他快樂地微笑着。「我很確定你知道甚麼是最好的，同時你所選的一切也是最對的。」之後，她又愉快地加上：「我感到我將永遠都不會再害怕了。」

他很慈祥地、同時也完全理解地看着這個剛剛接受了愛的種籽到她心裏，準備和他一同到高處去的小牧童女。他徹底地了解她，以及她寂寞的心裏錯綜複雜的迷宮，比她自己對自己的了解更甚。沒有人比他更了解，向着肖像這個新名字發展的過程，是很漫長，但他沒有說出來。他帶着某種溫柔的憐惜和激情，注視着她灼熱的雙頰和閃亮的眼睛，它們是這樣突然地轉化了平凡的小畏懼的外貌。

然後他說：「現在你可以回家準備起程。你不必帶任何東西，不過要把一切收拾整齊。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因為到高處之行必須保守秘密。我現在不能告訴你我們甚麼時候起程上山，但一定不會太久。當我到小屋來叫喚你時，你應該諸事準備妥當，立刻追隨我。我會給你一個秘密的記號。當我經過小屋時，我會唱其中一首對你有特殊訊息的牧者之歌。你一聽到這首歌，馬上出來跟隨我到我們相約之地。」

那時，因為太陽已在一片絳紅和金黃色的光輝之中冉冉下墜，東邊的羣山開始罩上一片迷濛的淡紫色和灰色，

而山影也拉長了許多。他轉過身去，領着他的羊羣向着羊欄走去。

畏懼轉身回家，她的心中充滿快樂和興奮，似乎依然感到她以後永遠不會再畏懼了。當她轉頭回視草原時，她不禁對自己唱起牧者常用的舊歌本中的一首歌來。這首歌給她從沒有過的甜蜜和貼切的感受。

「雅歌，歌之歌，」最可愛之歌，
國王的愛之歌，
他的喜悅舉世無雙，
但像破裂的東西，散佈四方
他的名如香油，汨汨前流
全帶着他愛人的歌。

*** **

拉着我——我會跟隨你之後，
你是我心唯一的選擇
啊，領我到你的王室，
我要長住在你的宮廷，長享逸樂。
在那裡，啊，我的君王，在你不斷的臨在中，
享受和聆聽你的聲音。

不要輕視我
儘管我是污黑不美，
然而君王眷顧了我——一個被人放棄不顧的東西——
把他的愛傾注在我身上。
愛將使我完美，
像白晝一樣令人悅目。

(參閱雅 1 : 1 - 6)

她一面走一面唱歌穿過草原。忽然，她見到**怯弱**正向着她走來。可憐的**畏懼**：她有好一會已完全忘記她那些可怕的親戚，想不到現在，竟是其中一個最可怕的、最令她討厭的一個，向着她走過來。她的心充滿了可怕的恐懼。她左右張望，但找不到藏身的地方，而且他明顯是向着她走來。因為一望見她，他就馬上加快腳步，不一會，就來到她身邊。

她帶着滿心的厭惡與恐懼聽他說：「啊，終於找到你了，我的**畏懼**小表妹。我們快要結婚了，不是嗎？你覺得怎樣？」他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捏她，裝着一副嬉皮笑臉的態度，事實上卻邪惡得使她咬緊嘴唇，強制自己不發出痛苦的叫聲。

她在極度憎恨和恐懼的震撼中從他身邊退開。不幸，這是她最不應該有的表現，因為常常都是她這種表露無遺的恐懼，鼓勵他繼續折磨她。其實只要她忽視他，對他視若無睹，他會很快就感到厭倦而不想作弄她，會感到沒趣而離開她去找別的獵物。不過，在她的一生中，**畏懼**從來不能忽視**怯弱**。現在，她是絕對沒有能力隱藏她所感受到的恐懼了。

她那張死灰的臉和那雙惶恐的眼睛，馬上激起了他蹂躪她的慾望。她站在那裏，孤弱無助，完全落在他的力量範圍之內。他一手把她抓住，可憐的**小畏懼**立刻發出恐懼和痛苦的狂怒叫喊。**怯弱**嚇了一跳，馬上鬆手退開。

牧者悄悄地走向他們，出其不意地站在他們身邊。只要看他那張嚴峻的臉、閃爍的眼睛和緊緊抓在他微微抬起的、強壯的手中那根粗粗的短棍一眼，就夠這個惡霸受了。

怯弱像一隻被鞭的野狗一樣，急忙向後退，不但不敢奔向村莊，反而向村外落荒而逃；也不知要逃到那裏，只是一味受着直覺的驅使，要逃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

畏懼頓時淚流滿臉。她應該知道怯弱是一個膽小鬼，只要她揚聲呼喚牧者，他就會馬上逃走。現在，她的衣裙被撕破，手臂在惡霸的鐵腕緊握下，這裏紅一塊，那裏青一塊，但這只是她的悲傷的一部份而已。最使她難堪的，是這一份羞慚，她竟這樣快就回復舊觀，按照她的舊名和本性行事；她原希望這一切，已經改變了。

似乎忽視恐懼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要抗拒它們更難。她不敢正視牧者，但如果她敢看他，她就會見到他是怎樣的懷着極大的同情，非常憐惜地注視着她。她不會體會到這位愛的王子對膽小怯弱者充滿溫柔的憐惜。她以為他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樣，看不起她這種愚蠢的驚懼；所以她羞慚萬分地輕聲說：「謝謝你。」

然後，不敢望他一眼，只是低着頭，跛着腳，向村莊走去。她一面飲泣，一面再三悲酸地對自己說：「就是想到高處去又有甚麼用呢？我永遠都到不了的，因為一點最小的事就足以把我拉回來了。」

不過，當她終於回到安全的小屋裏，她總算感到好過一點了，喝了一杯茶，吃過晚餐，她才慢慢平靜下來，可以逐漸回憶在小溪畔、水塘邊所發生的一切。忽然在一陣奇異的激動和喜悅之下，她記起了愛的種籽已在她心裏種下了。她一想到這裏，那一股熟悉的，幾乎不能忍受的甜蜜，馬上流遍她全身；那份苦澀的甜蜜，那難以形容的、絕對歡悅的新幸福的狂喜，掃遍她整個存在。

「去愛是幸福的，」小畏懼對自己說，同時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這句話。把小屋收拾好，她準備就寢，因為經過這麼奇異的一天和情緒上發生了這樣大的矛盾後，她感到很疲倦。她躺在牀上，在還未入睡以前，她重複為自己唱着舊歌集中的另一首很動人的歌：

我心愛的！

請告訴我：

你在那兒放羊？

中午又在那兒卧羊？

別令我在你伴侶的羊羣間，

獨自徘徊！

女中的佳麗，

你若不知道，

出去跟蹤羊羣的足跡，

靠近牧人的帳棚，

牧放你的小羊。

(歌 1 : 7 - 8)

然後，她進入沉沉無夢的睡眠中。

第二章

可怕的侵犯

第二天**畏懼**一早醒來，驚懼全消。她的第一個思想是：「也許在今天之內我可以和牧者一同起程到高處去」。這個念頭使她很興奮；她甚至不能吃早餐。當她準備出發時，不禁又唱起歌來。

在她看來，似乎自從愛的種籽在她心中種下後，歡怡的歌就漲滿了她的內心。最能表達這份新的幸福和感恩的歌，是取自牧者領導他的羊羣走向牧場時常用的那本舊歌集。她一面按照牧者給她的指示，作一些簡單的安排，一面唱其中的一首歌。

君王正在坐席的時候，
我的香膏已放出清香。
我貯藏的沒藥與乳香，
傾注在他脚下。
我感恩的愛必須展示，
他眷顧了一個行乞的婢女，他向她求婚。

耶路撒冷女郎，
我雖黑卻秀麗，
有如刻達爾的帳棚；又似
撒耳瑪的營幕。
在外表，我背負着罪的記號，
但愛裝飾着內心。

不要怪我黑，
是太陽晒黑了我。
我母親的兒子向我發怒，
把我從自己的地方逐出。
在他們的葡萄園內我勞苦哭泣，
但我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去看守。

除了我的國王，
我在他人眼中並不嬌美，
雖然我的禮服華麗，
他仁慈的恩寵
對我的需要和價值
過份慷慨。
他無視我的缺點，
但愛我將來的美麗。

(參閱雅 1：12-15，5，6)

她一面工作，一面感到內心的震盪，一半是由於興奮，一半是由於對不知名的某物感到恐懼；但每當她想到心裡的那根刺，她馬上從頭到腳都感到有一種帶着同樣神秘的甜蜜。愛是為她——即使她這個跛足的小畏懼而有的。當她到達高處時，她就會除去這使她卑下的破相而變得美麗無瑕，同時，當她心裡的植物長大開花時，她就可以被回愛了。即使想到這點，她還是不免感到在這團甜蜜中夾雜着一絲的懷疑。真的，這不可能是事實，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夢而已。

「啊，我怕它永遠不會實現。」她對自己說，然後，一想到牧者，她的心跳又加快了，情不禁奔到門邊或窗前去，看他是否來召叫她了。

早晨漸漸過去了，他依然沒有出現，但中午剛過不久，另一件事發生了：她可怕的親戚入侵。忽然間，在她還未弄清楚是什麼一回事以前，他們已來了。在一陣吵雜的脚步和講話聲之後，她發現自己已被一大羣叔伯嬸母，姨媽姑姑，堂表兄弟團團包圍起來了。不過，**怯弱**並沒有和他們在一起。親戚們聽過他前一晚的敘述，知道她對他特別的害怕和驚懼，認為不和他一同來比較明智。

他們堅決不准**畏懼**反對她與**怯弱**的婚事，如果可能，他們打算逼她離開她的小屋，住到他們之中的一個人家裡。他們的計劃是：等牧者遠在牧場上放羊而**畏懼**獨自留在小屋時，突然出擊，打她一個措手不及；這樣她就會在一無援助之下，任由他們擺佈了。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是不可能使用強力綁架她的，因為在村裡還有很多牧者的工人，他們必定會聞風而至。

老族長也親自出馬，以充滿慈愛的腔調向她保證，他們是帶着善意而來的。他明白她對這頭婚事有些意見，所以他要找一個機會，大家坐下來，好好的把問題解決。在他看來，這頭婚事，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是非常匹配和美滿的，一定是她心裡有什麼錯誤的觀念；不過只要好好的談談，解釋解釋，必定會前嫌冰釋，一切都不成問題的。否則，他仁慈地向她保證，他不會准許他人違反她的意願，強迫她成婚的。

他講完後，一陣吵雜的恐懼的聲音馬上插進來，和她講理由並提出許多建議。他們告訴她，事實是她和她的親戚脫離太久了，以至現在，很明顯的，她對他們的關心和意向，產生了這許多奇奇怪怪的想法。此後，她實在應該花一點時間多和他們接近，給他們一個機會，證明她是誤

解，錯誤地判斷了他們。

怯弱，不錯，不如神話故事中的王子那樣英俊和令人傾慕，而且很不幸的，他的態度不免有點粗魯，這也是事實。不過，這完全是因為他還沒有受到婚姻的溫柔和文雅的影響的緣故。等他結婚了，婚姻生活的責任與歡怡一定會很快地改變這一切，那時他必會轉化而成爲完全不同的一個人。作爲這個轉化的原動力和促成這個他們每個人都熱切地希望看到的轉化，將是她特殊的、令人歡欣的榮譽呢。

這一羣人七口八舌地講着、講着，可憐的**畏懼**瑟縮在他們中間，太惶惑了，她簡直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和提什麼意見。這正是他們所希望的：慢慢地把她帶到迷茫和無條理的恐慌境界。看來他們很快就能說服她相信，她的責任是負起這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嘗試改變**怯弱**，使他變得不如原來那樣令人難以接受。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從外面傳來一陣意想不到的干擾。

恐懼家族族人走進小屋時曾小心地把門關上，甚至上了栓，以防**畏懼**逃走。現在從外面傳來一陣男子的歌聲，唱的是**畏懼**熟悉而且喜愛的舊歌集中的一首歌。接着唱歌的人也出現了，穿過小徑慢慢走來。那是牧者本人，他正帶領着他的羊羣到水源那裡。歌詞穿過敞開的窗口，流入小屋裡，還伴着跟在他後面的羊羣柔和的鳴叫聲，和牠們滿是塵土的小蹄踏着草原的脚步聲。

當牧者唱着歌走過小屋時，似乎那個夏日午後其他的一切響聲，都突然停頓了。小屋內，吵雜的聲音馬上靜止，緊接而來的是一片寂靜。只聽見他在唱：

聽，這是我愛人的聲音；
看，他來了：
跳過山崗，躍過丘陵。

我的愛人彷彿羚羊，
宛如幼鹿；
你看，他已站在我們的牆後，
由窗外向裡凝視，
由窗櫺往內窺望。

我的愛人招呼我說：
起來，我的愛卿！
快來，我的佳麗！
看，嚴冬已過，
時雨止息，且已過去。

田間的花卉已露，
歌唱的時期已近。
在我們的地方已聽到斑鳩聲；
無花果樹已發出初果。

葡萄樹已開花放香；
起來，我的愛卿！
快來，我的佳麗！

當一切都歡欣，
爲什麼我的鴿子依然躲藏？
請讓我看到你的面貌，我的佳麗，
請讓我聽到你的聲音。

(參閱雅2：8-14)

當她坐在小屋裡，聽着這首歌時，**畏懼**感到陣陣憂苦的重擊，她意識到牧者正在召叫她和他一同到山裡去。這是他答應過的秘密的訊號，要她準備好，一聽到呼喚就馬上響應。可是現在，她竟被深鎖在自己的小屋裡，被她自己的懼怕所圍攻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回應他的召喚，甚至暗示她的需要也不能。

實在，有一刹那，當歌聲一響，每個人都在驚訝中靜下來的那短短的一刹那，她可以高聲向他求助。她不會意識到恐懼家族都在摒息着，怕她真的喊叫，同時，如果她真的叫喊，他們必定會抱頭而竄。不過，她太驚懼了，沒來得及抓住機會，以後就太遲了。

接着，她感到**膽小**重重的手掌緊緊地掩着她的嘴，其他的人也七手八腳地抓住她，把她按在椅子上。所以，牧者在窗外緩緩走過，唱着那首訊號歌時，得不到任何回應。

當他走過，歌聲和羊羣的鳴叫聲也越來越遠，終於消失在遠處後，**畏懼**也昏暈過去了。她的表兄**膽小**掩着她的嘴的手掌幾乎使她窒息。她的家族應該很高興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乘她還在昏迷時把她抬走，但因為這時正是工人放工的時候，這樣做未免太危險了。因此，恐懼家族決定留在小屋裡等待天黑，才塞着她的口，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她帶走。

決定後，他們就把她放在床上，盡量把她密密蓋好，另一些舅母和表姐妹們就到廚房去看看有什麼好吃的，為他們自己預備食物。男子們都坐在客廳裡抽煙，**愁苦**被留下來在睡房裡看守半昏迷的**畏懼**。

畏懼慢慢地甦醒過來，當她意識到自己當時的情況，她幾乎又恐懼得再度昏過去。她不敢高聲呼叫求助，因為

她所有的鄰居都外出工作；但是，他們真的在工作嗎？不是，那時候比她所猜想的更晚，因為她忽然聽到她的鄰居**勇敢太太**的聲音。聽到這聲音，**畏懼**鼓起最大的勇氣，情急地抓住這個逃跑的最後機會。

愁苦料想不到這個行動，當她驚醒過來意識到那是什麼一回事時，**畏懼**已從床上跳起來，走到窗口放大聲音叫喊：「**勇敢！勇敢！**來幫助我。快來幫助我。」

勇敢太太聽到她第一聲的呼喊，馬上向花園望過去，瞥見在窗前**畏懼**蒼白和驚惶的臉孔和她急切的招手，接着，她的臉孔被推開，唰的一聲，窗簾被拉上了。不過，對人如其名的**勇敢太太**，這已足以說明一切了。她急急走到她鄰居的小屋前，先試試推門，發現門已鎖上；她從窗口望過去，見到屋裡坐滿了**畏懼**的親戚。

勇敢太太不是那種可以被她所謂的「一羣無所事事的恐懼族人」輕易嚇退的人。她把頭從窗口探進去，一面用充滿威脅的聲音向他們叫喊：「你們每個人現在馬上就給我滾出去。如果在三秒鐘內你們不走，我就去叫牧者。這小屋是屬於他的，如果讓他發現你們在這裡，就有你們的好看了。」

她的聲音的影響力是神奇的。門的鎖馬上抽去，一時門戶大開，恐懼家族倉促逃出來，你推我撞的，以最快的速度逃跑。**勇敢太太**冷酷地微笑着看着他們逃命的醜態。等最後一個逃出來後，她跟着走進小屋去找**畏懼**，她似乎已被恐懼和悲傷壓倒了。一點一點的，她從**畏懼**口中得知了這整個受刑的過程和他們要在天黑以後綁架她，這個可憐的**犧牲品**的計劃。

勇敢太太自己幾乎不知道什麼叫做懼怕，只對這整個恐懼家族的一切嗤之以鼻。她很想採取一種嚴厲的態度對待和責罵這個愚蠢的女孩子，竟不敢在他們把她制服以前，馬上挺起胸膛反對他們，不敢大膽地直斥他們。但當她看見那張蒼白的臉孔和充滿恐慌的雙眼，她及時控制自己。

「只是說有什麼用呢？她就是不能付諸行動。可憐的小東西，她自己也是他們其中之一，在她的血液裡也流着恐懼的成份，而且，當敵人是在你自己內心時，你的前途是很暗淡的。我想除了牧者自己，沒有人可以真正幫助她了。」她這樣想。

所以她打消了譴責她的念頭，只是輕拍着這個還在戰慄的女孩子，以她最仁慈的，充滿母愛的語調對她說：

「好了，我的孩子，你慢慢使自己平靜下來。我到廚房去為我們兩人泡一壺好茶，喝杯熱茶你會感到好過的。老天！如果他們不曾來過，還沒有人為我們燒好一壺開水呢！」當她走進廚房時發現被她匆匆趕走的、不請自來的侵略者已把餐桌擺上了，她情不禁這樣幽默的加上一句。

「這是怎樣的一羣怪物啊！」她生氣地自言自語，但想起他們抱頭而竄的醜態，她又得意地微笑了。

她們喝過茶，**勇敢太太**精力十足地把不受歡迎的侵略者最後的一點遺跡都清除後，**畏懼**已差不多完全恢復她的鎮定了。黑夜早已來臨，時間已太晚了，她不能到水塘邊去赴她與牧者的約會，和向他解釋為什麼她沒有回應他的召喚。她只好等待晨光的來臨。

所以，她接受**勇敢太太**的建議——她實在也感到非常疲倦——上床安睡。她的鄰居看着她平安地在床上睡下，蓋好被又溫和親吻她，向她保證不會再有事發生了。其實

她自告奮勇地要在小屋過夜陪**畏懼**，可是**畏懼**知道她的家人需要她照顧，婉拒她的好意。不過，在離去之前，**勇敢太太**把一個鈴放在她床邊，並向她保證，夜裡如果發現有什麼不妥，只要她把鈴一搖，勇敢全家就會馬上過來幫助她。吩咐妥當她才放心離去，把**畏懼**留在小屋裡。

第三章

黑夜的逃跑

可憐的**畏懼**躺在床上，整整四小時都不能入睡，身心都受傷太重了，輾轉反側，一直到午夜以後都不能成眠。在她心裡深處，似乎總有些什麼令她不安的事，好像有些什麼她必須記住但又偏偏記不起。甚至當她終於入睡時，這個意念還在她腦子裡轉。

一、兩小時後她忽然驚醒，她的思想處於極度警覺的狀態，她意識到一種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焦慮的痛苦。她心裡的刺在顫動、戳刺，幾乎達到她忍受不住的程度。那痛苦似乎在不斷的敲擊出一些她一時還不能了解的東西，因為她實在太混亂了。忽然，一陣可怕的靈光一閃，她清楚了：「牧者實現了他的許諾來召叫我，但我沒有跟隨他，也沒有給他任何答覆。假如他以爲我改變主意不要和他一同去！他自己去了！對了，他把我留下！」她一次又一次的喃喃自語。

這個省悟的震撼是可怕的。這就是她想不起來的那件事。他不會明白爲什麼她沒有照他的吩咐和他一同去。

他曾督促她，要她隨時準備好，等他一召叫馬上跟他走，絕對不能延誤。他自己有急務必須到山上去。那天傍晚，她甚至不能到他們經常約會的地方去。

當然他會想她是害怕。也許他已經獨自去了。想到這裡，**畏懼**混身僵冷發抖，但她最大的憂傷就是心裡的刺痛。

當她這樣平躺在床上時，這刺痛幾乎使她窒息。她坐起來，這個思想的可怕處使她冷得發抖。如果他獨自走了把她一個人留下，她是受不住的。

在她床邊的桌上放着那本舊歌集。她藉着燈光望過去，只見歌集打開的那一頁，是描寫另一個牧童女的故事。牧童女也正和她自己一樣，不曾回應愛的召叫，後來發現一切已太遲了，愛一去不復回。

她一直都覺得這首歌是一首很令人傷心的歌，歌詞一直都令她不忍卒讀；但是現在，當她在這個黑暗孤獨的夜裡，一次又一次閱讀那些詞句時，她似乎覺得它們就是她自己這顆孤零和受驚的心的哀音。

夜間我在床上，
尋覓我心愛的；
我尋覓，卻沒有找着。
我迷起來，
環城巡行，
在街上，在廣場上，
尋覓我心愛的；
我尋覓，卻沒有找着。
他已離我而去。

(參閱雅 3 : 1 - 2)

歌詞暫止於這一頁的末端，但她沒有翻另一頁。忽然她感到自己再也忍受不了這種不確定的情況。她必須走上去看看他是否真的不等她，自己先走了。她跨下床，在顫抖中儘快穿好衣服，打開小屋的門鎖。她也要像歌中小牧童女一樣，到街上，到廣場上去尋覓他，看看是否能找到他，

看看他是否留下她，自己先走，或者——啊，要是可能的話——如果他會等待她，再給她一個機會。

她打開門，走進黑暗中。那時即使一百個**怯弱**潛伏在寂靜的街道上也不能阻止她，因為在她心中的刺痛吞沒了懼怕和其他的一切，促使她向前走。因此，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刻，**畏懼**起程去找牧者。

她走得不快，因為她是跛足的，不過她還是奮力沿着村路、向着草原和羊欄走去。她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啊，牧者，你說過愛和痛苦同時出現，這是多麼真實啊！」

那時如果她知道，或甚至模糊的意識到會是這樣的，她會不會、能不能同意讓他把刺種在她心裡？現在已經太遲了：它已種在那裡面了。愛在那裡，痛苦，也在那裡。而她必須尋找牧者。最後，她氣喘喘地跛着腳，來到在星光下靜靜地竚立的羊欄。一兩個值班的牧人在那裡看守着羊羣，當他們聽到腳步聲走過來，馬上從地上站起來走前去會這個不期而來的侵入者。

「你是誰？」他們在黑暗中責問她，但當他們的燈籠照見**畏懼**蒼白的臉孔和受驚的眼睛，他們嚇了一跳。

「主牧在這裡嗎？」她靠在羊欄的欄杆上喘氣。

「不在，」守夜的人說，一面驚奇地注視着她。「他今天晚上把羊羣交給我們管理和留下他的指示。他說他必須按慣例到山上去，也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

畏懼說不出話來。她呻吟着用雙手按着心口，覺得心好像快要破碎了。她現在應該怎樣做呢？他走了。他以爲她不要跟隨他，所以沒有等待她。然後，帶着絕望的痛苦，劇烈顫抖地靠在羊欄的欄杆上的她，記起了牧者邀請她和

他一同到山上去時那張充滿慈愛的臉孔和動人的眼神。

她想到，以他這樣了解她，這樣熟悉她的種種懼怕和對她懷着這樣深切的憐憫；如果他不是很確定，她堅決拒絕與他同行，他是不會獨自先行的。她抬起雙眼，越過村莊，向着東邊的羣山和高處望去。有一道微弱的光逐漸從東方出現，她知道太陽很快就要升起了。忽然間，她記起了她不久前閱讀過的那首歌在另一頁（她當時太急了，沒翻過這一頁）上的最後一小段。它此刻正像從她身邊的小樹叢裡傳出來的小鳥的歌聲一樣，悄悄地傳進她的心裡：

然後——在黎明我見到他

我心愛的那一位，

我找到他，我拉住他不放。

（參閱雅3：1-5）

畏懼停止發抖，她對自己說：「我要到與他會晤的地方，去看看他是否在那裡等我。」她來不及向守夜的人說一聲，就急急轉身向南方走去，穿過**怯弱**曾在那裡攔截過她的草原，直向水塘走去。

在山尖上的那片天空開始轉紅時，小瀑布潺潺的、悅耳的水聲傳到她耳裡了。當**畏懼**急急向前奔時，忽然一連串的歌像小瀑布似的從她心裡流瀉出來。他在那裡，站在水塘邊，向她遙望着，朝陽的光輝，照射在他的臉上。當**畏懼**跌跌撞撞地向他奔去時，他急忙走到她身邊，她投身在他腳下，哭泣着說：「我主，按照你所許諾的，帶我和你同去，不要把我留下。」

「我知道你會來的，」他溫和地說：「但，**畏懼**，爲什麼昨天傍晚你沒有到我們會晤的地方去呢？當我經過你的小屋召喚你時，難道你沒有聽見嗎？我是要告訴你準備好一切，今晨日出時分和我起程。」在他說話時，太陽已從山尖完全升上來了，一片可愛的金黃色的光沐浴着他們。

「我在此，」**畏懼**說，人還跪在他腳下，「我會跟隨你到任何地方去。」

於是牧者拉着她的手，一同向羣山那邊出發。

第四章

出發前往高處

那是一個晴朗又好天氣的清晨。山谷靜靜地躺着，好像尚在沉睡未醒。四周靜靜的，唯一的聲音就是溪流喜悅的歡笑。露珠在小草上閃爍，野花燦爛美麗如寶石。最可愛的是那些野生的秋牡丹，紫的、粉紅的、緋紅的，這裡那裡，點綴着整個草原，從交錯的荊棘中，伸出它們美麗的小臉。有時，牧者和**畏懼**走過一大片數以千計的粉紅色或淡紫色的小花；每朵花都是那麼小，但千千萬萬朵小花卻形成一張巨大的、華麗無比的地氈，比在任何國王的皇宮內見到的更華麗堂皇。

有一次牧者停下來，用手很溫柔地撫摸着這些花兒，微笑地對**畏懼**說：「使你自己謙虛吧！你會發現愛正在你脚下鋪開一張繁花的地氈。」

畏懼望着他誠懇的說：「野花常使我感到奇怪，」她說：「這許許多多的花竟在荒地上盛開，也許從來就沒有人會看見它們。而牛羊和其他的牲口卻踐踏它們、摧殘它們。它們的美與甜蜜是這樣豐盛，但沒有人享用或欣賞。」

牧者注視她的眼光極柔美。「我父親和我造的任何東西從來都不會浪費。」他平靜地說。「這些小野花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即使看來好像沒有人欣賞它們，它們仍然很甘飴、很有信心、很自願地奉獻自己。正如它們對自

己唱一首歡樂的小歌一樣，即使得不到對方的回愛，去愛仍然是如此幸福的一件事。

「我必須告訴你一個偉大的真理，**畏懼**，這個真理只有很少人了解。在人的靈魂中，所有最美妙的東西，它最光輝的成就，最偉大的勝利，常常都是它裡面那些一無人知或無人可以窺探的一點一滴的東西。人心對愛的每一個內在的回應和每一次克服自愛，都是愛的樹上一朵新開的花兒。

「很多不為世界所知的安靜、平凡和隱蔽的生命，都是一個真正的花園。在這裡愛的花朶和果實豐盛而完美，是愛的國王與他的朋友們喜歡在裡面遊宴和賞樂的地方。我有些僕人確實贏取了很大很顯耀的勝利，同時備受他人的愛戴與尊敬；但他們最偉大的勝利，卻和野花的勝利一樣，是那些沒有人知道的偉績。**畏懼**，當你還在底下這個山谷時，好好記取這個教訓吧。當你開始走上陡斜的高地時，它會給你很大的安慰。」

接着他又說：「看，小鳥都唱得這樣歡悅，讓我們也來和它們唱和一番。讓我們以這些小花作為我們的歌的主題。」因此，當他們一面步下山谷，向着溪水走去時，一面輪流對唱牧者舊歌集上的另一首歌：

我是原野的水仙，
谷中的百合。
我的愛卿在少女中，
有如荊棘中的一朵百合花。

我的愛人在少年中，
有如森林中的一棵蘋果樹；
我愛坐在他的蔭下，
他的果實令我滿口香甜。
他引我到他的宮殿，
進入他的華堂，
他和我，最卑微的一個，
分享他的豐盛、偉大，
啊，給我幫助與安慰，
我因不堪當的羞恥而成疾，
我不堪當與他相配，
我當受不了他的大名。

耶路撒冷女郎！

我指着田野間的羚羊或牝鹿，
懇求你們，
不要驚醒，
不要喚醒我的愛，
讓她自便。

(參閱雅 2 : 1 - 4 , 7)

唱完這首歌，他們來到一條在他們面前橫過的奔流的溪水，這條小溪把他們所走的小徑切斷，水花四濺地向下流去。水流輕捷順暢，發出清脆的淙淙的響聲，響遍整個山谷，像一串串歡快的笑聲，追隨他們左右。

當牧者抱起畏懼涉水走過那些濕漉漉、滑溜溜的石塊時，她對他說：「我真想知道，這流水潺潺不停的唱的是什麼？」

「有時在靜夜裡，我躺在床上，靜聽流過我們小屋花園的小溪。它的水流聲聽來是如此歡樂，又如此的熱切，好像不斷對自己重複一個很可愛的訊息。我覺得所有的流水，無論是清晰響亮，還是輕柔、緩慢，其實都在唱着同一首歌。我真希望明白它們在唱什麼。它們和鹹水的大海的海濤不同，但我總不明白它們的含意。牧者，請你告訴我，流水急急奔流時它們所唱的歌是什麼？」

牧者再度微笑，他們一同在這條小小的湍流邊，靜靜地站了一會兒，溪水似乎唱得更響亮、更歡暢，好像知道他們在傾聽它似的。就在**畏懼**這樣靜靜地站在牧者身邊，注視、傾聽着水流的當兒，她忽然覺得她的耳朵好像開了，她的理解也清明了，一點一點地，水的語言也逐漸變得清晰。當然要把水的語言寫出來是不可能的，但以下是我盡可能的意譯。當然，這是一項很差勁的工作，因為雖然一首水的歌也許可能譜成音樂，但寫成文字卻是很不同的一回事，以下是我的意譯：

來，啊，來吧！帶領我們去——
向下，一天一天的向下流去，
啊！賽跑有多歡快
向下流去尋找最低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這條千古的定律——
向下走是幸福的，
讓我們向更深、更低的下方流去。
聽啊，白晝與黑夜的召喚：
喚我們起程。
從高處我們躍下和流瀉，
流向低窪的谷底。

總要回應那個召喚，
走向最低下之處。
甜蜜的督促、甜蜜的苦痛，
走向低處然後再升起。

「這是很令人迷惑的，」畏懼傾聽了一會兒，發現這是一首重唱曲，儘管其中夾着許多顫音和喃喃的和聲變化，和不少輕如滾珠，急如瀉玉的輕吟慨嘆，它似乎總是很喜悅地重複唱着：『讓我們向更低處流去』，「它是這樣急切流向低處，而你卻叫我向高處去。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高處，」牧者回答：「是走向世上最低處的旅程的出發點。等你有了鹿腳，可以在山上跳躍，在丘陵奔竄時，你就能夠像我一樣，從最高處，在最欣喜地交出自己中向下走，然後又再往上走上高山。你將會比禿鷹更迅速的飛向高處，因為只有在愛的高處，人才能接受把他們自己向下傾瀉到一種絕對交出最低的、自棄境界。」

這番話聽起來好像很神秘和奇異，但她現在的耳朵已經開了，可以了解水的歌，她聽到切斷他們所走的小路的溪水或沿着他們的道路奔流的小河，一次又一次重複地唱着這首歌。似乎，那千千萬萬的小野花也唱着類似的歌，只不過是用另一種語言——一種彩色的語言而已。這種彩色的語言也和水的語言一樣，只能用心了解而不能用思想了解。它們似乎有它們自己的合唱團，千聲萬調，五彩繽紛的顏色都是：

這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定律——
給予再給予，不斷的給予，
甘飴無比。

之後，**畏懼** 似乎覺得所有的小鳥，也在啁啾着一首小
歌，雖然有千萬種不同的音調，但總是一個大合唱：

這是所有飛禽生活的歡悅——
幸福就是能夠去愛。

「我從來不知道，」**畏懼** 忽然說：「山谷是這樣美麗
和充滿歌聲的地方。」

牧者笑了。「只有愛可以真正了解深植在一切受造物
內心的音樂、美、和喜悅。你忘了兩天前我曾把愛的種子
種在你的心裡嗎？它現在已經能夠使你聽見、看見你以前
所不曾注意的東西了。」

「隨着愛在你之內逐漸生長，**畏懼**，你會漸漸明白許
多你以前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東西。你會發展已賦予你的特
殊的能力，能了解許多『不爲人所知的語言』，你也要學
會講愛的語言，不過首先，你必須先學會拼發愛的字母和
發展鹿的腳。這兩種東西你都要在這個前往高處的旅程中
學會。現在我們是在溪水邊，到了對岸，我們就進入山麓
地區了。在那裡，有兩個領導在等着你。」

畏懼 覺得，他們竟這樣快就來到溪水邊，而且馬上就
要向着山麓進發，真是太好，太奇妙了。她在牧者的扶持
和力量支持之下，早已忘記自己的跛足，同時也不覺得疲
乏和軟弱。如果他能和我走完全程而不把我交給其他的領
導該多好啊！

想到這裡，她禁不住向他懇求說：「你能不能帶我走完全程？和你在一起我覺得很強壯，同時我也很確定，除你之外，沒有人可以帶我到高處。」

他非常慈祥地看着她，但平靜地說：「**畏懼**，我可以按照你所希望的去做。我可以一直把你帶到高處而省卻你從這山腳下爬上去的許多麻煩與艱辛。但如果我這樣做，你就永遠不能發展你的鹿腳而成爲我的同伴和我到處去。如果你這一次能和我爲你選定的同伴爬上高處，即使這段旅程看來很長，而且有很多地方很困難，但我答應你，經過這一趟，你就能發展一雙鹿的腳。」

「從此以後，你就可以和我在高山峻嶺間跳躍，就能在一眨眼間上山下山。還有，如果我現在一下子把你帶上高處，在你心裡只有一顆小小的愛的種籽的情況下，你將不能住在愛的國度裡。你將只好住在王國之外的一些不是這樣高的地方，仍然處於你的敵人可以侵犯你的範圍之內。

「你知道，他們之中有些是可以出入於山間較低的地方的。我肯定在你上山時一定會遇到他們。因此，我很小心地爲你選擇了兩個最好和最強壯的領導。不過，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會一刻都不離你呼求聲所達到的範圍之外，即使你看不到我，你要相信我一定在附近。雖然我不顯現，我也像一直和你在一起一樣。我給你我忠誠的許諾，你現在所作的這個旅程，將是你發展一雙鹿腳的工具。」

「當我到達高處，你要給我一個新的名字嗎？」**畏懼**問，她好像忽然間聽不到四周的音樂，和又再充滿恐懼和不祥的預感。

「一定。當愛的花朵在你心裡開放時，你就會得到回愛也會得到一個新的名字。」牧者說。

畏懼在橋上停下，回頭遙望他們所走過的道路。山谷看去是那麼翠綠和安祥，而他們正向它們的山麓走去的羣山，高高的聳立在前面，像一幅巨大而嚇人的圍牆。在很遠的那一面，她可以看見圍繞着戰慄村的大樹。忽然間，她腦海中出現一幅圖畫：牧者的助手們快樂地工作着，羊羣在牧場上悠遊自在地閒蕩和她以前住過那間平安的白色小屋。

這些景象漸漸在她腦海中升起，她的雙眼也漸漸聚滿了淚水，心裡的刺更一下一下地刺着她。但她馬上轉過身去，感激地對牧者說：「我相信你，我會做你要我做的任何事。」

當她抬頭望着他的臉時，他非常甜蜜地微笑着對她說出他從來沒對她說過的話：「你有一種真正的美，**畏懼**，你有一雙充滿信任的眼睛。信任是世上最美的東西之一。當我看到你眼中的信任，我發現你比許多可愛的皇后更美麗。」

他們很快就過了橋來到山腳下，在這裡，小徑開始逐漸向着較低的山脊蜿蜒。許多巨大的石頭在四周散佈着，**畏懼**突然看見路旁的一塊大石上坐着兩個戴着面紗的女子的形象。當她和牧者行近時，兩人默默地站起來向牧者行禮。

「這就是我答應過給你的兩位領導。」牧者靜靜地說。「從現在起，一直到你走過那些陡斜和崎嶇的地方為止，她們就是你的同伴和幫助你的人。」

畏懼仔細打量她們。她們看起來的確很強壯、很高大，但爲什麼她們戴着面紗？爲什麼她們要把臉孔遮起來？她越仔細、越長久地注視着她們，她就越感害怕。她們是這樣的靜默、這樣的強壯和這樣的神秘。爲什麼她們一句話也不說？爲什麼不友善地和她打招呼？

「她們是誰？」她低聲問牧者。「請你告訴我她們的名字，爲什麼她們不和我講話？她們是啞巴嗎？」

「不，她們並不啞，」牧者平靜地說：「但她們講的語言是新的，畏懼，那是一種你還未學的山地方言。但在你和她們一同旅行時，你會一點一點地學會了解她們的話：

「她們是很好的教師，當然，我還有一些更好的。至於她們的名字，我先告訴你，在你的語言中是什麼，以後你會知道，在她們的語言中她們的名字是什麼。『這一位，』他指着第一個女子說：『是叫做憂愁。另一個是她的雙生姊妹，痛苦。』

可憐的畏懼！她的雙頰轉紅，並開始從頭到腳顫抖起來。她感到快要暈倒了，馬上抓住牧者。

「我不能和她們同行，」她喘息說。「我不能！我不能！啊，我的牧主，爲什麼你要這樣對待我呢？我怎能和她們結伴而行呢？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你告訴過我，光是山路就很陡很崎嶇難行，我自己一個人絕不能爬上去。那麼，爲什麼你還要叫憂愁和痛苦作我的同伴呢？你不能給我喜悅和平安作伴嗎？好讓她們在困難的道路上加強我的能力，鼓勵我和幫助我？我從來沒想到你會這樣對待我！」她說着痛哭起來了。

牧者聽着她這一連串的發洩，臉上閃過一種奇異的神色，然後他一面看着兩個戴着面紗的形體，一面很溫和地

說：「喜悅與不安。這是你所要選擇的伴侶嗎？你記得你答應過我什麼？你願意接受我給你的助手，因為你相信我選擇了對你是最好的領導。你要相信我嗎，**畏懼**？你要和她們同行，還是回到村子裡？回到你所有的恐懼家族，回到**怯弱**那裡？」

畏懼退縮了。這兩個選擇都是可怕的。懼怕，她太有經驗了，但**憂愁**和**痛苦**，她常常認為是她可能遭遇到的兩種最可怕的東西了。她怎能與她們同行和把她自己放在她們的力量和控制之下呢？那是不可能的。她注視着牧者，忽然，她明白了，她知道自己實在不能懷疑他，不能轉身而不追隨他；知道，即使她是不適合、不能愛世上的任何一個人，然而，在她戰慄的、傷絕的小心靈裡，她還是愛他。即使他的要求是不可能，她卻不能拒絕。

她可憐兮兮地仰望着他，然後說：「我想回去嗎？哦，牧者，我能投靠誰呢？在全世界上我只有你一個人。幫助我使我跟隨你，即使這看來是如此不可能。幫助我，叫我相信你，像我渴望愛你一樣深。」

當牧者聽到她這樣說，他忽然抬起頭，大笑起來了——充滿興奮、歡樂和勝利的大笑。笑聲的迴音繞着他們所站的那條小小的峽谷的石壁迴盪，一時之間，好像整個山區都和他一同大笑。迴聲越旋越高，越過一塊又一塊的石頭，穿過一重又一重的峭壁，升到最高的山峯，響徹雲霄，最後，那輕微的迴音，似乎終於消失在天堂裡。

當最後一切都歸於寧靜時，他很溫柔、很溫柔的聲音又響起來了：「我的愛卿，你多美麗；你完美無瑕」（參閱雅 4：7）他接着說：「不要怕，**畏懼**，只要相信。我答應你，我不會讓你蒙羞。和**憂愁**與**痛苦**同行，如果你現

在不能接受她們，當你來到你不能單獨面對的困難的地方，帶着信心把你的手放在她們手裡，她們就會把你帶到我要你去的地方。」

畏懼相當僵直地站在那裡，眼定定地注視着他的臉孔，那是多麼快樂和歡騰的神色啊，是喜歡拯救和開釋甚於任何事物的那一位的神色。在她心底，湧出了另一個追隨牧者所寫的一首歌，她開始以甜美和輕柔的聲調唱着：

讓憂愁做她的工作，
遣派悲傷或楚痛；
甘甜是你的使者，
她們的抑制也甘飴。
只要她們只在我身上，
敲入更多對你，啊，基督，
更多對你的愛，
更多對你的愛。

「在我之前，其他人也曾走過這條路，」她想「他們甚至在後來還能頌讚這個經驗。強壯溫柔如他，會對我，這樣軟弱和膽小的我，更缺少忠誠和恩寵嗎？更何況一切都這樣明顯地顯示着。他最欣悅的事情就是把他的追隨者，從他們所有的恐懼中解救出來而送他們到高處去。」想到這一點，她覺得，她越早和這兩位領導上路，她就越快到達那光耀無比的高處。

她跨前一步，看看那兩個罩着面紗的形體，用她從沒有過的、英勇的聲調說：「我決定和你們同行。請你們帶路。」因為即使到了這個地步，她還不能把手伸出來抓住她們的手。

牧者又笑了，然後清晰的說：「我把我的平安留給你。我把我的喜悅充滿你的心。記住我保證過要把你帶到這些高山的最高處，答應過不會讓你蒙羞，『趁晚風還未生涼，日影還未消失，我的愛人，願你仿效盟約山上的羚羊或幼鹿，向我歸來！』」（雅 2：17）

然後，在**畏懼**還未注意到什麼事情發生以前，他已跳到路邊的一塊大石上，再跳到另一塊，再一塊，比她追隨他的動作的眼光更迅速。他向着她們前面的羣山躍去，越來越高，一轉瞬間，他已失去了踪影。

等她們完全看不見他的影子之後，**畏懼**和她的兩個新同伴開始從山腳攀登。如果有人在那裡，他一定會見到一個很奇異的景象，當**畏懼**開始一跛一跛地登山時，她盡量遠離她身邊的那兩個蒙面的形體，假裝看不見她們伸出來的。但並沒有人在那裡觀看，因為，如果你能說出一件最肯定的事的話，那就是這一件了：發展一雙鹿一般強勁迅速的腳的過程，是一個秘密的過程，那是絕對沒有旁觀者在場的。

第五章

與驕傲接觸

事實證明，從一開始上山的路，就比**畏懼**所想像的，她自己所能攀登的更陡峭。不久之後，她就不得不尋求她兩個同伴的幫助了。每一次，當她畏縮地抓住**憂愁**或**痛苦**的手時，她不期然地感到震撼，但她一旦抓住她們的手，她發覺她們有驚人的力量，似乎能拉她，甚至提着她越過她認為絕無可能跨越的地方。真的，如果沒有她們的幫助，即使是一個強壯和脚步穩健的人都不可能跨越那些地方。

同時，也不必經過太長的時間，她已開始意識到，她是多麼需要她們在另一方面的幫助。因為不只是山路的陡斜和她自己的跛足和體弱使登山困難。最使她驚異和頹喪的是，她一路上所遇見的敵人，如果沒有她們的幫助，這些敵人一定會成功地使她往回走。

要解釋這一點，我們現在先回去看看謙卑谷的情形。當整個恐懼家族發現**畏懼**逃離村莊，確確實實地和他們最恨的牧者上山之後，他們非常生氣和驚愕。只要她一直是那個跛腳的，可憐兮兮的**小畏懼**，她的親戚根本就不會理她。可是現在她竟被牧者挑出來，而且還要帶她到高處去居住，他們發現這件事是相當不可容忍的。也許她還會被安置在偉大的君王自己的宮殿內作侍從的工作呢！

畏懼是什麼東西，竟得到這樣的好運氣，而家族其他的人却蟄居在謙卑谷，做卑賤的工作？並不是他們要到山

上去，絕對不是，但**畏懼**要去就是不可容忍的事。

結果是本來在親戚眼中無關重要的**畏懼**，忽然間變成了他們的興趣與思想的中心。不只是她自己恐懼家的親戚關心這件事，她全族的人也對這件事有興趣。確實，山谷裡所有的居民，除了君王自己的僕人之外，對於她的離開都感到憤怒。他們決心無論用什麼方法，一定要把她帶回村裡，使可恨的牧者不能成功把她從他們手中搶走。

親戚中所有具影響力的人物都聚起來進行了一次盛大的商議，討論種種最有效的、最迅速地把她抓回村中，使她永遠為奴為僕的方法與手段。最後大家同意盡快派一個人去追趕她，強迫她回來。但他們不能隱瞞自己的是，事實可能證明強迫無效，因為很明顯的，她已經在偉大的牧者的保護之下了。那麼，應該想其他的辦法欺騙她，使她自願離開牧者。要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最後，大家一致同意派一個遠房的親戚：**驕傲**去。選擇他是有好幾個原因的。第一、他不只很強壯、有威力同時也是一個年輕英俊的青年人，同時，只要他願意，他可以表現得很有吸引力。他們強調，如果用盡各種方法都不成功，他不必顧忌，盡量使用他各種迷惑的力量，用花言巧語的手段，哄騙**畏懼**離開牧者。

此外，事實上，大家都知道這個青年人天性驕傲，無論做什麼事，絕不肯承認失敗，所以在他這一方面，如不達到目的，絕不會放棄。大家都明白，要他承認失敗而不把**畏懼**騙回來，在**驕傲**是絕不會做的事，所以，當他同意接受這份差使時，每個人覺得這件事已得到最好的解決了。

當**畏懼**和她的兩個同伴開始了她們的旅程不幾天——因為山路一直很陡峭，她們的行程相當慢，不過還平穩

——有一天早晨，她們剛剛轉過一條崎嶇的小路的轉角處，驕傲就迎面向她們大步跨來。畏懼對這次的不期而遇，的確感到很意外和混亂不安，不過她卻不很警覺。這位表兄一向都很鄙視和忽略她的存在，所以最初她絕對沒有想到他會和她說話，以為他一定會以他一貫的傲慢態度，從她身邊昂首而過。

驕傲在現身以前已暗中跟踪和偵查了她們好幾小時，他很欣慰地發現，在這段旅程中，畏懼雖然有兩個很强壯的同伴照顧，但牧者本人很明顯是沒有和她在一起。因此，他帶着很大的信心接近她，不過他的態度卻是超乎常態的和靄可親，完全出乎畏懼的意料，他在她們面前停下來和她打招呼。

「啊，畏懼表妹，終於見到你了。我好不容易才趕上你呀。」

「你好，驕傲表兄！」這個可憐的小傻子說。當然畏懼應該知道這樣的人是不應該和他招呼的，更不要說停下來和他這個來自山谷的親戚講話。但是經過許多年的冷落和忽視，一旦得到他以平等的態度招呼，這是很愉快的。此外，他激起了她的好奇心。當然，如果是那可怕而討厭的怯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說服她停下來和他講話。

「畏懼，」驕傲很認真的說，一面很友善、很慈祥地抓住她的手（剛好在這一處山路並不太陡，她掙脫了憂愁和痛苦握住她的手），「我趕來的目的是要幫助你。我懇求你讓我這樣做，並且很認真、很留心地聽我說。

「我親愛的表妹，你一定要放棄這個異乎尋常的旅程而跟我回山谷。你不知道你這樣做使自己處於怎樣的情

況，也不知道擺在你面前的將來，有多可怕。那個勸誘你作這個不恰當的旅程的人（**驕傲**甚至不敢直言牧者的名字），是出名用這種方法誘惑那些無助的犧牲品的。

「如果你堅持下去，你知道將會有什麼事發生到你身上嗎，**畏懼**？什麼把你帶到他的王國，什麼以後你會永遠幸福地生活等等，這些美麗的許諾，都會被事實證明是假的。當他把你帶到山上，人煙滅絕、荒涼無比的地方後，他就會完全遺棄你，那時你可要蒙上永遠洗不脫的羞辱了。」

可憐的**畏懼**嘗試把她被抓住的手抽回來，因為她現在開始明白，他在此處出現的用意和他對牧者強烈的憎恨，但她越是要掙脫他的掌握，他就越用力緊握着她不放。她必須受一次教訓，只要聽**驕傲**講一次話，以後儘管你努力掙扎，要擺脫他，實在是世上最困難的事。她恨他所說的一切，但自己的手被握在他的巨掌中，縱使是可憎的事情，它們也有力量使人覺得它們好像是真的。

她不是常常從她內心的深處，翻來覆去地想着同樣的問題嗎？即使牧者沒有遺棄她（她不相信他會遺棄她），他既然可以把她交給**憂愁**和**痛苦**作伴，他會不會也讓她在她所有的親戚面前蒙羞（當然是爲了她靈魂的好處）？她不是相當肯定自己將會受譏諷嗎？誰知道牧者會讓她經歷些什麼（也許是爲她最終的好處，但想起來卻是相當難以忍受的）。

畏懼突然發現：一個人的手被**驕傲**抓住實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他的提議強硬得可怕，同時，透過這種直接的接觸，他可以用你幾乎不能抗拒的力量，直接把他的話逼到你心坎裡。

「回去吧，**畏懼**，」他極力催促她。「在一切都還未太遲以前放棄，回頭是岸。在你自己的心靈深處，你一定明白我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同時你這樣下去一定在每個人面前蒙羞。乘現在還不太遲，放棄吧！只是虛幻地答應讓你住在高處值得叫你付出這樣大的代價嗎？你到底要在上面那個神秘的王國裡尋求些什麼？」

完全違反她的意志，同時也只是因為他似乎已經完全掌握着她，**畏懼**不由自主地讓這些話從她口裡溜了出來：「我在追尋愛的王國。」她弱軟的說。

「我也這樣想，」**驕傲**輕視地說。「尋找你心愛的，是嗎？我說啊，**畏懼**，你能不能有一點自尊，老實問問你自己，你不是這樣醜陋和殘缺，即使村裡也沒有人真正愛你嗎？這是鐵一般的事實。那麼，在愛的王國內，你不是更不受歡迎嗎？在那裡他們只講究無瑕疵的美和完全，你能希望找到你所追尋的東西嗎？不，我再告訴你一次，你自己感到這一點，也知道這一點。那麼，至少對自己誠實一點，放棄吧！在一切還未太遲以前和我一同回去？」

可憐的**畏懼**！回頭的催逼幾乎不能抗拒，但當她站在那裡，緊緊的在驕傲的掌握中，感到他所講的每一個字都好像是一個可怕的真理，她腦子忽然閃過牧者的臉孔。她記起他答應她：「我保證會把你帶到那裡，而且你將不會蒙受羞辱」時臉上的表情。接着她好像又聽到他輕柔地重複着，好像在注視着遠處透亮的景象一樣：

我的愛卿，
你多麼美麗，
你的兩眼隱在面紗後，
有如一對鴿眼。

我的愛卿，
你多麼美麗，
你完美無瑕。

在驕傲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以前，畏懼驟然發出一聲逼切的求救聲，她向着山峯呼喚：「來幫助我，牧者，快到我身邊來，不要延遲啊，我的主。」

在一陣石頭鬆散的聲音和一個巨大的上升的響聲之後，接着，牧者就出現在他們旁邊的小徑上，他的臉看去很可怕，他的牧人棍杖高舉在他頭上。只是一擊，驕傲馬上鬆開緊緊抓住畏懼的手，向轉彎的那條小路遁逃，跌跌撞撞，很快就消失踪影。

「畏懼，」牧者說，聲調溫和但透滿着肯定的申斥，「爲什麼你讓驕傲走上來，還讓他拉住你的手？如果你一直抓住你兩位助手的手，這件事就永遠不會發生了。」

畏懼第一次甘心情願地伸出她的雙手，讓她的兩個同伴握住。她們大力地抓住她，她們對她的掌握從來不像這樣充滿痛苦，從來沒有這樣深的憂愁的苦澀。

她就這樣，從她往上的旅程中，得到第一個重要的教訓：如果一個人停下來和驕傲議論，聽他含有毒素的提議，同時，尤其是讓他抓住了你的任何一部份，以後憂愁會變得不可言喻的難以忍受，同時，心靈的焦慮更加深它的苦澀。還有，有一段時間，她跛得更利害，比她離開山谷以來任何時候更痛苦。當她呼救的那一刻，驕傲曾踐踏她的腳，使它比原來更跛。

第六章

迂迴穿過沙漠

和**驕傲**接觸過以後，**畏懼**和她的兩個同伴繼續上路，但她必須痛苦地一跛一跛的走，而且只能走得很慢。不過，她遠比以前更甘心接受她兩個領導的幫助。慢慢地，等這次的接觸的遺毒逐漸消失後，她又能作更好的進度了。

然後，有一天，小徑轉了一個彎，她驚訝地發現，在她們下面是一片廣大的平原伸展着。極目所至，平原上除了沙漠，好像什麼都見不到，只有無盡伸展的沙丘，甚至連一棵樹也沒有。唯一打破這一片刻板的沙漠的東西，就是那高聳的金字塔，高高地從沙丘間拔起，戴着歲月的古舊和鑲滿荒涼的污漬。**畏懼**的兩位領導踏上往下走的小路，這更使她驚惶失措。

畏懼整個人呆住了，對她們說：「我們不應該走到那下面去。牧者叫我到高處去。我們應該尋找一條通到上面的小路，絕對不能走到下面去。」但她們向她打手勢，表示她必須跟她們走下這條傾斜的小路到下面的沙漠去。

畏懼向四面看看，雖然是這樣使人難以置信，但看來她們要繼續往上爬似乎也沒有什麼可能了。山嶺驟然止於這個懸崖上，聳立在她們頭上的那些絕壁，像石牆似的豎立在她們四周，畢直而高聳，簡直不可能置足於其上。

「我不能走到那下面去，」**畏懼**害怕的說，震驚和恐懼幾乎把她壓倒。「他絕不會要我走下去的——絕不！他

召叫我到高處去，這和他所答應的絕對相反。」

然後她提高聲音急切地呼叫：「牧者，快來，我需要你，快來幫助我。」

一瞬間，他已來到她身邊。

「牧者，」她絕望的說，「我不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你給我的領導說我們應該向下走到那個沙漠去，完全離開高處的方向。你不是這個意思，是嗎？你不能自我矛盾。告訴她們我們不到那裡去，給我們指示另一條路。給我們別一條路，牧者，你答應過的。」

他看着她很溫和地答道：「這就是道路，**畏懼**，你必須走到那下面去。」

「啊，不，」她叫着。「你不是這個意思。你說過如果我相信你，你會把我帶到高處，但那條路卻和往高處的方向相反。它和你所答應過的一切矛盾。」

「不，」牧者說：「不是矛盾，只是延遲最好的東西發生。」

畏懼聽他這樣說，感到心裡好像被刺了一刀。「你的意思是，」她不相信的說：「你一心要我順着這條路一直向下，向下走去，走到荒野，穿過沙漠，永遠遠離高處？爲什麼？」（說到這裡，她的聲音裡已充滿焦慮的哽咽）

「小路轉回山區前，可能要經過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啊，牧者，你的意思是無盡的延遲嗎？」

他靜靜的低下頭去，**畏懼**見到這種情形，不禁跪倒在他脚下，整個人幾乎完全被這巨大的悲傷壓倒。他正把她從她最嚮往之處引開，並且不作任何許諾，他什麼時候會帶她回來。當她向那片看來似是無止境的沙漠望去時，她

所能見到的唯一的小路，卻是越來越遠離高處，而且，四周都是沙漠。

然後他很平靜地說：「**畏懼**，你對我的愛足以忍受這個延遲和表面看來與許諾相反的矛盾，而和我一同走下去進入沙漠之中嗎？」

她依舊跪在他腳邊，傷心地飲泣，好像她的心快要破碎了。聽見他這一番話，她抬起眼淚婆娑的臉，仰望着他，並伸手拉着他的手。顫聲說：「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啊，請你原諒我，因為我實在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淚。我要和你走下去，進到荒野裡，暫時拋下許諾的一切，如果你真要我這樣做的話。即使你不便告訴我為什麼必須如此，我也要跟你去，因為你知道我愛你，你有權為我選擇任何你喜歡的事。」

那是在天剛亮的黎明時分，在他們頭上，在那片無垠的沙漠之上的天空裡，還掛着一彎新月，旁邊的晨星閃耀像最明亮的鑽石。就在這裡，**畏懼**搭起她在山上的第一個祭台，——一小堆碎石，然後，站在牧者身邊，她放下她顫抖的反叛的意志。不知從那裡飛來一片火花，一瞬間，祭台上只剩下一堆灰燼。就是說，起初她以為那上面留下的只是灰燼，但牧者叫她仔細看看，她發現灰燼中有一顆好像小石一般的、黑色、形狀平常的小圓石。

「把它撿起來帶在身邊，」牧者溫和的說：「作為一個紀念，紀念你造的這個祭台和它所象徵的一切。」

畏懼從灰燼中撿起小石，並不注意看它，心想她以後這下半生都不需要什麼東西喚醒她對這祭台的記憶了。她怎能把它忘記，怎能忘記這第一次的意志的投降呢。不過

她還是把石子放進牧者給她的那個小口袋裡，小心地把它藏好。

她們開始往下向沙漠走去，往下走的第一步，**畏懼**馬上感到一股甜蜜的喜悅與安慰，傳遍她全身，因為她發現牧者也與她們同行。當她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時，他開始唱一首**畏懼**從來沒有聽過的歌，歌聲聽來甜美舒適，她的痛苦開始一點一點地溶化了。這首歌似乎至少告訴她，這個奇異的延遲實現她所有的希望的部份理由。以下是他所唱的歌：

關閉的花園，
我的妹妹，我的新娘！
是關閉的花園，
是一座關鎖的花園，
是一個封鎖的泉源。
北風，吹來！南風，吹來！
吹向我的花園，
使它的清香四溢。

(雅 4 : 12 , 16)

他們出乎意料的，很迅速地抵達沙漠，雖然小路是很傾斜，但**畏懼**依靠着牧者，一點也不覺得疲累。那天黃昏，他們已經走過那一堆堆白茫茫的沙丘，向着在沙漠中巨大的金字塔的蔭影下建造的幾間小屋走去，他們要在這裡過一夜。夕陽西下，在西邊沙漠的邊緣上，天空被燒成火一般的殷紅色，牧者帶**畏懼**走出小屋，來到金字塔下。

「**畏懼**，」他說：「我所有的僕人到高處去必定繞道經過沙漠。這叫做『埃及的火爐和陰森的黑暗』(見創15：12，17)，他們在此學會了許多在別處學不到的東西。

「亞巴郎是我第一個走這條路的僕人，當他第一次見到這座金字塔時，它已充滿了歲月留下的古舊的痕跡；然後是若瑟，帶着眼淚和滿心的焦慮看它，並從它這裡得到了熔爐之火的教訓。從那時起，我無數的人民從這條路而來。他們到此來學習高貴的秘訣，現在你也來了，**畏懼**。你也是這條承繼線上的一員。這是一個很大的特權，如果你願意，你也可以得到熔爐和偉大的黑暗的教訓，就像在你之前的先祖一樣。他們走下來，走過這個熔爐之後，變成了高貴的男女，成了皇室的王子和公主。」

畏懼抬頭望着那座高聳的金字塔，此刻在夕陽下變得陰暗而模糊，在空曠的沙漠襯托之下，顯得很荒涼；然而在她看來，它是她所見過的、最威武的建築物。

可是，忽然之間，沙漠裡來了許多人，他們的隊伍是無窮無盡的。有亞巴郎和他的妻子撒拉依，那第一批在異地浪流的寂寞的流放者；還有若瑟、這個受傷而被出賣為奴的小弟弟，當他為他父親的帳幕流淚時，舉目所見，只是這座陌生的金字塔。然後，一個接着一個，她看見一大羣數不盡的人們，向着沙漠的盡頭伸延過去。最後一個伸出一隻手來，她向那隻手望過去，啊，在這條長長的鏈鎖最後的一個，就是她自己。有聲音傳到她耳裡，她可以清楚地聽到那聲音說的是什麼。

「不要怕，**畏懼**，走到埃及；因為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度；我要和你一同到埃及去；同時我也一定會使你再升起來。」（參閱創46：3）

然後，他們回到小屋裡休息。第二天早晨，牧者又把**畏懼**帶出去了，不過這次他打開金字塔牆上的一扇小門而

把她帶進去。門裡是一條小通道直達塔的中心，這裡有螺旋形的梯級通到上面各層。

不過牧者卻打開另一扇通向塔底中間一間房子的門，這是一個很大的房間，看去像一間穀倉。四面都堆積了一袋袋的穀物，中間卻是空的。有許多人正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輾磨許多不同的穀類，然後把它們磨成粉，有粗也有細。另一邊有些婦女坐在地上，面前有許多中空而表面平滑的石塊，她們正把挑出來的最好的麥子磨成最細的粉。

觀看了他們一會，**畏懼**知道穀粒是怎樣要經過輾磨直到最後磨成最細的麵粉，烘出最好的麵包為止。

「你看，」牧者溫和的說：「磨各種不同的穀類要用多少種不同的方法，每種方法都要根據它們不同的用途和目的而設計。」接着他引聖經：「打小茴香不須用釘耙，打大茴香不須用碾機，而是用木棒打小茴香，用棍子打大茴香。五穀豈是要輾碎的嗎？不是！人並不將它無限期地壓了又壓，而是叫碾機滾過，碾出穀粒來，並不是為碾碎它。」（依28：27，28）

畏懼又看見婦女們用她們笨重的石塊敲擊烘麵包的穀類，她注意到她們要用很長的時間才能把穀類磨成又細又白的粉以備應用。她聽見牧者這樣說：「我把我的人們帶到埃及，好使他們也被磨煉成最細的粉和使他們成為對別人有用的麵包的穀類。但記住，烘麵包的穀類雖然被碾，但人是不會無盡期地把它們壓了又壓的，只要把它們碾出穀粒來可以作最大的用途就好了。這也是從萬軍之主而來的，『他的計劃真是神奇，他的智慧真是超絕。』」（參閱依28：29）

然後牧者把她帶回入口處，拾級登上螺旋梯，走上黑暗的上層。在這一層，他們來到一個較小的房間，在房子的中間放着一個大輪，平平的像一張桌面。在它旁邊是製陶匠，他正拿着一件陶胚在輪子上轉。他一面轉動着輪子一面塑造着他手上的黏土，把它們塑成各種形狀美麗的陶器。他按着自己的心意把手上的材料又搓又捏又揉，但黏土總是靜靜的攤在那裡，任由他擺佈，絕對的降服，全無抗拒。

他們一面觀看着，牧者對**畏懼**說：「在埃及，我按照我的意思，塑造我最完美、最細緻的瓶子和製造對我的工作有用的器具。」（見耶18）他又微笑地接着說：「**畏懼**，我能不能像這位陶匠這樣在你身上工作呢？看啊，你在我手中，就像黏土在陶匠的手中一樣。」（耶18：6）

最後他把她帶到最高的一層。在這個房間裡，他們看見一座熔爐，黃金正在爐裡鍛煉和逐漸地除去它所包含的一切雜質。同時，在爐裡還有其他粗糙的石塊和蘊藏着結晶體的大石。這些東西被放進一個高熱的烤箱裡，過了一些時候再拿出來，看啊，它們都變成了光輝燦爛的寶石，閃爍着，好像它們心中都藏着火。**畏懼**站在牧者身邊，畏縮地看着那堆熊熊的火，他對她說，這是世上最可愛的東西。

你這遭磨難，受顛沛，無安慰的城啊！看，我要用孔雀石安置你的基石，以碧玉奠定你的根基；我要以紅瑪瑙修你的城垛，以水晶石築你的門戶，以各種寶石建你的圍牆。

（依54：11，12）

他又接着說：「我最稀有和最上選的寶石和我最精純的黃金就是那些曾在埃及的熔爐鍛煉過的人。」於是他哼一首小歌：

我要把手放在你心中，
剔去你心裡的雜質，
我要在我的火裡鍛煉你，
在我的十字架上再造你。

他們在沙漠的小屋裡住了好幾天，**畏懼**學會了許多她以前連聽也沒有聽過的東西。

不過其中有一件事給她的印象最深。在那一大片沙漠裡，沒有一點綠的東西生長，除了這裡那裡，散生着一兩塊仙人掌外，既沒有樹也沒有花或植物。

最後一天早晨，她在沙漠人住的小屋和帳幕附近散步，在一堵牆後面的一個偏僻的角落，她發現了一朵金黃色的小花，孤獨地開着。有一根舊水管連結着一個水箱。水管有一處破了一個小孔，水滴不斷地從小孔滴下來，金黃色的小花就生長在這滴水處。**畏懼**不能想像它的種籽是從那裡來的，因為四周見不到一隻飛鳥，也沒有其他的植物。

她俯身注視這朵孤清、可愛的金黃色小花，它是這樣滿懷希望，這樣勇敢地迎着那微弱的水滴，不禁柔聲地說：「你叫什麼名字啊，小花兒，我從來沒見過一朵像你這樣的小花。」

這株細小的植物馬上以像它本身那樣美妙的聲音回答：「看啊！我的名字就叫做『欣然接受』。」

畏懼回想她在金字塔裡見到的東西：輾穀場，旋轉輪，和熔爐。不知怎樣，獨自生長在荒涼的沙漠裡的金黃色小花的話，卻溜進她的內心，在裡面激起雖然微弱但甜美的迴音，使她感到很舒服。她對自己說：「他在我不願意爲了達到他的目的而到這裡來時把我帶來了。現在我也應該抬頭對他說：『看啊！我是你的小婢女』欣然接受。」然後她俯下身去，拾起在小花旁邊的沙裡的一塊小石子，把它和她第一個祭台的石頭放在同一個口袋裡。

第七章

在寂寞的岸邊

他們一同穿過火熱的沙漠。有一天，忽然來到一條橫過他們所走的主道的小徑前，「這是你們現在要走的道路」牧者說。於是他們轉向西行，高處正好在他們的背後。不久，他們就走到沙漠的邊緣了。在他們前面是一片大海，他們此刻正在大海的岸邊。

「現在是我離開你的時候了，畏懼，」他說：「我要回到山上去。記住，即使你看來好像遠離高處和我，其實在我們之間是沒有任何距離的。我可以像從高處跳下山谷一樣迅速地越過沙漠，你無論甚麼時候呼喚我，我一定會馬上來。相信我的話，並滿懷喜悅實行。我的羊聽到我的聲音，牠們馬上跟隨我。」

「任何時候，只要你甘心情願地服從我，畏懼，你必定常能認出我的聲音，而每當你聽到我的話，你就應該服從。同時記住，服從我的聲音總是最安全的，即使它似乎在叫你走絕不可能甚至瘋狂的道路。」說完，祝福了她，離開她們，一奔一跳的向高處奔去，那高處這時其實是在她們的正後方。

畏懼和她的兩個同伴沿着大海岸邊行了許多日，似乎，她這才是第一次知道，直到現在為止，她以前從來不知道真正的寂寞是甚麼。

她和她的朋友們所住的綠色山谷，現在已離她們很遠。即使是那些山也完全望不見了，好像整個廣大的世界就是：一邊是無止無盡的沙漠，另一邊是陰沉地呻吟的無邊的大海。那裏沒有東西生長，既沒有樹，甚至連草也不生，不過岸邊卻散佈着一些折斷的浮木和一堆堆糾纏不清的枯黃的海草。除了在她們頭頂上飛翔盤旋的海鷗和不時爬過沙灘又急急鑽回牠們的洞穴的螃蟹之外，這一帶就沒有其他的生物了。不過間中也有一陣冰冷的海風，呼嘯地從浪頭刮過來，凌厲如刀割。

在這些日子裏，**畏懼**一刻也不敢放開她兩個同伴的手，說也奇怪，她們竟可以這樣迅速地幫助她行走。也許最奇怪的是，**畏懼**的步履輕捷，和以前真是判若兩人，而且看來完全沒有跛足的情形，因為在荒野中有些事情發生了，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跡，以後終生抹不去。那是一個內在的、秘密的記號，從外表看來，沒有人會注意到有甚麼改變，但，無論如何，一種很深刻的、內在的改變已出現了。象徵着她生命中的一個新階段已開始。

她曾下到埃及，看過那些磨石、轉輪、和熔爐，明白它們象徵她所經歷過的經驗。同時，儘管不可思議，但她，**畏懼**已經有能力接受和默許了這知識，她知道，隨着這種接納，在她自己和她過去的生活，甚至過去的她之間，已出現一道鴻溝；一道以後再不能彌合的鴻溝。

現在，她可以越過這條鴻溝，回顧生活在羣山之間的綠色山谷中，看她自己在牧者的僕人羣中，餵養她的小小羊羣，在她的親戚面前畏畏縮縮和清晨和傍晚到水塘邊去踐她與牧者的約會。不過，就好像另外一個人似的，她對自己說：「我過去是那女子，但現在已不是了。」

她不明白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但牧者所說過的話，已在她身上實現了，因為那些進入埃及的熔爐，並在那裏找到欣然接受之花的人，必能有所改變，並能刻上忠心的印出來。畏懼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忠心，那是真的，同時從表面看去，她也不像忠心耿耿的樣子。不管怎樣，她是刻上了這個記號，而以後再也不會和從前一樣。

因此，雖然她連日和憂愁及痛苦沿着寂寞的大海邊行走，也不至於一面走一面畏縮不前或諸多怨言。真的，一件不可能的事似乎已在發生了。一種新的喜悅從她內心湧起，而她也開始注意四周的風景優美，這是她以前所沒有意識到的。

每當她看見陽光照在飛翔的海鷗的翅膀上，使它們像遙遠的高處的羣峯頂上的積雪似的，閃閃生光，她就禁不住從心底感到一陣喜悅的眩暈。即使牠們狂野的悲鳴和海水的嗚咽，也能在她心裏，掀起一股異樣美麗的悲哀。不知怎樣，她感到，在那遙遠的地方，甚至在烟遠的歲月裏，一定可以為所有的悲哀找到一個意義，一個一時還美妙得不可理解的答案。

常常，看着那些急走的小螃蟹滑稽的樣子，她不禁大聲笑起來。有時，陽光燦爛，即使是灰暗陰沉的大海，也會轉化成一種撼人的美麗的東西，一個個弧形的緣邊，閃閃生光。白色的泡沫散佈四周，海的盡頭的水平線，深藍如午夜的天空。當這一片無邊無際的大水，沐浴在日光下，它的悲哀似乎也被喜悅吞噬了，於是，她會自言自語的說：「經過他的磨煉，我將要變成黃金。悲泣可能會持續整個晚上，但喜悅會在第二天早上來臨。」

有一天，她們來到沿岸一個很高的懸崖和四周有許多巨大的岩石的地方。她們在此稍作歇息，**畏懼**就獨自一個人到處遊蕩。爬上懸崖，她向下望去，只見下面是一個三面被懸崖包圍着，完全封閉的小海灣，灣裏除了浮木和一堆堆的海草外，甚麼也見不到。它給她最深刻的、最主要的印象就是它的空無。它躺在那裏就好像一顆裏面一無所有的空心。佇望着、等待着那遠去的海潮，那已退得這樣遠的海潮，好像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不過，幾小時後，**畏懼**在渴望再看小海灣一眼的督促下，再登上懸崖，發現一切都改觀了。海浪在強大的漲潮推動下，你推我湧地沖擊着海岸。從懸崖上望下去，她看見幾小時前還是空空蕩蕩的小海灣，現在卻充實滿溢。巨大的海浪，咆哮着，高聲大笑着，一齊奔湧進狹窄的海灣，向三面的巖石上飛濺，不可抗拒地佔滿了每一個空隙、每一條裂縫。

看到這種轉變，她跪在懸崖的邊緣上，搭起她的第三個祭台。「我主，」她呼喊：「感謝你把我領到這裏來。看啊，我在此，像這個小海灣一樣的虛空，等待着你用愛的漲潮使我滿溢的時刻。」然後，她從懸崖上拾起一粒小小的結晶的石英石，放進她裝着其他有紀念性的小石的口袋裏。

搭起這個新的祭台後不久，她的敵人就整個把她包圍起來了。遠在謙卑谷，她的親戚們等着驕傲帶着他的戰利品歸來，但時間過去了，他沒有回來，**畏懼**也不見踪影。很明顯，他的任務不成功，卻又太驕傲了，不肯認輸。他們決定在**畏懼**抵達高處，完全離開他們所能接觸的範圍以前，施加壓力。

他們派出的探子找到**驕傲**，得知**畏懼**不在山區附近，反而遠在寂寞之海沿岸一帶。她走一條完全和高處相反方向的道路。這個出乎意料的使人驚喜和鼓舞的消息，很快就使他們想到最好派出甚麼人前往助**驕傲**一臂之力。大家都同意派出**抗拒**、**怨懟**、和**自憐**最好，他們應該馬上出發，務必把**畏懼**帶回她那羣急切等待她歸去的親戚身邊。

他們馬上前往寂寞之海沿岸，**畏懼**這次可要忍受一次真正可怕的打擊了。不錯，她的敵人很快就發現，此刻的**畏懼**已和以前不大相同。他們再也不能走近她，因為她緊靠着**憂愁**和**痛苦**身邊，並比以前更甘心地接受她們的幫助。不過，他們不斷在她面前出現，向她喊着他們最可怕的提議和諷刺她，好像無論她走到那裏，他們其中的一個會立刻跳出來（在岩石間有太多藏身的地方可供他們使用），用他們的槍和箭投擲她。

「我早就告訴你了，」**驕傲**惡毒地大喊：「看你現在在那裏，你這個傻瓜！在高處？不太高吧！你知道嗎？在謙卑谷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件事，每個人都在譏笑你。尋找你心裏所渴望的，是嗎，可是卻給他遺棄在這寂寞的海岸。為甚麼當初你不聽我的話，傻瓜？」

接着**抗拒**從一塊巖石後伸出頭來。他的外表醜陋不堪，但他的醜陋，卻是一種很可怕的、怪異的醜陋。有時，當他粗魯地瞪着向**畏懼**大喊時，她幾乎不能把眼睛從他臉上掉開。「你知道嗎，**畏懼**，你簡直像一個盲目的白癡。你所追隨的這個牧者到底是甚麼人？他是誰，竟要求你給出所有的一切，除了**憂愁**和**痛苦**、荒謬和羞辱之外，卻甚麼都不給你？為甚麼你讓他這樣對待你？你應強硬一點，站起來，要他馬上實踐他的諾言，帶你到高處去。否則，就

告訴他，你覺得完全沒有必要再跟隨他。」

怨懟這時也插進來，以他充滿輕視的聲音說：「你越對他讓步，他對你的要求就越大。他對你真殘忍，而且還利用你的虔誠。到現在為止，他對你所要求的一切，和如果你堅持追隨他，他將來對你要求的一切，簡直不能相比；他將來對你的要求，一定大許多倍。他讓他的追隨者，不錯，連婦孺也不例外，都關進集中營和酷刑室及各種可怕的死刑場。你可以忍受這些嗎？小可憐？你最好還是在他還未要求你作最後的犧牲以前趕快離開。他遲早都會把你推到一個十字架上，然後遺棄你。」

接着，自憐也插進來了，他從某一方面說，比其他的兩個更可怕。他用那種輕柔的、幽幽的聲調，畏懼聽在耳裏，整個人都軟弱了。

「可憐的小畏懼哦，」他幽幽的說：「太糟了，你竟這樣的忠心，對他的要求完全不拒絕，完全的不拒絕；然而他竟這樣殘忍的對待你。你能相信他這樣對待你是出於愛你之心和心裏真正關心你的福利嗎？這怎麼可能呢？」

「你真該可憐可憐你自己。即使你是甘心情願爲他而受苦，至少其他的人也應該知道和同情你，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你只落得被他們恥笑和誤解。看來你所追隨的那一位，很高興叫你受苦和讓你被人誤解；因爲你每次向他投降後，他總會想出一些新的方法來傷害你、輾磨你。」

自憐最後這句話說錯了，因爲「輾磨」這兩個字忽然提醒畏懼，當她和牧者站在金字塔內的打穀場裏，牧者對她說的話。「麥粒被輾磨，」他說：「但我們不會一直不停地輾它，只把它輾至可以做麵包供給他人食用就停止了。」

這也是萬軍之主的做法，他的輔導是奇妙的，他的工作是優越的。」（參閱依28：28，29）

當她想到這些話，她竟出其不意地拿起一塊石向**自憐**打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後來苦惱的對其他三個同謀者說：「當時如果我不是像一隻野兔那樣迅速跳開，她可要把我擊昏了，這個小悍婦！」

但是天天被這些話圍攻，究竟是一件很令人心力交瘁的事。當然，**畏懼**的兩手被**憂愁**和**痛苦**握着，她不能用手把耳朵掩着，不聽他們聒舌，這樣一來，她的敵人真使她的日子很不好過。最後，最大的危機終於出現了。

有一天，當她的同伴好像睡着了，**畏懼**一個人不自覺地踱開去。但這一次她並沒有走到她喜歡去的，望下去可以看到那個可愛的小海灣的地方。這次她轉了一個新方向，走到一直伸到海裏，形成一個很狹長的半島形的懸崖上。

當她走到這個海岬的盡頭，站在邊緣上遼望着腳下無邊的大海時，忽然驚恐地發現，她的四個敵人正從四面向她包圍過來。在這個突變中，她忽然和以前判若兩人了，因為雖然她看去還是很害怕和臉無人色，但看着他們圍攏過來，她也不至於怕得快要昏倒。她一手抓起一塊石頭，用背抵着一塊巨大的石頭，準備盡最大的力量抵抗他們。幸虧這個地方太狹窄了，他們四人不能一起上來包圍她，但**驕傲**站在其他三個前面，手持一根粗而短的棍。

「**畏懼**，你最好把手中的石頭放下，」他蠻橫的說。「我們一共有四個人。現在你是在我們的掌握中，我們要怎樣對付你都可以，你不但要服從我們，還要跟我們走。」

畏懼抬頭朝向那看來似乎空無一物的天空，用盡氣力高聲大喊：「我主，趕快來救我。」

一時之間，這四個惡棍真的看到牧者本人迅速地越過狹長的海岬，向他們奔過來，他的來勢比一隻高大的、頭上頂着鹿角的牡鹿更快更可怕。當他正向着企圖抓住**畏懼**的**驕傲**所站的地方奔來時，**抗拒**、**怨懟**和**自憐**尚能伏在地上沿着海岬邊緣溜走，但**驕傲**卻被牧者一手抓住了肩膀，將他扳過來，提在空中，在他一陣絕望的尖叫聲中，一手把他擲到海裏。

「啊，牧者，」**畏懼**滿懷希望的長長吐了一口氣：「謝謝你。你想**驕傲**真的終於死了嗎？」

「不，」牧者說：「不很可能。」他說着望向懸崖的邊緣，正好看見**驕傲**像一條魚似的向岸邊游去，他接着說：「看，他去了，不過他今天的失手將使他畢生難忘，我想他會負傷一個時期。至於其他三個，他們找到地方藏起來了，現在，他們知道我就在你附近，他們大概不會用同樣的方法來找你的麻煩了。」

「牧者，」**畏懼**很誠懇的說：「告訴我，爲甚麼我幾乎被**驕傲**抓住，爲甚麼**抗拒**、**怨懟**和**自憐**竟能用這種可怕的方法困擾我這樣久？我沒有早一點呼喚你，因爲他們一直都不敢走近我和不敢真正動手攻擊我，但他們一直在附近流連不去，並向我作種種可怕的建議。我卻不能擺脫他們，爲甚麼會這樣呢？」

「我想，」牧者溫和的說：「最近，路途似乎比較平坦了，太陽也照亮了四周，你來到一個可以稍微鬆弛一下，不必時時提高警覺的地方。但，你一時忘記，你不過是我的一個欣然接受的小婢女，而自以爲時機已成熟，我應該來把你帶回山區到高處去。當你的心裏佩着不耐煩的莠草

而不是欣然接受的小花時，你就會發現，你的敵人已包圍着你，伺機控制你了。」

畏懼臉紅了。她知道他的判斷是多麼正確。在崎嶇的道路上跋涉，比耐心地在平靜而枯燥的海邊行走更容易。當太陽出來了，一切都是這樣的明亮、快樂和令人滿足的時候，就是人容易跌倒的時候。她把手放在牧者的大手裏，傷心的說：「你說得對。我一直在想，你讓我走這條路太久了，你大概忘記了你的諾言了。」接着她一面目不轉睛地望着他一面說：「但我現在要誠心誠意地告訴你，你是我的牧者，我喜歡聽到也願意服從你的聲音，我的喜樂就是追隨你。你選擇吧，我主，我會服從。」

牧者彎下身去，從她腳邊拾起一粒小石，微笑着說：「把這石子放進你的口袋裏，和其他的石子放在一起，紀念今天你第一次親眼看見驕傲被推倒，紀念你答應以後要耐心等待我，讓你獲得你最渴望的東西。」

第八章

在古老的海牆上

戰勝驕傲後幾天，**畏懼**依舊和她的兩個同伴沿着海岸前進。有一天早晨，她們所走的小徑竟不期然地轉向內陸，她們發現她們正向着沙漠和羣山的方向走，當然，現在距離還太遠，她們不可能望見那些山巒。**畏懼**看着這條小徑終於轉向高處的方向而不是一直向南伸展了，她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她放開被抓住的雙手，高興得一邊跳一邊鼓掌。無論她們和羣山的距離有多遠，現在，她們終於能向着它們的那個方向走去。她們三人開始向沙漠走去，但**畏懼**急不及待，拋下她的兩個同伴獨自向前飛奔，好像她根本就沒有跛足一般。

忽然，小徑又轉一個九十度的彎，又畢直的伸到她極目而視，望不見盡頭的遠處，但根本不是向羣山那個方向。但是再度向南伸入前面那個最後沒入一片丘陵的沙漠裏。**畏懼**呆呆的站在那裏，被一陣巨大的震驚所麻木了。接着她全身發抖。這是不可能的，不，根本不可能，牧者到現在還要對她說：「不」，還要她背着高處而行，這根本不可能。

「希望被延遲實現使心也頹喪了。」古代的智者早就說過了，他說得多對呀！片刻之前，她還是那樣快樂、興奮地擺脫憂愁和痛苦，奔着跳着，在向羣山的小路上跑。

現在，當她的兩個同伴追上她時，她竟孤獨地站在那個從羣山的方向轉開去的轉角上。

在她後面，有一個沙丘靠近她的身邊冒出來，正是她的敵人怨懟的形象。他沒有再逼近她，得到上次的教訓後他學會了謹慎，盡量避免刺激她向牧者求救。他只是站在一邊，看着她笑，一直不停的笑，他那種苦澀的笑聲是**畏懼**從來沒聽過的。

然後他開口說話了，像毒蛇那樣怨毒：「爲甚麼你不笑，傻瓜？你知道這樣的事一定會發生的。」他站在那裏，發出一連串的可怕的笑聲，以至整個的沙漠都充滿了他這充滿嘲弄的笑聲的迴音。**憂愁**和她的姐妹**痛苦**靜靜地走上前來，站在**畏懼**身邊，頃刻間，一切都被痛楚和一片可怕的巨大的黑暗吞噬了。忽然一陣旋風呼嘯地刮過沙漠，在他們身後捲起大片大片的風沙。

風暴過後，在一片沉靜中，**畏懼**聽到她自己低沉而發抖但相當清晰的聲音：「我主，你要對我說甚麼，請說吧——你的僕人在聽着。」

不一刻，牧者已站在她的身邊了。「歡欣快樂吧，」他說：「是我，不要怕。爲我造另一個祭台，用你全部的意志作一個全燔祭奉獻給我。」

畏懼服從地用一堆沙石造了一個小小的祭台，這是在沙漠中唯一能找到的材料了。她再度把她的意志放下，並流着淚（因爲**憂愁**上前跪在她身邊）說：「我喜歡實行你的旨意，我的天主。」

不知從那裏湧出一片火燄，把祭品燒了，只剩下一堆灰燼留在祭台上。然後牧者說：「這次再度延遲不是爲了死亡而是爲了天主的光榮，好使天主能得到光榮。」

另一陣風吹過，把灰燼向四周吹散，在祭台上留下的唯一的東西就是一粒平常的小圓石，畏懼把石子拿起來，放入她的口袋裏和其他的石子放在一起。然後她站起來，把臉從羣山的方向轉開，向着南面出發。牧者陪他們一會兒，使躲在一邊伺機攻擊的抗拒和自憐的圖謀不得逞，最後只好抱頭竄入沙丘後面，一時之間再也不敢現身了。

現在，他們來到他們曾一度離開的大海邊，大海在此處急速地彎流入沙漠裏，形成一個闊大的海灣。強大的海潮沖進來，使整個海灣溢滿了湧流的海水。不過，海灣上面築了一條石的堤，上面搭了許多拱橋跨到海灣的另一邊，有一條斜斜的泥路通到石堤上。牧者把畏懼領到斜徑前，叫她沿着小徑上去跨過海灣。他嚴肅地重複他在祭台邊說過的話，然後離去。

畏懼和她兩個同伴走上小徑，站在這一堵古老的石堤上。從她們所站的高度，她們可以回頭望見她們走過的沙漠。一邊是大海，另一邊是一片極目無際的遼闊，在那一片模糊裏，她們不能肯定它是否真是羣山的一部份，還是她們的想像而已。

向前走，她們可以肯定這道石堤可以把她們帶到對岸，她們可以看到，在海灣的那一邊，卻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是一片樹木茂密的山丘和谷地，在草地和果園之間，散建着許多小屋和農莊。陽光明亮，從她們所站的地方，她們可以感受到海風全面的壓力，這強大的海風在推着湧着海浪，使它們越來越快。這使畏懼想到一羣獵狗，被養狗的人趕着，一隻跟着一隻，在石堤下跳着、趕着、吼叫着，最後消失在海灣的岸邊。

不知怎樣，風的號叫和海水的推動似乎流進她的血液裏，像一股光輝的生命的酒一般，流遍她全身。強風掃過她的臉頰，撕着她的頭髮和衣裳，幾乎把她吹倒，但她定定的站在那裏，張開喉嚨大聲叫喊。雖然風很快的捲去她的聲音，把它帶走，以它自己震耳欲聾的吼叫淹沒它。畏懼在這堵古老的石堤上大聲叫喊的是這些話：「現在我可昂首抬頭，卑視我周圍的大仇；要在他的帳幕裏，獻歡樂之祭，要向上主謳唱讚美的詩詞。」（詠27：6）

她一面唱一面想：「作牧者的敵人一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不斷的，一次又一次的被擊敗、被抑制。他們到手的獵物，一次又一次被從口邊奪去。看着一個最弱小的弱者竟被提到高處去，和戰勝她所有的敵人，這應該是多麼使人瘋狂的事。這一定是一件他們不能忍受的事。」

在石堤上，她遵從牧者的教導，拾起另一粒小石子，這一次是紀念他的勝利，他使她戰勝她的敵人的勝利。她把石子收進她收藏紀念石的口袋裏。於是她們穿過石堤，走下另一邊的小泥徑，進入一個樹林中。

經過了長途的沙漠之旅後，來到一個景物完全不同的地方，實在是一件奇妙的事。遲來的春天正把大地上的一切，從嚴冬的掌握之下釋放出來。現在，所有的樹都冒出翠綠的嫩芽，望去是一片迷濛的綠色輕霧，花蕾都脹鼓鼓的。在樹間的小空地上，長滿了風信子和野秋牡丹，而紫羅蘭和櫻草花卻叢生在陰濕的地方。小鳥輕唱，互喚着在樹間穿梭，忙着築巢。

畏懼從來沒有注意過從嚴冬復甦的景象是這樣美麗動人的。也許必須經過沙漠的荒涼，才能把她的眼睛打開，才能特別欣賞這樣的美景。她穿過林間，幾乎暫忘了憂愁

和她的小姐妹**痛苦**仍在她身邊。

她們看到的一切：樹上流光欲滴的翠綠，忙碌築巢的鳥兒，跳躍的松鼠和盛放的花朵，彷彿都在表示同一件事，在以它們自己特別的語言互相問好，並帶着狂喜歡欣喊着：「你看，冬天終於過去了，延遲不是爲了死亡而是爲天主的光榮。從來沒有一個春天比這更可愛。」

同時，**畏懼**也意識到在她自己內心，也有一種奇妙的擾動，好像裏面也有甚麼正在發展着，在冒出新生命來。這種感覺是這樣的甜蜜，然而又這樣濃濃的混着痛苦，她很難分辨到底是甜還是苦。她想起牧者種在她心裏的愛的種籽，她半怕半急切地查看它是否已生根和生長。她見到一堆葉子，同時在莖的末端有一粒小小的東西看去好像是一個花蕾。

當**畏懼**在看時，另一個刺傷直透她心裏，因爲她記得牧者說過，當愛的植物達到開花的時期，她就會得到回愛和會從高處得到一個新的名字。但她此刻還在這裏，還遠遠的離開它們，真的，她現在是前所未有的遠離她渴望的一切。很明顯的，非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她不能到達高處。牧者的許諾怎麼會是真的呢？想到這裏，她不禁流淚了。

你也許會說這個**畏懼**不免太容易流淚了，不過，不要忘記她的同伴和老師就是**憂愁**呀！同時還有一點，她的眼淚其實是不會被人見到的，因爲她踏上這個奇異的旅程，除了她的敵人之外，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心知道她自己的悲傷，有時候，像達味一樣，想到我們的眼淚，一點一滴都被盛在一個瓶子裏，把我們領到悲傷的路上的那一位，絕不會忘記它們的，那不是也很值得安慰的一回事嗎？

不過她並沒有哭泣很久，她一流淚，幾乎馬上就瞥見一閃金黃色的光。仔細看清楚，可不是嗎，可不就是她在沙漠裏發現的長在金字塔附近的金色小花的翻版嗎？不知怎樣，它被移植了，此刻是在她心裏生長着。**畏懼**發出一聲驚喜的叫聲，那小小的金色花朵點點頭，以它金一般美妙的小聲音說：「看啊，我就在這裏，生長在你心裏，欣然接受吧！」

畏懼微笑着回答：「哦，當然啦，我忘記了。」說着她在樹林中跪下來，疊起一堆石頭，把樹枝放在上面。你大概注意到，建造祭台是就地取材的：手邊有甚麼就用甚麼。當時她有點猶豫。這次應該把甚麼放在祭台上呢？她看着長在愛的植物上這顆小小的東西，可能就是一個花蕾，也可能不是，她俯身向前把自己的心放在祭台上說：「看啊，我在這裏，你欣然接受的小婢女，在我心裏的一切都是你的。」

這一次，雖然有一點火燄把祭台上的樹枝燒了，但那個小花蕾依然在植物的莖上，沒有被燒着。也許，**畏懼**想，它太小了，不能奉獻。不過，有一些很可愛的事發生了：像有一點火花從火燄裏射到她心裏面，一直停在裏面，燃燒着，溫暖、透亮。在祭台上、在灰燼堆裏又有一粒小石子讓她撿起來留作紀念。現在她一共有六粒有紀念性的石子藏在口袋裏了。她們繼續上路，很快就走完整個樹林，來到林子的邊緣。啊，她驚叫起來，你道是誰，可不就是牧者本人，站在那裏迎接她們。她向他飛奔過去，好像腳上長了翅膀一般。

「啊，歡迎，歡迎，一千次一萬次的歡迎！」**畏懼**快樂地喊着。「我怕在我心的園子裏還沒有甚麼長出來。但，

牧者，無論如何，那裏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隨你喜歡怎樣處理。」

「我給你帶來一個好消息，」牧者說：「你已預備好了，畏懼，可以接受一些新的東西了。看，這就是我的訊息：『現在你要看到我要做甚麼。』」（出 6：1）

她的雙頰顯出了紅暈，喜悅佔據她整個心靈，因為她記得種在心裏的植物和牧者的許諾：當它到了開花的時候，她就能到高處去，能進入愛的王國。

「啊，牧者，」她歡呼着，幾乎被這個念頭窒息了。「你的意思是我終於能到高處去了？真的——終於能去了？」

她以為他點頭，但他並沒有馬上回答，只是站在那裏，以一種她不太了解的表情注視着她。

「你真是這個意思嗎？」她重複着，抓住他的手仰望着他，她的喜悅是如此大，簡直令人不能置信。「你的意思是你很快就帶我到高處去？」

這次他回答：「是的，」然後，奇異地微笑着：「現在你會看到我要做甚麼。」

第九章

高聳的挫傷峭壁

之後，當她穿過草地、果園和那一帶小丘陵時，有一個很短的時候，**畏懼**心裏唱着歌。現在，雖然**憂愁**和**痛苦**還在她身邊，但幾乎沒有甚麼關係了，因為希望在她心裏跳躍，而且不久以後，她們就不會再跟着她，不會再和她作伴了，因為當她們幫她抵達高處後，她就不需要依賴她們了。她們現在走的路是向南的，在山丘之間蜿蜒，一直穿過寂靜的山谷，但這都沒有多大關係。因為牧者自己答應過，很快就要帶她轉向東方的羣山那裏，到她一心渴望的地方。

過了不久，山路開始向上，通往那些丘陵的山頂。

有一天，她們忽然抵達最高的一座小山山頂。就在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的一剎那，她們踏足於一塊廣大的高原。她們向東眺望那金黃色的旭日，**畏懼**不禁發出喜悅與感恩的歡呼。就在那裏，在高原的那一邊不遠處，就是那些羣山了，相當突出的矗立着，像一堵牆，牆頭上佈滿了堡壘似的尖塔和尖頂，在旭日的紅光下，閃着深玫瑰紅色。她相信她從來沒見過這樣壯麗的景色。

當太陽逐漸升高，天空的光團慢慢消散後，**畏懼**看到那些高峯原來是覆着皚皚白雪的。覆雪白得發亮，白得刺眼。她現在可以望見高處了。最好的是，她們所走的這條

小路，來到這裏就開始向東轉，一直向着羣山那邊伸展過去。

畏懼跪在小山頂上俯首朝拜。她似乎覺得，在那一瞬間，一切的痛苦和延遲，一切的憂愁和在這段漫長的旅程中她所受到的考驗與磨煉，和她眼前所見的光輝榮耀比較起來，實在如同無物。她似乎也覺得她的同伴們也和她一同微笑了。朝拜和慶賀完畢，她站起來，又開始和她的兩個同伴一同離開高原。奇怪，她們的腳程竟這樣快，也許是因為路途平坦吧。不到一會兒，她們已出了高原向着羣山進發，並已踏上那些上山的斜坡和走過許多巨大的山石了。

她們一面走着，**畏懼**一面驚奇這些斜坡的陡峻難行，越走上去，她越發現那些高山像一堵堵不可穿過的牆壁。但她告訴自己，當她到達羣山時，她就會發現山裏有一個山谷或一條峽道，或一條小徑，她們可以曲折爬上去。當然，只要是上山的路，她不在乎它有多陡、多危險。在午後，她們真的來到最低的斜坡的頂點，正處於羣山的山麓。她們所循的小路一直伸延到一座不可跨越的峭壁下，終止了。

畏懼站着、注視着。她越看心裏就越涼。然後她全身發抖，因為整座山脈就在她前面。她極目向左右兩邊看去，一排連綿不斷的石牆，高入雲霄，是這麼高，以至當她把頭向後仰，以便望向山頂時，她感到一陣眩暈。那些峭壁完全堵住她前面的視線，而小徑一直通到峭壁之下就停止了。到此為止，無論那一個方向都看不到有任何山路的痕跡，根本沒有辦法爬上這些可怕的峭壁。她們必須回頭。

正當這個可怕的念頭閃過她腦際時，**憂愁**抓住她的手，並指着那些石牆叫她看。在那大堆圍繞着她們的巨石之間

有一頭牡紅鹿，後面跟着一隻牝紅鹿出現了，牠們正開始走上峭壁。

當她們三個站在那裏望着這一對鹿兒的時候，**畏懼**感到陣陣的眩暈，因為她看見那頭領先的牡鹿所走的是峭壁表面的一條非常陡、非常狹窄的、「乙」字形小徑。有些地方，它根本就是峭壁上突出的窄窄的石頭，另一些看去像不平的石級；但某些地方，她看到山徑明顯是斷了，根本連接不上。

然後，牡鹿躍過山溝，輕捷地向上飛躍。牝鹿在後面緊緊跟着，步步相隨，牠的跳躍也一樣的輕捷、一樣的穩健。同時，表現出牠對牡鹿明顯的信任。就這樣，這兩隻鹿兒以最完美、最穩健的姿勢，在峭壁上面奔躍，最後消失在峭壁的後面。

畏懼掩臉跌坐在一塊石頭上，她的心是從來沒有過的沉重和驚駭，忽然她覺得兩個同伴拉住她的手，並聽到她們說：「不要害怕，**畏懼**，這畢竟還未到無路可走的地步，我們絕不會回頭的。在峭壁的表面是有一條小徑的，那隻牡鹿不是很清楚地給我們指出來了嗎？我們也可以循着這條小徑爬上去的。」

「不！不！」**畏懼**幾乎尖叫。「那條山徑根本不可能走。鹿兒也許可以，但絕沒有人可以走這樣陡峻崎嶇的山徑。我永遠不能上去。我一定會從那些石頭上滾下來，跌得肢離破碎。」她歇斯底里地哭起來了。「根本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我不能從那條路登上高處，也就是說我永遠不能抵達高處。」她的兩位引導還想說些甚麼，但她用手掩着耳朵，哭得更利害了。這個牧者的**畏懼**，坐在峭壁腳下，絕望地絞着手，全身發抖，不停地哭着，一次又一次

的說：「我不能上去，不能。我永遠不能上到高處去。」不能想像這時還有甚麼忠心可言，更不必提追隨了。

當她這樣蹲在地上，疲累不堪的時候，她們聽到一陣石頭移動和碎裂的聲音，然後有人說話了。

「哈，哈！我親愛的小表妹，我們又再見面啦！在這個愉快的情況下，你覺得怎樣呀，**畏懼**？」

她張開眼睛，發現**怯弱**的臉孔正對着她，不禁又陷入更大的驚慌之中。

「我看……」他帶着最可怕的幸災樂禍的神色接着說：「對，我真相信到底我們還是可以在一起的。你真相信，我的小傻瓜，你能完全脫離我嗎？不，不，**畏懼**，你是恐懼家族的一員，你不能抹殺這個真理，而且，你這可憐的傻瓜，你是屬於我的，你知道嗎！我來把你帶回去，好好把你看管，再也不讓你出來遊蕩了。」

「我不會跟你回去的，」**畏懼**吸一口氣說，她被這個可怕妖魔嚇得完全失去理智。「我絕對不和你回去。」

「好吧，你可以作你的選擇，」**怯弱**輕蔑的說。「看看你前面這座峭壁吧，我親愛的小表妹。在那上面你會覺得很愜意嗎？不要看別的地方，就看我的手指指的這一處，**畏懼**，你看，在那邊，在中段，那塊令人眩暈的凸出的狹長石塊突然中斷了。你必須從那塊小石上跳過那個缺口。你閉上眼睛想像一下，**畏懼**，你跳過那個缺口，企圖抓住一塊滑不留手的石塊。再想想峭壁下面那些像尖刀一樣的可怖的石塊在等着你支持不住，失手跌下去時，把你軋成碎片。

「這可不是給你一種很愜意的感受嗎？**畏懼**。慢慢的想像一下，那只不過山徑的無數個缺口之一。你越往上爬、

傻瓜，你就越跌得深。好啊，作你的選擇吧。要嘛你就爬上去，你知道你絕不可能上去，最後只有掉在峭壁下面，變成一堆碎片；或者你就回去和我一同生活，永遠做我的奴隸。」那些巨石和懸崖似乎都迴響着他那可怕的幸災樂禍的笑聲。

「**畏懼**，」兩位引導站在她面前，溫和但很堅定地搖着她的肩膀說：「**畏懼**，你知道你可從那裏獲得幫助。呼求吧。」

她抓住她們，哭泣着說：「我不敢求救。我怕如果我呼求他，他會叫我走那條路；那條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山路，我不能走。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能面對。呀！我怎麼辦？我怎麼辦？」

憂愁彎下身去，很溫和但很急切地說：「你必須呼求他，**畏懼**。馬上就叫他。」

「如果我叫他，」**畏懼**戰慄的說：「他會叫我再造一個祭台，但我不能這樣做。這次我真的不能做。」

怯弱勝利的狂笑，同時向前跨近她一步，但她的兩個同伴立刻把他和他的獵物隔開。**痛苦**注視着**憂愁**，**憂愁**向她點頭。**痛苦**於是從她的腰帶裏拔出一把很小但很鋒利的小刀，彎下身去，刺那個蹲在地上的身體。**畏懼**痛苦的大喊，這才絕望地發現，自己在他們三個面前，竟是處於完全無助的境地，於是做了她一來到峭壁前面早就該做的事。雖然她現在還是羞於啟口，但情勢所逼，她忍不住還是喊了出來：「主啊，我被壓倒了；幫助我吧。我的恐懼戰勝了我，我的羞愧使我不能往上看。」

「爲甚麼，**畏懼**。」那是牧者的聲音，就在她身邊響起來。「是甚麼一回事？不要傷心；是我，不要害怕。」

他的語調怡悅而充滿力量，而且沒有一點申斥的意味。**畏懼**覺得馬上有一股強而使人快樂的興奮，注入她的心裏，勇氣和力量好像泉水似的，湧流過她整個人和她的存在。

她坐起來，看着他，只見他在微笑着，幾乎是在笑她，但她羞愧的眼光並沒有遇到他斥責的凌厲的眼神。忽然她心裏迴響起了其他戰慄的靈魂說過的話：「我主對那些驚恐的人充滿溫柔和熱愛。」她抬頭注視，感恩之情溢滿她的心，掌握着她的恐懼冰冷的手鬆開了，溶化了，喜悅的花朵開放了。有一首小歌像一脈小澗水似的，叮嚀流過她的腦海。

我的愛人

比任何地方的千千萬萬人更重要

他最可愛

他最美麗

我的愛人

如此溫柔

如此無可比擬的強壯。

「**畏懼**，」牧者督促：「告訴我是甚麼一回事。你爲甚麼這樣害怕？」

「那是因爲你爲我選擇的道路，」她輕輕的說。「它看去是這樣可怕，牧者，它又是那樣的不可能。我一看見它就要頭暈眼花。那些牡鹿和牝鹿可以上去，但牠們並不像我這樣跛腳，和缺乏勇氣。」

「但是，**畏懼**，我在謙卑谷答應過你些甚麼？」牧者微笑的問。

畏懼猛然的驚覺，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你說，」她說了兩個字。停了半響，然後又說：「牧者啊，你說你會把我的腳變成鹿腳，然後我可以去到高處。」

「好啊，」他愉快地回答：「發展一雙鹿腳的唯一辦法就是走鹿兒走的道路——像這一條的一樣。」

畏懼戰慄着，並滿懷羞愧地看着他。「我想我不要——一雙鹿腳，如果這表示我必須走一條這樣的路。」她緩慢的、痛苦的說。

牧者是一個常令人不可捉摸的人。他聽了這話不但不表示失望或申斥，反而笑起來。「哦，你要的。」他愉快地說：「我比你自已更了解你，**畏懼**。你其實非常想要，同時我答應了給你一雙鹿腳。其實，我特意把你帶到沙漠的後面來，帶到羣山特別陡峻的這一邊，除了鹿兒走的路之外別無路徑，除了山羊的小道，你別無道路可循；爲的就是實現我的許諾，我上次和你分手之前對你說過甚麼話？」

「你說，『現在你就要看到我要做甚麼了』。」她回答。然後她頗不以爲然地看着他，又說：「但我做夢也沒想到你會做出這種事來！竟把我帶到一個只有山羊和鹿兒才能爬得上的峭壁前，明知我根本不是甚麼鹿或山羊，只不過是一隻水母而已。這實在太——實在太——」她努力找一個字以表達她想說的話，忽然忍不住大笑起來。「啊，這真是太荒謬了！這是瘋狂！你還要做甚麼？」

牧者也笑了。「我喜歡做荒謬的事，」他說：「爲甚麼，我不知道還有甚麼事比一個軟弱的人變成一個強壯的人更令人興奮和高興，還有甚麼比把恐懼變成信仰、把已損壞的變成完美的更值得慶賀。如果你問我現在有甚麼事

我最想、最喜歡做的話，那就是把一隻水母變成一隻山羊。這是我特殊的工作，」他接着又說，臉上閃着極喜悅的光輝，「轉化各種東西——例如，把**畏懼**轉化而把她變成——」他停一停，然後笑着繼續說：「好吧，我們不久就會看到她會轉化成甚麼。」

那實在是一幅非常奇異的圖畫。在不久以前，那個地方充滿恐懼和絕望；而現在，**畏懼**和牧者，卻坐在峭壁前的一塊大石上，一同歡笑，好像遇到了世上最好笑的事一樣。

「現在，來吧，小水母，」牧者說：「你相信我能把你變成一頭山羊而帶你上峭壁之頂嗎？」

「相信。」**畏懼**回答。

「你肯讓我這樣做嗎？」

「肯。」她回答。「如果你要做一件這樣瘋狂和荒謬的事，當然，你一定可以這樣做的。」

「你相信在途中我會使你蒙受羞辱嗎？」

畏懼看着他，然後說出一些她一直以來都不願意說的話：「如果你這樣做，我相信我也不在乎；你想對我做甚麼就做甚麼吧，牧者。其餘的一切都是無關重要的。」

當她講出這番話時，有一些很美妙的事發生了。有一條雙重的彩虹在峭壁之上出現了，把整個峭壁完全罩着，因此，牡鹿和牝鹿走過的「Z」字形羊腸小道在發光的顏色之下，完全襯托出來。這幅異常美麗的景象使**畏懼**感到很驚奇和高興，但其中還有一些別的甚麼使它顯得如此奇妙。她看見憂愁和痛苦（當她和牧者談話時她們退在一邊），站在小徑的兩頭，彩虹觸地的兩端，正好觸到她們，一邊一個。

在彩虹閃耀的彩色之下，這兩個戴着面紗的形象轉化成絕美的形象。畏懼的眼光簡直不能在她們身上多停留一刻，否則她就要眼花撩亂了。

然後她做了一件不久以前她絕對不會做的事：她跪倒在峭壁之前，造了一個祭台，把她自己的意志放在上面，還有她的恐懼和畏縮。當火燄降下後，她在灰燼裏找到一顆比以前所有的石子更大、更圓形的、邊緣鋒利的黑色石子。

她把石子放在口袋裏，站起來等待牧者的指示。在她心裏，她是希望牧者和她走完那條可怕的羊腸小徑，就好像他陪她走過沙漠那樣。但他沒有。

反而，他把她領到峭壁底下，說：「現在，畏懼，你實在已經來到高處之下了，這段旅程中的另一個新的階段馬上就要開始了。以後會有新的教訓等着你去學習。

「我必須告訴你，這一面峭壁是在挫傷山的山腳下。這整座山向兩邊一直綿延過去，無論在那一個方向，它肯定像我們現在這裏這樣陡峻，或更陡峻。但在誹謗山和憎恨山和逼害山以及其他的山邊，還有更可怕的懸崖峭壁，但除了克服它們其中至少一座，否則絕不可能找到通路，抵達高處和愛的王國。這一座就是我為你選擇的高山，你必須爬上去。

「在到此地來的途中，你已學會了欣然接受，這是愛的字母之中的第一個字。現在你必須學習愛的第二個字母：B。你已來到了挫傷山山腳下，我希望，也期待在登山途中，你能發現這第二個字母是甚麼，同時你能像第一個字母：A 那樣，學會和實踐它。記住，雖然你現在必須面對挫傷和攀登上，但如果你能好好學習和恆心實踐愛的攀

升的第二個教訓，在攀登這座看來可怕的峭壁途中，甚至在峭壁上面或後面，都不會有甚麼東西會給你一絲一毫的傷害的。」

他說完後把手放在她手中，特別嚴肅和特別溫柔地降福了她。接着他召喚她的同伴，她們很快就來到他們跟前。然後他從石縫中取出一條繩子，把她們三個人繫着：憂愁在前，痛苦在後，畏懼夾在中間，以便兩個強壯和步履平穩的人一前一後地跟着。這樣一來，即使畏懼滑倒，她們也能立刻把她拉起來，用繩子支持着她。

最後，他把手伸到肋旁，取出一小瓶強心劑交給畏懼，叫她馬上喝一點，告訴她以後在途中，她一旦感到眩暈或昏暈時就喝一點。小瓶上貼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恩寵與安慰之神」。當畏懼喝了一兩滴之後，她感到精力充沛和體力加強，她可以馬上登山而絲毫不覺得眩暈，雖然在她心裏還殘留着害怕的感覺。

這時，黃昏已完全籠罩着大地了，但因為是夏季，至少還有兩三小時天才完全暗下來。牧者吩咐她們馬上登程，因為，他說：「雖然你們在天黑之前不能到達山頂，但在懸崖上面有一個山洞（從此處你見不到），你們可以在洞裏過夜，那裏是絕對安全的。如果你在懸崖下面過夜，我怕你的敵人會來偷襲你和傷害你。不過，他們不會循着這條山徑跟着你們上去，同時，當你登山時，你會脫離他們的接觸範圍。雖然，我不懷疑，」他又警告說：「你到了山頂之後還會遇見他們的。」

他向她們鼓舞地微笑，而憂愁馬上向着那條羊腸小徑邁開第一步。畏懼緊跟着，然後是痛苦，不一會，她們已開始逐漸上升了。

第十章

攀登挫傷峭壁

走上山徑，**畏懼**發現它實際上並不如預期的那樣可怕。這使她既驚訝又感激。當然山路是很陡、很滑和很難走，同時也非常狹窄，但想起自己緊緊地、安全地用繩和她的兩個同伴繫着，她就覺得很安全了。同時，恩寵與安慰之神的強心劑使她向懸崖邊緣望過去時也不覺眩暈，以前，她最怕就是站在高處向下望。而且，在她們攀登最初的半小時，彩虹還照耀着她們，雖然牧者已離去，但**畏懼**好像覺得他仍在近處。

除非必要，否則她盡量避免往下看。不過有一次，在她們開始後不久，在一處相當難走的地方，她必須貼身站在一塊大石的凹入處等待**憂愁**先摸索前進和**痛苦**在後面慢慢跟來。

就在那個時候，她往下望，她很慶幸和感激牧者有先見之明，要她們在天黑以前登山。因為在下面的石頭上坐着她的五個敵人，正在惡狠狠地昂視着她們，臉上充滿憤恨和輕視。真的，當她往下看時，她很驚奇，甚至連**自憐**（他一向都表現得比其他四個較溫和而較少危險性，看去也不像他們那麼醜）也拾起一塊很尖銳的石頭擲她。幸虧她們已經離開石頭可以擊中的範圍，但那塊猛力擲上來的石頭，剛剛好擊中她腳下的懸崖。當她感到**憂愁**在輕輕拉着繩子通知她可以前進時，她才鬆了一口氣。

她記得牧者的警告，說當她登上峭壁後，她很可能還會再遇到她的敵人。她不知道他們怎能登上挫傷山，可能除了她們所走的這條山路之外，還有另一條上山的路。

她們三個越爬越高，太陽慢慢地把峭壁的影子拖得長長的，投到下面的平原上，然後帶着一身耀眼的光華，沒入沙漠和大海後面。從她們現在所站的高度，她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西面的海和她們旅行了許久的海岸。

她們所走的山道彎彎曲曲，沿着懸崖的外層蜿蜒而上，有好些地方還中斷了，不過，**畏懼**很安慰，因為即使如此，她們還沒有遇到一處是絕對難行；甚至像**怯弱**指出的，在懸崖中部的那一段，也不是想像中的那樣，難以跨越。

來到中部那個地方，天色剛剛暗下來，她發現小徑到此雖然中斷了，但有一塊厚板跨過那個缺口，同時還有一條很粗的繩子穿過嵌在兩邊的石塊裏的鐵環，造成一道很牢固的扶手，使她走過這條狹長的橋時，不至於全無憑藉。當然，牡鹿和牝鹿是不需要這些扶助，可以敏捷地越過缺口，使人看起來好像兩邊之間甚麼都沒有似的。不過，即使有這道扶手可以穩定她，**畏懼**過橋時還是非常小心，控制自己不去想**怯弱**所描繪的可怕的情景。從過去苦澀的經驗，她知道想像的情景比實際的事更可怕、更嚇人。

越過了缺口，她們來到一條非常非常狹的峽道，這峽道從下面是望不見的。在峽道的那一端正對着她們的，就是牧者所說的那個她們要在那裏過夜的小山洞。

她滿懷感恩之情走進山洞，並向四周查看。這時她總算可以鬆弛下來了。她們現在所處的情況是：雖然她不敢往下看那令她眩暈的深淵，但她可以放眼瀏覽那片高地、沙漠和海。這時月亮剛剛升起，一片純銀的光照遍了四周

的一切，天邊出現的第一顆星，在黑暗的天空裏像一點微弱的、搖曳不定的火光。在山洞裏，一些平面的石塊排成一張桌子和幾張椅子的形狀；在洞的一角放着一疊羊皮，她們可以躺在上面休息。

離山洞的入口處不遠有一條小小的澗水，從上面的岩石叮叮噹噹的流瀉下來，她們輪流走去掬水洗臉。然後，憂愁和痛苦拿出麵包和乾果及核仁，這是牧者在峭壁腳下給她們的食物。他們很快就飽餐一頓。經過大半天的勞累，她們倒頭便睡，很快就進入黑甜的夢鄉。

畏懼隨着第一線曙光醒來，她起身走到洞口。清晨清涼的空氣和淡淡的曙光，使她不禁感到在她前面的景色的荒蕪。極目所見，只不過是空曠的平原和海，在她腳下就是層層的、較低的懸崖和嶙峋的大石。她們經過的怡人的林木地帶已見不到了，前面所見的那一大片平地根本就沒有一棵樹或一叢小灌木。「這是多麼荒蕪啊，」畏懼想，「那下面這些嶙峋的石頭看去也的確可怕，就好像它們在伺機毀滅任何掉在它們上面的任何東西似的。看來這一大片荒涼的土地，甚麼東西也不能生長呢。」

她抬頭向上面的懸崖望去，想不到在一塊不時有一兩滴澗水滴下來的小縫中，長出一株小植物。在那根幾乎像頭髮那樣細的莖上，不但長了兩三片葉子，同時還開了一朵紅色的小花，花兒在陽光下閃亮得猶如一盞燈或一團小火燄。

畏懼凝視着它好一會，注意到四面的岩石好像一面牆似的，幾乎把它圍困起來；還注意到那個小小的洞，它正勉力地從裏面伸出來吸取陽光；還有，四周瀰漫着一股孤寂隔離的氣氛。它的根夾在畢直的石間，葉子僅能從它的

石牢裏伸展出來，然而它卻堅持着，還開了花，小花迎着陽光開放，好像盛放的喜悅的火花。注視着它，**畏懼**不禁問道（就好像她在沙漠那樣）：「你叫甚麼名字，小花兒，我從來沒見過像你這樣的花兒呢。」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線陽光直射到血紅的花瓣上，使它們顯得前所未有的通透，更有生氣；同時有一陣細碎的輕語，馬上傳過葉間。

「我的名字叫做『承受十字架』；不過也有人叫我『寬恕』。」

於是**畏懼**想起牧者的話：「在攀登峭壁途中，你會發現愛的另一個字母。見到後馬上實踐它。」

她注視着那朵小花又說：「你為甚麼叫這個名字呢？」

那細碎的笑語再次傳過葉間，她相信她聽到它這樣說：「我離開所有的同伴，遠離家園，流浪在外，被帶到這裏，囚禁在這塊石間，這全都不是我自己選擇的，而是那些把我留在此地離我而去的人們的作為。」

「我生長了，也沒有昏暈過去，更沒有停止去愛。愛幫助我推開石頭的裂縫，使我能直接注視我的愛——太陽。你看，在我的愛和我的心之間，現在已沒有任何東西隔絕了，沒有任何東西把我從那裏引開。他照耀着我，使我歡欣鼓舞，也補償從我身上所取去的一切和對我所行的一切。世上也沒有別的花兒比我蒙受更多的恩寵，比我更感滿足，因為我像一個稚嫩的小孩似的向他仰望，並對他說：『在天堂裏，除了你我還有誰；在地上，除了你，我絕不渴望任何人。』」

畏懼看着她頭上的光亮的火燄，心裏升起了一種近乎妒忌的渴望。她知道她要做甚麼：跪在這朵被囚的花下的

狹窄的地上，她說：「我主，看啊，接受我作你揹負十字架的小婢女。」

就在這時，從夾着小花的根部的石塊上掉下一塊碎片來，正好落在她腳邊，她輕輕的把碎片拾起，把它和其他的七粒小石放在一個口袋裏，轉身回到洞中。憂愁和痛苦等着她，還有麵包、乾果和核仁，她們謝了恩，吃過早餐，各人用繩子把自己和另一個繫好又繼續登山。

不久，她們來到一處很陡很滑的地方。忽然畏懼跌倒了，被突出的石塊擦傷得相當厲害。幸虧她和兩個同伴繫得很牢固，總算有驚無險，不過，因為這一跌，把她嚇慌了，整個人覺得非常昏暈；如果不是和她的同伴繫着，她很可能就會掉入深淵，被下面的石頭軋得粉碎。一想到這一點，她怕得直發抖，人都站不直，只好伏在石壁上，向她的同伴哭喊着她快要昏倒了。走在前面的憂愁馬上把繩子拉緊，然後痛苦上前用手臂環抱着她，急切地說：「快喝一點牧者給你的強心劑。」

畏懼又眩暈又害怕，她只能靠在痛苦的臂彎裏拚命喘氣：「我不知把瓶子放在那裏了——我根本不能動，那裏找得到它呀。」

於是痛苦自己把手伸到她的胸前把瓶子掏出來，倒了幾滴在她口內。過了一會兒，畏懼臉上的顏色恢復了，眩暈也漸漸消失，但她還是不能動。她再喝幾滴恩寵與安慰之神，這才覺得壯健起來。

憂愁只好退到畏懼身邊，把繩子縮短，這樣她可以拉着畏懼的手，再繼續攀登。不過跌倒時，畏懼的兩個膝蓋都擦傷得很厲害，她現在只好艱苦地跛足行走，不斷地大聲小聲的呻吟和呼痛。她的同伴非常有耐心，但她們的速

度卻很慢。後來，她們不得不加快速度，因為天很快就黑了，她們必須在天黑前抵達峭壁頂，否則她們沒有地方過夜。

最後，**痛苦**停在她面前問道：「**畏懼**，今晨你獨自離開山洞到外面去做了些甚麼？」

畏懼驚愕地看了她一眼，然後很不好意思地紅着臉說：「我在看一朵以前沒有見過的花兒，它就長在澗水旁邊的岩石縫中。」

「那是甚麼花兒？」**痛苦**一點也不放鬆，不過很溫和的追問。

「是一朵叫做『揹負十字架』的花，又叫做『寬恕』之花。」**畏懼**低聲回答。接着她陷入沉思中。她記起她造的祭台，意識到她並沒有實行愛這個新而艱難的字母。於是她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塗一些強心劑在我的膝蓋上？」

「讓我們試試看，」**憂愁**和**痛苦**同時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提議。」

當她們把一小滴強心劑塗在**畏懼**的膝蓋上，血水馬上不流了，同時疼痛也開始消失了。不過她的雙腳還是僵硬而不靈活，走起路來還是跛得厲害。不過，她們的速度還是增加了。到了相當遲的午後，她們到達峭壁之頂，在她們前面的是一片嫩松樹林，在林邊和小路兩旁，長滿了苔蘚植物和醬果類植物，那個看來不可能攀登的峭壁，現在已在她們後面了。她們坐在林中的長滿苔蘚植物的一塊土基上休息。忽然從她們附近傳來一陣歌聲，那聲音唱着：

我的愛卿，你是全美的，
你毫無瑕疵，
來和我一同到高處去，
去看更佳的美景，
登上沒藥的高山，
穿過乳香的丘陵，
去迎那純淨的晨曦，
驅逐所有的黑暗陰翳。
和我一同去，我的愛卿，
和我同到黎巴嫩，
從色尼爾、阿瑪納和赫爾孟山頂下望，
那裡獅子有牠們的洞穴——
豹子在幽谷中巡行，
但山頂上的景色清晰
望見待征服的平原。

歌聲處，從那裏向她們走來的，可不就是牧者本人！

第十一章

在危險和困苦森林裡

她們很開心的歡迎牧者，他坐在她們當中，很喜悅的祝賀她們成功地登上峭壁，然後他輕輕的把手放在**畏懼**的傷口上，傷口馬上就復元了。接着他向她們解釋她們將要走的道路。

「從現在開始，你們要穿過羣山的森林區，這些森林一直伸展差不多到達積雪點。路途非常陡這是不在話下，不過，你們隨處可找到休息的地方。有危險和困苦森林，這裡面的松樹又高又密，因此林中幽徑的光線是很暗的。風暴在這些叢林斜坡上是時常有的，但不要放棄，一直向前走；記住，只要你們是在遵循我的意願的路上走，任何東西都不能真正傷害你們的。」

經過了這許多的困難和走過許多險峻的懸崖，包括那不可攀登的峭壁在內，最後終於安全地登上峭壁之頂，**畏懼**還是這樣像她的名字：**畏懼**，這實在是很奇怪的。但事實如此！牧者一提到「危險和困苦」，她就怕得混身發抖了。

「危險和困苦森林！」她重複着，聲音裡充滿戰慄和顫抖。「啊，牧者，接着你還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前往高處的第二個階段，」他很快地回答，盡量友善地向她微笑着。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捱得到那個時候！」愚蠢可憐的小**畏懼**呻吟。「我不知道你還會不會再理我，會不會對我不耐煩而撒手不管。看樣子我一輩子都擺不脫跛子的命運了，即使是你也不能把我的雙腳變成鹿腳了。」她一面說一面絕望地看着她的雙腳。的確，在那一刻，她的腳看去實在比以往更彎曲。

「我不是那種說謊的人，」牧者嚴肅地說。「看看我，**畏懼**。你相信我會遺棄你嗎？我有說過我不要把你的雙腳變成鹿腳嗎？或者我有沒有說過的話而不實行呢？」

畏懼發抖了，一半是因為他的聲調一半是因為她的本性是**畏懼**的，就在這一刻，在事情還未到來以前她已想像危險和困苦森林是怎樣子的。她這種性格常常對她產生破壞性的影響，不過她還能內疚地說：「不——我知道你不是那種會對我說謊的人；我知道你說過的話一定會實行。」

「那麼，」牧者又很溫和地說：「我要帶你走過危險和困苦森林，**畏懼**，但你絕對不必害怕，因為我將與你同在。即使我會領你走過陰森的幽谷，你也不必害怕，因為我的木杖和短棒是你的安慰。」

接着他又說：「夜裡你不必怕那可怕的黑暗，日裡你不必驚惶那飛射的羽箭；也不必怕在黑暗中潛行的瘟疫，不必擔心在日裡橫行的破壞。即使在你身邊有一千個倒下，在你右手有一萬個跌倒，禍害也不會延及你……因為我要用我的羽翼覆蓋你，在我的羽翼下你會得到安全與保障。」（參閱詠91：4—7）他的語調溫柔得令人難以置信。

於是**畏懼**跪在他身邊，造成另一個祭台說：「是的，縱使我應走過死亡的幽谷，我也不怕凶險，因你與我同住。」然後，因為她發現，即使她這樣說着，她的牙齒還

是不住地打顫，她的手也在抖索着，她不禁望着他再說：「因為你不是一個說謊的人，也不是做事會後悔的人。你有說過話而不實行的嗎？你有沒有答應過而不兌現的呢？」

牧者很安慰地笑了。他把雙手按在她頭上，說：「堅強吧，不錯，堅強和不要怕。」他又說：「**畏懼**，永遠不要讓你自己的想像支配你，永遠不要在事前開始想像將來會怎樣。相信我，當你去到你最怕去的地方時，你就會發現它們和你想像的完全不同，就好像你剛剛攀過的峭壁那樣。我必須警告你，我看見你的敵人就躲在前面那些樹叢裡，如果你一旦讓**怯弱**在你的幻想的銀幕上描繪，那你就要在本來沒有什麼恐懼的路上滿懷恐慌、戰慄和焦慮地行走了。」

講完之後，他從她所跪的地方拾起一顆石子交給她放在裝着其他紀念石的口袋裡。之後他離她們而去，**畏懼**也和她的同伴順着通向森林裡的小路走去。

幾乎當她們一邁入樹林的那一剎那，她們就見到**自憐**那張嚴峻和難看的臉孔，正從一棵樹幹之後伸出來窺探。一見**畏懼**，他也顧不得藏身就急急地絮聒起來：「我說呀，**畏懼**，這實在是有點太過了。我是說，無論他下一步要做什麼，但現在逼你這樣一隻馴服的綿羊去涉險，這就有點太過了，這樣的危險只能讓那些勇敢、強壯的人去面對。真的，你的牧者恐怕比**怯弱**更善於欺侮弱小。」

他剛剛說完**抗拒**就插進來：「而且他根本沒有理由這樣做的，因為還有另一條絕對好走的路一直沿着森林的邊緣通到積雪點，根本就不必經過這些不必要的危險。每個人都是走那條路的，為什麼單單你不是？**畏懼**，告訴他你不走這條路，堅持要他讓你走另一條路。這條路只適合致

命的人走，而你，我親愛的**畏懼**，這路是不適合你的。」

怯弱不懷好意地睨視她一會兒說：「那麼，你以為你快要做一個女英雄了，是嗎？不妨唱着歌走向危險森林去啊！你要賭什麼，**畏懼**，你不變成一個驚惶萬丈的瘋子，又笑又尖叫，終生殘廢，我就不信。」

怨懟從另一株樹後面走出來輕蔑地說：「我早就告訴你，他會這樣做。等你順從地經驗過一件可怕的事後，他一定又有另一件更可怕的等着你去做。」

驕傲（還是跛得很厲害，這使他看去更惡毒）說：「你知道嗎，直到他徹底地把你羞辱後，他是不會放手的，因為這就是他製造他那麼醉心於製造的寶貴的謙虛靈魂的方法。他會把你貶到像塵土一般，**畏懼**，我告訴你，然後把你造成一個在每個人面前搖尾乞憐的可憐蟲。」

畏懼和她的同伴一直不停地向前走，既不回答也不看他們一眼，但，和以前一樣，**畏懼**發現，每當她聽到他們所說的話，她的腳就更跛，給她更大的楚痛。她實在是很混亂，不知該怎樣做才好。如果她聽，她就更跛得厲害；如果她用手掩着耳朵，她就不能讓她的兩個同伴牽着她的手，失去扶持，她可能會被絆和滑倒。

所以她們停下一會兒，討論應付的辦法，然後**痛苦**把她掛在腰間的小葯箱打開，拿出一些棉花，緊緊的塞着**畏懼**的耳朵。雖然這樣很不舒服，但是能得到她們所預期的效果——至少在短期間——因為當那五個暴怒者看到她聽不見他們的話，他們不久就放棄向她嘮叨而等待另一個機會再想辦法困擾她。

最初，森林並不顯得那樣可怕。也許因為在高山上，那裡的空氣很新鮮很健康，使吸入的人也新鮮和健康起來

了。同時，太陽還照着，**畏懼**開始有一種從來沒經驗過的感受：一股興奮的激動，甚至看來很不可能的，一種近乎令人喜悅的冒險的激動。

她，不良於行的**畏懼**，竟確確實實在危險森林裡走，而且還不太緊張不太在乎呢。她這種心情維持了相當久。後來，層層厚厚的烏雲，逐漸把太陽遮蔽了。遠處滾着陣陣的雷聲，整座森林陷入黑暗和靜止中。忽然，一道閃電畫過天空，就在她們前面的某處，一陣壓裂的巨響過後，一棵大樹倒在地上，接着另一棵，再一棵。然後，風暴全面的、巨大的威力在她們四周爆發了。裂帛似的閃電不停地在黑暗的森林畫過，從四面八方傳來的樹木被推倒的巨響，頓時好像整個森林在吼叫着、搖晃着，張牙舞爪的向她們撲過來。

最奇怪的是，每一次倒樹的巨響傳來時，**畏懼**都感到一陣顫慄傳遍她全身，但她並不是真正感到害怕。就是說，她既不感到恐慌也不想逃走，更不是恐懼，因為她不斷地對自己說：「即使在你身邊有一千個倒下，在你右手邊有一萬個跌倒，禍害也不會延及你……因為我要用我的羽翼覆蓋你，在我的羽翼下你會得到安全與保障。」所以在整個風暴中，她始終充滿奇異的平安，這是她從沒有經驗過的。她在兩個同伴中間走着，一面對自己說：「我不會死，但會活着向人宣佈主的造化奇工。」

最後，風暴終於逐漸過去，消失在森林的後面，倒樹壓裂的巨響靜止了，四周一片平靜。這三個女子停下來，把雨水從她們的頭上、衣服上抖落，和擦乾自己，就在這時，**怯弱**又在她們附近出現了。他大驚小怪地叫着：「哎呀，**畏懼**，我說呀，這風暴只是在羣山周圍轉一圈而已。

看它很快就要再回來了，下次會比剛剛的更厲害。趕快回頭向你來的小路跑回去吧，在它們又開始倒塌以前，越快離開這些危險萬分的大樹越好，否則你很容易就被壓死。你趕快逃還來得及躲過這場災禍。」

「聽着，」**畏懼**出期不意地大聲叫喊，雨水仍不斷地從她的頭髮滴落，她濕透的裙子像一塊濕布一樣纏着她的腿：「我再也忍受不住這個傢伙老是在我面前大呼小叫。請你們兩位幫助我。」說着她自己帶頭彎下身去，從地上抓起一塊石頭向**怯弱**擲過去。

她的兩個同伴第一次笑出聲來，也跟着向那五個躲在近處的惡棍投擲一連串的石頭。不一會，她們的敵人一個都不見了。又行了不久，她們看見一間小屋，隱在樹間，看來正好可供她們躲避馬上要來臨的風雨。她們急忙向它奔去，來到附近才發現，木屋附近相當大的範圍之內都沒有樹的；她們伸手去推門，門應手而開，她們又驚喜也感恩，急急溜進屋內。**痛苦**有先見之明，一進屋馬上把門關好，鎖上。

果然不到一分鐘，她們的敵人就在外面用力槌着門大喊：「喂！開門讓我們進來。暴風雨又來了。你們不能這樣沒有人道，把我們關在門外，不管我們的死活啊。」

畏懼站在門後，對着鑰匙洞大聲以他們對她的建議回敬他們說：「趕快順着你們來的小路走回去，盡快離開這些危險的大樹，否則你們會給它們壓死，你們還來得及在暴風雨來臨以前逃走。」

門外傳了一串低沉的咒罵聲，接着急速的脚步聲逐漸消失在遠處。暴風雨又來了，比前一次更凌厲、更可怕，但她們有木屋可避風雨，四周又空曠，更不怕被倒下來的

樹木壓着。她們的木屋似乎很牢固而且風雨不侵。

在屋內的小廚房的一角，她們找到一堆乾柴，有一個開水壺和幾個長柄的煮鍋。**痛苦**生火，**憂愁**把水壺放在窗外的屋簷下接了一壺雨水。**畏懼**打開壁櫥，想看看有什麼食物留下。果然，裡面有些陶器，一些罐頭食物和一大罐無酵餅乾。

不久，在屋外還是大風大雨的時候，她們在屋內已升起火，一同圍在爐邊取暖，一面焙乾她們的濕衣裳，一面享受着熱可可和餅乾等食物。雖然外面的風雨雷聲好比千軍萬馬，震耳欲聾，木屋在每一陣烈風之下震動和搖晃，然而屋內却一片平安和祥，充滿了感恩、喜悅和滿足。

畏懼意識到，這真是她踏上這段旅程以來最平安、最愉快的一段時間，她感到異常的敬畏。當她們躺在堆疊在屋內的另一角的墊子上，她不禁再三對自己說：「他用他的羽翼覆蓋我，在他的羽翼下我得到安全與保障。」

強烈的暴風雨一直持續了兩三天的時間，她們三人只好在木屋內靜靜的休息；只在風雨暫停時，到外面去收集木柴。她們把拾回來的濕柴放在爐火邊焙乾，以補充她們所用去的那些，這樣後來的人就不至於沒有燃料。壁櫥裡的罐頭食物和無酵餅乾好像貯存了不少，她們相信牧者的僕人一定常到木屋來巡視和補充供應。

在這平靜的滂沱大雨的幾天裡，**畏懼**對她的兩個同伴有更新的認識，同時也學會更多她們所講的山區的方言。她開始奇異的感到她們逐漸成爲她的好朋友，不只是牧者指派給她的引導和助手而已。她也發現，她以這種方式接受她們的陪伴，更能活躍地接受在她四周的世界的美和光輝。

好像她的感官忽然很奇異地加強了，使她能享受她們生活中的每一個很小的細節；所以雖然她的同伴實際上是憂愁和痛苦，但她常常感到不可言喻的喜悅和快樂。常常當她凝視着那燃燒着、明亮而火光動盪的木柴，或當她細聽屋頂上傾盆的、強調她們在木屋內的安全的大雨，或當她坐在窗邊，凝視外面在風雨中擺動它們的支幹的大樹，和樹後襯着雲層很厚或被閃電畫過的天空時，這種喜樂的感受更深。或者清晨天還未亮以前，見到晨星從雲縫中安詳地照耀着，或在風暴平息期間，不期然聽到一隻小鳥清亮歡樂的啼聲，她也感到異常的快樂。

這一切似乎都以一種山區的方言和她談話，同時，她也很驚奇的發現，這是一種美得令人不敢相信的語言，因此，她有時不禁快樂得熱淚盈眶，她的心似乎也被一股她幾乎不能忍受的超拔的感受漲滿。

有一天早晨，當風雨比往日更暴烈、更吵雜的在外面的樹林間奔騰時，畏懼注意到憂愁坐在火爐邊輕輕地唱起歌來。那歌詞當然是山區的方言，畏懼也開始在學習了。以下是我所能給你的，最好的翻譯，但你大概會明白，原來的更美和充滿樹林的情調與音色。

王子的女兒，
你的雙腳多麼敏捷！
它們像閃電和火花，比水流更快速，
尋遍羣山峻嶺，
任何羚羊，牡鹿和牝鹿，
飛越不如你，跳躍不如你，
處處比你落後。

「怎麼，**憂愁**，」**畏懼**叫喊：「我不知道你可以唱歌，更不知道你會唱歌。」

憂愁平靜地說：「我以前不能唱也不會唱，但走上這森林來的過程中，我發現歌詞和歌曲不知怎樣竟溜進我腦子裡來了，所以我就唱起歌來啦。」

「我很喜歡這首歌。」**畏懼**說。「它使我想到了，當我有了一雙鹿腳之後的情形，那是很令人安慰的，同時它的音調是這樣的美妙和有節奏，它使我想跳起來了。」當她想到自己彎曲的腳可以跳躍，不禁笑起來。她央求**憂愁**教她唱這首歌：「教我唱這首歌——請你答應。」

憂愁把歌唱了好幾遍，一直到**畏懼**把它學會為止。她哼着歌，在屋裡轉來轉去，一面想像變成一隻羚羊，像牧者一樣，從一座峭壁跳到另一座會是怎樣的情景。當她獲得她的鹿腳後，她就能隨牧者到各處去了。那情景是多麼美好，她等不及它的來臨。

第十二章

在霧中

終於暴風雨逐漸平息，山上的喧嘩也靜止了，那是重新登程的時候。不過，天氣是完全被破壞了，雖然暴風雨已過去，但濃霧和厚雲還沒有散去，籠罩着山上的一切。

當她們啓程時，霧很濃，她們甚至只能看見小徑兩邊的樹而已，即使是這樣，這些樹看來也好像陰影似的不真實。除了她們身邊的這一點點之外，森林其餘的部份全被霧吞沒了，全被裹在一個冷而笨重的白色帳幕裡。地上是可怕的泥濘和滑澀，雖然小徑不像前一段路那樣陡。幾小時後，**畏懼**很驚奇的發現，她甚懷念風暴的雷聲，甚至那叫人心驚胆戰的閃電，把一棵棵樹劈倒的情景。

她開始體會到，雖然她很胆小，但在她之內有某些東西，會響應考驗和困難的旅程而激起內心澎湃的興奮，反而，比較容易和較呆板的情況，却不太容易有這種興奮的經驗。恐懼無疑會給她帶來一陣可怕的顫抖的激動，但那是一種激動。她很驚訝地發現，甚至那令人眩暈的峭壁，也比這樣不斷地、沉悶地在這一片茫茫的大霧中行走更適合她的口味。在某一方面，風暴曾激發了她；現在，什麼都沒有，只有乏味，只有跋涉，一天又一天的向前跋涉，除了一片白茫茫的、終日盤旋在羣山之間的濃霧之外，什麼也沒有，沒有一絲的陽光能透射過來。

最後，她終於不耐煩地叫出來：「我真不知道這沉悶的、陰沉的霧什麼時候才會散去！」你相信嗎？馬上就有一個她再熟悉不過的聲音從不遠的樹後面傳出來。

「不，它不會消散，」**抗拒**回答。「而且，你現在最好先弄清楚，它會這樣一直繼續下去，不知到什麼時候才停止。山越高，霧就越濃厚，這是你以後的旅程所能期望的一切了。」

畏懼假裝聽不見，但他的聲音又再響起：

「你注意到嗎，**畏懼**，你現在所走的小徑，根本不是上山的，它幾乎是平的。你錯過了上山的那條路了，你現在是繞着山在兜圈子。」

畏懼並沒有真正注意到這個事實，經他這樣一說，她不得不注意到這個事實。她們的確不是在向上走，只是繞着山邊不斷上上下下而已，而往下的情形似乎更多。會不會她們實在是漸漸往下走而不是往上？在這陣使人迷茫的霧裡，你根本就不能看見什麼，她發現自己迷失了方向。她詢問同伴們的意見，她們相當無禮的回答（因為，她當然不應該聽從**抗拒**的任何說話或提議），說她們是順着牧者指示的道路走，當然不會讓任何人說服她們走別的路。

「但是，」**畏懼**堅持，「你們不以爲在霧中我們可能走錯路嗎？牧者說小徑是向上的，但你們看，這一條却不是，它一直沿着山邊蜿蜒。可能會有一條更直接的上山的路，我們在霧中沒有注意到。」

她們唯一的回答是，她們知道不應該聽**抗拒**所講的話。

正在此時，**怨懟**的聲音清楚地插進來：「你們至少可以往回走一段路，去看看有沒有這樣一條路，總比一直走

下去，一直跟着一條可能是錯的，只能帶你們兜圈子的路好。」

憂愁和**痛苦**根本不理會他，但不幸**畏懼**却動搖了，她更急躁的說：「我想你們應該考慮這提議。我們最好還是回頭走一段路，看看我們是否錯過了正路，真的，這樣一直走下去，一直繞圈子是不會有結果的。」

對於這一點，她們回答說：「好啊，如果我們真是在繞圈子的話，我們最後一定回走到我們走錯的地方，只要我們從現在起張開眼睛注意看，我們一定會看見我們錯過的路的——除非它只是**怨懟**的幻想的一部份，事實根本不存在。」

「你這個可憐的小東西，」霧中傳來自憐的低語。「你落在這樣頑固的、脾氣像驢子一樣的人手中，真是太糟了。不要說別的，就想你這樣白白浪費時間而毫無結果。一直不停地跋涉，一天又一天，什麼都看不見，而你實際上是應該到高處去的呀。」

他們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在一片大霧中對她七口八舌亂講，這一片霧使得四周的一切看去都像鬼魅似的，一切都陰冷萬分。當然，她是不應該聽他們講話的，但這霧是如此令人迷惑，而這條小徑又是這樣不能形容的乏味，她發現她心裡的一切意念，幾乎都在違反她的意志，要去響應他們。

痛苦固執地在前領路，而**憂愁**在後面也同樣固執地走着，一點也不放鬆，因此要往回走是不可能的，但**畏懼**發現自己正一跛三跌地在走着，比旅程的最近一個階段的情形更壞。這使她變得很難以相處和難接觸。不錯，每絆倒一次，她的良心就責備她一次，而她也會傷心的、可憐兮

兮的向兩個同伴道歉，但這並不能使她避免絆倒，甚至道歉後馬上絆倒。總之，那是一段很悲慘的時期，霧不但沒有消散，反而越來越厚、越冷和越陰沉。

最後，一個下午，當**畏懼**的進展已到了只是沿着小徑向前滑的地步，因為不斷地跌倒，她全身都是泥漿，但她決定唱歌。

以前我們沒有提過，**畏懼**並沒有天生一副甜美的歌聲，就和她沒有天生一張美麗的臉孔一樣。她不錯喜歡唱歌，如果牧者和她一同唱，她可以跟着，唱得合拍合調，相當好；但如果她自己獨唱，結果就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得上好了。不過霧是這樣濃，這樣冷濕，她幾乎整個人都僵硬了，她覺得她必須做點什麼使自己開心，同時驅逐不斷從樹後傳來的陰陽怪氣的聲音。

可是這樣一來，自己反而以自己不合音韻的歌聲，娛樂自己的親戚，這實在是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不過她決定冒着被他們無恥的嘲笑與批評的危險。「如果我相當大聲地唱，我就聽不見他們說什麼。」她對自己說。那時，她唯一能想到的歌就是**憂愁**在木屋裡教她唱的那一首。雖然這歌在當時唱似乎不太適合，她還是提高嗓子，顫抖地唱着：

王子的女兒，
你的雙腳多麼敏捷！
它們像閃電和火花，比任何水流更快速，
尋遍羣山峻嶺，
任何羚羊，牡鹿和牝鹿，
飛越不如你，跳躍不如你，
——處處比你落後。

當她唱歌時，四周一片寂靜，她的親戚吵雜的嘲笑聲都停止了。「這是一個好主意。」**畏懼**欣喜地想，「我早一點想到就好了，這比用棉花塞住耳朵以避免聽他們的叫罵的辦法更好，同時我相信，的確，我相信前面的霧好像散去一些了。多好，我再從頭唱一遍。」她真的接着唱下去。

「怎麼，**畏懼**，」一個愉快的聲音在她身邊響起來，「我以前沒有聽過這首歌，你從那裡學來的？」

哪，迎面向她大步跨過來的，帶着一臉愉快的笑容的，可不就是牧者。當一切都被那可怕的濃霧吞沒，霧氣久久不散，人所到處，無論見到什麼，都是一片的陰冷、涼濕的時候，看着牧者從那條陰沉的小徑向着她們走過來，**畏懼**的喜悅，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現在，隨着他的來臨，霧迅速地消散了，一道真正的、久違的陽光，終於突破一切，照射下來了。

「啊，牧者，」她喘着氣，一面拉着他的手，再也說不下去了，好像生怕以後再也見不到他了。

「告訴我，」他開心的向她們微笑着說：「你從那裡學會那首歌的，**畏懼**？」

「**憂愁**教我的，」她回答。「牧者，我不知道她會唱歌，但她說當我們正在跋涉穿過森林時，歌曲和歌詞就自然而然地湧進她腦海裡。我請她教我唱，因為——我承認我是傻瓜，但這首歌使我想到了當你把我的腳變成鹿腳後的情景，和從那時以後我再也不會滑倒的快樂。」她說着，不好意思地看着自己滿身泥漿。

「我很高興你唱這首歌。」牧者非常高興。「我覺得這是一首很好的歌，真的。」他接着微笑的說：「我想我可以加上一段。」於是他照着原來的音韻加上這一段：

你的關節與腿連結柔韌如帶，
如巧匠精美貼切鑲合的華麗寶石，
那怕你尋遍皇宮華夏，
找不到步履如此優美閒雅的雙腳。

「啊，牧者，」**畏懼**歡呼，「你從那裡找到這段歌詞這樣配合**憂愁**教我的這首歌的曲譜？」

他又望着她微笑了，最美妙的微笑。「當我跟着你在這條小徑上行走時，歌詞湧入我的腦子裡。」

可憐的**畏懼**，她知道自己這一段路一直都是跌跌撞撞地走過的，狼狽的情形，前所未有的，想到這裡，痛苦的神色，悠然而現。她沒有說什麼，只是深深的，近乎責備地望了他一眼。

「**畏懼**，」他很溫和地說：「你到現在還不明白，我從來不從你的現況看你，而從將來我把你帶到愛的王國，和把你這一路上所受的羞辱和污漬完全洗去後的情況看你嗎？如果我跟在你後面，看看你在崎嶇的道路上滑倒和摔跤，這只能使我想到了將來你和我在高處又奔又跳的情形。你要不要像你跟**憂愁**學習唱那首歌一樣，熱心地跟我學唱我填的這一段歌詞？」

「我願意，」**畏懼**感激地拉着他的手，說：「我當然要學，要唱巧匠對我如此苦心改造。」

這時霧已完全散去，太陽明亮地照耀着，使滴着水的樹木青草閃着悅愉的光芒。三人感激地接受牧者的建議，坐下來休息一會兒，享受一下這怡人的陽光。**憂愁**和**痛苦**和經常一樣，當牧者在場時稍微迴避，以便**畏懼**單獨和他談話。她告訴牧者，這段漫長的霧之旅所發生的一切，她

的狠狠的形態和**抗拒**、**怨懟**、**自憐**對她的干擾以及她自己的恐懼，她怕她們真的迷失方向。

「你想我會看着你走出前往高處的正路，看着你迷失方向而袖手旁觀，事先不警告你，事後也不阻止你嗎？」牧者靜靜地問。

她傷心地看着他，嘆了一口氣說：「當**抗拒**和其他的人向我大喊大叫時，我幾乎相信他們所說的一切了，無論那是怎樣的荒謬。」

「你最好學會唱歌，做一個歌手，」他微笑。「那麼你就聽不到他們對你說些什麼了。問**憂愁**和**痛苦**，看她們還有什麼歌可以教你。你覺得她們是好嚮導嗎？」

她望着他誠意地點頭說：「是的，是很好的嚮導。我從來不相信這是可能的，不過，牧者，我逐漸學會了愛她們。當我第一次見到她們時，她們看來是如此可怕、強壯和嚴厲，同時我很確定她們會對我很粗暴，只一味拉着我向前走，完全不顧及我的感受。我那時是多麼害怕啊。想不到她們對我這樣的仁慈。我想她們一定是從你那裡學會對我溫和與忍耐。」

「如果沒有她們的幫助，我一定什麼都做不了，」她接着很感激的說：「同時，最奇怪的事是，我真相信她們喜歡幫助一個像我這樣可憐的小跛子。她們是真心真意要把我帶到高處去的，不只是服從你給她們的命令，同時也因為她們真心要一個像我這樣的胆小鬼到高處徹底改變自己。你知道嗎，牧者，我不再害怕她們而把她們看作朋友，這對我和我的感受是一個很大的幫助。我知道這聽來有點荒唐，但有時我真覺得她們是真心愛我，甘心情願和我走這段旅程。」

當她講完這一大段話抬頭看他時，發現他好像在努力忍着不笑出聲來。他沉默了一會，稍微轉過頭去看那兩個嚮導。**畏懼**也順着他的眼光看去。

她們在後面坐着，完全不曾意識到此刻正被人注視着。她們兩人坐得很近，都抬頭仰望着高處的羣山。她們的面紗是揭起的，但她還是看不見她們的面孔，因為她們是背向着她和牧者而坐的。她很驚奇地發現一個事實：她們看去似乎比她第一次在山腳見她們的時候更高、更強壯。

那時，在她們周圍好像瀰漫着一種不可描繪的奧秘，她們的態度似乎散發着一種閃爍的熱切。她們在低聲急速地交談，她聽不見她們在談些什麼。可能嗎——是的，確實如此！她們的確發出笑聲！她相當肯定她們正在講着一些使她們興奮和充滿熱切的期待的東西。

牧者沉默地觀看了她們一會，然後回過頭來看**畏懼**。眼睛依然充滿笑意，但他却相當嚴肅地說：「是的，我真相信你是對的，**畏懼**。我看她們好像很喜歡她們的工作，也許對她們所服務的那一位還相當疼愛呢。」說到這裡，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憂愁和**痛苦**把面紗放下，轉過頭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但牧者在遣她們上路以前還有一些話要說。

笑意從他臉上消失，他很認真地問道：「**畏懼**，你愛我達到完全信任我的地步嗎？」

她以一貫驚愕的表情注視着他，每當他為她預備接受新任務時，她很自然就用這種表情看他，然後胆怯地說：「你知道我愛你，牧者，你知道我盡我這顆又冷又小的心的能力愛你，你知道我愛你同時渴望像愛你一樣相信你，你知道我渴望比現在更愛更相信你。」

「你願意相信我嗎？即使這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你表示我是在欺騙——我一直以來都在欺騙你，你還願意相信我嗎？」

她不知所措地、驚惶地看着他。「爲什麼？我願意。我肯定我會相信你，因爲我確知一件事，你不可能撒謊。你不可能欺騙我。我知道我常常對你要我做的事產生恐慌，但，」她很不好意思地辯白着「我可從來沒有對你產生恐慌而懷疑你。我是怕我自己，但從來不怕你，雖然全世界的人都告訴我你欺騙我，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啊，牧者，」她懇求：「不要告訴我，你以爲我懷疑你，甚至在我最驚慌、最沒有勇氣和最值得鄙視的軟弱的時候會懷疑你。你知道——你知道我相信你。我知道，最後我一定能夠說你的溫柔造成了我的偉大。」

他沉默了一會兒，只是溫柔地看着她，幾乎是憐惜地看着這個跪在他脚下的小軀體。然後，他很平靜的說：「**畏懼**，假如我真的欺騙你呢？那時怎樣？」

輪到她靜默了，她在嘗試了解他所說的這件不可能的事，並且思考怎樣回答，那時怎樣？可不可能，那時以後她再也不能相信他，愛他？她是否必須在一個沒有牧者，只有幻想和一個破碎的夢的世界生存？發現自己被一個她深信不可能欺騙她的人欺騙？發現失去他？

忽然，她激動地哭泣了，過了一會兒，她直接地正視看他的臉說：「我主——如果你可以欺騙我，你就欺騙我吧。在我來說是沒有分別的。在我有生之日我必須愛你。我不能不愛你而活着。」

他把手放在她頭上，她從來沒有感受過的溫柔的撫摸，她聽見他說，像在自言自語：「如果我可以，我不妨欺騙

她。」然後，他再也不多說一句話轉身就走了。

從他站過的地上拾起一粒冰冷的小石放在她的口袋裡，顫抖着站起來，和**憂愁**與**痛苦**繼續她們的旅程。

第十三章

在喪失幽谷

山上的霧已消散，太陽暖暖的照射下來，她們的旅程好久沒有這樣的舒暢和順利了。小徑依然是順着山邊蜿蜒而不是向上伸，不過有一天，在一個轉角處，她們發現她們下面正對着一個很深的山谷。使她們驚奇的是，她們所走的小徑，實際上是從山的邊緣畢直地向着深谷通下去，就像在最初那個階段，**畏懼**被一直領進埃及的情形一樣。

三個人都馬上停步，彼此望了一眼，然後向下望向谷底，然後望向山谷的對面，只見向上的路和挫傷峭壁的山路一樣陡峻，甚至更高，她們知道從谷底再上來，需要非常強大的體力和努力，同時也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畏懼站在那裡，雙眼直直地瞪着這一切，她經驗到踏上旅程以來從未經驗過的一種很尖銳的、很厲害的考驗。她是否又再被逼走到另一邊，而且，這次比前一次更可怕？到現在為止，她們已走到相當高的地方了，比以前任何時候更高。真的，要是她們所走的小徑從此處向上升的話，她們很快就到達積雪點和向着真正的高處前進了；到了那裡就沒有敵人可以尾隨她們，同時那裡還有治愈之泉在奔流呢。

現在，小徑却不是向上反而向下伸入深谷，好像謙卑谷那樣低的深谷。她們經過一段漫長而困乏的旅程所獲取的高度，就要完全失去，而她們必須從原來的最低點重新

開始，就好像她們根本沒有走過這一大段路，克服過這許多的困難和考驗似的。

當她向下望着谷底時，**畏懼**感到她的心麻木了。踏上旅途以來她第一次問自己的親戚是否說對了，她不應該企圖追隨牧者。我們怎能追隨一個要求這樣多，命令你去做不可能的事和取去你所有的一切的人呢？如果她是下去，路途和上高處一樣長，她不是要喪失她旅途以來所獲得的一切嗎？她豈不和最初接受牧者的許諾從謙卑谷出發時離高處一樣遠嗎？

在這黑暗的、可怕的一刻，**畏懼**的確想過再也不追隨牧者而往回走的可能性。她不需要繼續下去。根本沒有任何人強制她非這樣做不可。她和兩個作為她的引導的同伴走上這條奇異的道路，完全是出於牧者給她的選擇。這不是她順其自然而走的道路。現在她可以作自己的選擇了。她的憂愁和痛苦可以馬上就停止，她可以沒有牧者而按她自己所喜歡的方式計劃她的生活。

就在這可怕的一兩刻，**畏懼**感到自己好像真的看到一種可怕的空虛，看到一個沒有牧者可以追隨、可以相信、可以愛的存在——根本沒有牧者只有她自己可怕自我。從那一刻開始，她好像覺得自己正直視着地獄。**畏懼**發出恐怖的尖叫，沒有更好的字可以形容她當時的情況。

「牧者，」她尖叫：「牧者！牧者！幫助我！你在那裡？不要遺棄我！」一轉眼間，她已仆在他身上，混身發抖，不斷地哭泣：「牧者，你可以對我做任何事，你可以向我要任何東西——只是不要讓我走回去。我主啊，不要讓我離開你。別逼我離開你，不要讓我回過頭去而不追隨你。」然後，當她繼續伏在他身上時，她又哭着說：「我

主，如果在有關許諾、鹿腳和新名字或其他任何事情上你可以欺騙我，你可以，真的，你可以這樣做；只是不要讓我離開你。不要讓任何事使我往回走。這條路看來是這樣錯誤，我實不能相信它是正確的。」她說完又傷心地哭泣。

他用雙手把她整個人提起來，用他自己的手替她拭淚，然後用堅定愉快的聲調說：「**畏懼**，你要往回走是不可能的。沒有人，甚至你自己畏縮的心也不能把你從我的手上拉走。你記得嗎，我以前告訴過你，『延遲不會導致死亡而是爲了天主的光榮。』你沒有忘記你所得到的教訓，是嗎？

「『我所做的你現在不能明白，但將來你就會明白』這句話正是你現在的寫照。我的羊聽到我的聲音，牠們追隨我。雖然這條路看來是這樣的錯誤，但你順着它走下去是絕對安全的。現在讓我給你另一個許諾：當你向左或向右轉時，你的耳朵會聽到一種聲音在你背後說：『就是這條路，你順着走吧。』」

他停了一會兒，她依然靠在他身上，在他的臨在下，只有感恩和心安，更說不出話來。他又接着說：「**畏懼**，你願意忍受這些苦嗎？願意忍受喪失一切和被奪去你在前往高處的旅途上所獲取的一切嗎？你願意走下這寬恕之路進入喪失幽谷，只是爲了這是我爲你選擇的道路？你還要信任和愛我嗎？」

她還依在他身上，全心全意地重複另一個女子許久以前說過的話：「請你別逼我離開你，而不跟你去。你到那裡去，我也到那裡去；你住在那裡，我也住在那裡；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她停下，猶疑了一會兒，接着又輕輕的說：「你死在那裡，我

也死在那裡，埋在那裡；若不是死使我與你分離，願上主罰我，重重罰我！」（盧 1：16，17）

因此，她在向下通往喪失幽谷的路的最高處又造了一個祭台，她又收集了一顆小石子放在她的口袋裡。然後她們開始向下走的旅程，她們一面走，她的同伴一面輕輕的唱：

你這女中極美麗的啊！
你的愛人往那裡去了？
你的愛人轉向何處去了？
好讓我們同你一起去尋找。

牧者接着唱第二節：

我的愛人到自己的花園，
到香花畦去了，
好在花園中採摘百合花，
我們要在那裡相會。

畏懼也加入，唱最後的兩節，她的心充滿喜悅，她不合音韻的歌聲，似乎也因此而變得和其他人的歌聲一樣甜美。

我下到核桃園中，
要欣賞谷中的新綠和果實，
看看葡萄樹是否發了芽，
石榴樹是否開了花？
不知不覺，
我的熱誠催促我，
登上了我民主上的御駕，
因為，啊！他在等待着。

（歌 6：1 - 3，11）

這條路，從它向上而言是非常陡峻的，向下走却出乎意料的容易，這也許是因為**畏懼**一心一意要使她這段旅程中悅牧者的心意的緣故。對將來在空無的谷底失去牧者的生活的一瞥，已使她的心驚震盪而不能自持，她相信她的心以後再也不能回復以前的感受。然而，這個經驗使她發現，在她自己心底深處，她真有一個，只有一個激烈深刻的願望，不是欲求牧者所許諾的東西，而是牧者本人。她所渴想的就是能永遠追隨他。

其他的願望可能在靠近她本性的表面更強更劇烈的喧鬧，但她現在知道，深深在她自己存在的中心，她是被塑造造成，除了他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適合、充滿和滿足她的心了。「其他的東西，實在不是真正重要的，」她對自己說，「唯有愛他和做他吩咐我做的事——是真正重要。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是這樣，但我知道事實就是這樣。一直都是去愛的痛苦，去愛的憂愁，但儘管是這樣，愛他是甜美的事，如果要我停止愛他，我就停止生存了。」所以，正如他所答應的，她們很快就達到谷底。

另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是，雖然經過了山上強勁而令人振奮的空氣之後，谷底叫人看來就像一座幽閉的小獄牢，誰知它竟是一個美麗、可愛和安詳的地方，四周一片翠綠，地上和流過谷底的小河邊，都開滿了花。

奇怪，在這個喪失幽谷底下，**畏懼**感到更安適、更平安、更滿足，這是旅途中任何一處都不曾得到的經驗。好像她的兩個同伴也有一種奇怪的轉化。她們依舊拉住她的手，但她不覺得她們的掌握給她任何痛苦和憂愁的感覺。好像她們接近她，和她手拉手地走，只是為了友誼和共處的喜悅。

同時，她們也不斷地唱歌，有時她們用的語言與前些時她向她們學的那種不同，但當她問她們其中的意義，她們只是微笑搖頭不語。以下是她們三個人在喪失幽谷裡唱的一首歌，也是從畏懼最喜歡的那本古老歌集取出來的。

我屬於我的愛人，
他醉心戀慕着我。
這是他的願望，
我在他的美貌下，
在他明亮的華服下，
閃耀。
結果——我的一切
用火熬煉，用火淨化。
來吧，我的愛人，
讓我們走到等待我們的園子；
那裡有你精選的果樹生長，
你修枝的大剪揮動，
按你的意志，經你的技巧，
它們結出最豐碩的果實。

蔓陀羅花香四溢，
葡萄枝長嫩芽。
我所有樹都開了花，
從苦澀的根長出甜美的芽。
我的愛人將不遺棄我，
我將為你結出豐碩的果。

(參閱歌 7 : 10 - 13)

不錯，每當畏懼仰望幽谷另一邊的高處時，她總會在想，她們是否能爬上去，不過她還是很滿足、很安適地等待，

和在谷中四處遊蕩，靜候牧者自己決定他要來臨的日子。有一件事特別令她安慰，經過山路上的困難和跋涉，和她在山路上滑跌和絆倒的經驗後，她在這一片幽靜翠綠的草地上，確實能平穩地走路而不會被絆倒，更一點也不感到傷口和疤痕的疼痛和雙腳的僵硬。

這一切看來好像有點奇怪，因為她實在是喪失幽谷裡。同時，很明顯的，她現在是比以前離開高處更遠。她有一天曾向牧者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她們留在谷內最美好的時光就是牧者常常陪着她們在谷內四周散步，同時帶着最動人的微笑說那是他常到的、最喜歡的地方。

聽見她的問題，牧者肅容地說：「我很高興你開始學習欣賞喪失幽谷，但是，**畏懼**，我想是你在上面所造的祭台使你在這下面的日子顯得好過。」

他的回答還是令她迷惑，因為她接着這樣說：「但我注意到，以前幾次你叫我造了祭台後，路途一般來說似乎都更艱苦，比以前有更多的考驗。」

他又再微笑了，不過他只是平靜地說，有關祭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祭台使明顯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這次造了祭台之後能帶給她平安而不是重大的掙扎，這真是太好了。她注意到當他說這番話時，他很留心同時也相當奇異地看着她，同時，雖然在他的眼光裡有很美的溫柔，但也有另一些她以前沒有見過，同時還不明白的東西。她以為這種眼光包含兩種元素，不完全是憐憫——不，這個詞不對，這是一個混合着奇妙的仁慈和果敢的決斷的眼光。

想到這裡，她記起以前牧者還未叫她到高處，她還在謙卑谷中聽到他的一位僕人講過的一些話。他說：「愛是美麗的，但也是可怕的——可怕在它決不容許所愛的人身

上留着任何污點，或不值得的東西。」

想起這句話，**畏懼**不禁感到從心裡發出一陣戰慄。

「直到他把我造成他認定我應有的一切之前，他一定是不會滿足的。」因為她依然是**畏懼**而還沒有準備好更改她的名字，她不禁害怕的想：「我不知道他下一個計劃要做什麼，不知他的新計劃是否帶來很多的傷痛？」

第十四章

傅油的地方

事情的發展是，牧者計劃的下一件事是很美很美的、在他們的那段話結束不久，他們就走完了穿過山谷的那條曲曲折折的路，來到山谷的另一邊的羣山腳下。這裡的山就像一堵牆似的矗立在他們面前，比挫傷峭壁更高、更陡。

不過當**畏懼**和她兩個同伴到達此處後，她們見到牧者正在一間小木屋旁邊等着她們，同時，就在這些最陡、最高的懸崖上，垂着一條的金屬巨纜，從他們站的地上一直升到最高的頂上。在這條巨纜上繫着一些椅子，兩個人可以並排坐着，毫不費力被拉到頂上。不錯，**畏懼**第一眼望見這些在離地很高的空中晃蕩的，好像很不牢固的椅子，她就感到一陣眩暈，同時一陣恐慌從她的背脊升起。她覺得她絕沒有膽量自動登上其中一張使人看了心驚膽戰的椅子，椅子除了一塊小小的踏腳板外什麼都沒有，如果途中有什麼壓力向她推進，那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擋她不掉出椅子外的。

可是，她這個念頭沒有在她腦子裡轉多久，因為牧者見到她們走過來就微笑的說：「來，**畏懼**，讓我們先坐第一排的這兩張椅子，**憂愁**和**痛苦**坐後面那排。你什麼都不必做，只要相信這張椅子可以把你安全地帶到，我要你不經艱苦奮鬥就可達到的地方。」

畏懼跨進其中一張椅子，牧者坐在她旁邊，她兩個同伴坐後面那排。一分鐘之後，他們開始慢慢的、平穩地向那看去似不可抵達的高處上升，巨纜完全是由上面支持的，人坐在椅子裡，除了安心欣賞四周的奇景之外，什麼都不能做了。雖然椅子有點晃動，但他們一點也不覺得眩暈，只是上升，不斷地上升，直到下面的谷底望去好像一張綠色的小地氈，上面是愛的王國閃亮的羣峯包圍着他們。不久她們就高過她們在對面爬上的高度了，但他們還在往上升。

最後，當他們終於從空空蕩蕩的椅子跨出來後，她們踏足的地方是畏懼從來沒見過的、最美麗的地方，因為雖然他們還未到達真正愛之國的高處，但他們已來到它的邊界了。四面都圍着高峯，峯上是草地，此刻幾乎都被花朵鋪滿了。小溪水潺潺地在兩邊滿是盛開的驢蹄花的河堤間飛濺、奔流；毛茛草花、立金花、紫羅蘭花、粉紅色的報春花等，卻鋪滿一地。一叢叢細緻的紫色小花，遍佈整個草地；閃亮得像寶石一樣的，是龍膽植物的花，藍得比中午的天空還藍，亮得像鑲在皇家禮服上一顆顆的寶石。

上面是蓋着白雪的山峯，畢直地插入清朗無雲的天空，形成一片藍寶石和綠松石的屋頂。太陽是如此明亮，你幾乎可以看到花朵從土裡擠出來，急急開放以便承受它的光輝。牛和羊頸上的鈴聲從各方面傳來，衆多的鳥鳴聲，在空氣中流轉，但其中有一種聲音比其他的聲音更響亮，它充滿了整個區域的空間。

那是宏偉的瀑布聲，瀑布是從矗立在他們頭上的懸崖流下來的，它的水就是高處的積雪。這地方美得令人窒息，畏懼和她的兩個同伴呆立着，只是深深的呼吸，拚命把充

滿松子香味的山中的空氣吸進肺裡，連話也講不出來了。

她們一面向前漫步，一面不時彎下身去輕輕撫那些寶石一般明亮的花朵或把手伸到奔流的溪水裡。有時她們只是站在那裡，讓這一片繽紛的美景包圍着，高聲歡笑。牧者領她們走過草長及腰的草地，向着那座雄偉的瀑布走去。

在懸崖底下，她們站在一片涼涼的陰影下，絲絲的水點，濺在她們的臉上，牧者叫她們抬頭向上看。這就是瘦小的畏懼，站在巨大的懸崖下，仰望着那一大片，永遠不竭的，從高處沖下來的大瀑布。她從來沒有見過任何東西像這瀑布那樣宏偉，那樣攝人心弦的可愛的東西。水流從那高高的巖石邊緣沖下來，在下面的巨石上碎成千點萬點，這最使她驚心。在瀑布底下的水聲簡直如千軍萬馬在奔騰着，然而又好像充滿了意義、雄偉，令人敬畏，美得不可形容。

當她這樣專心地傾聽着，她感到自己正在傾聽着偉大雄壯的交響樂，它的主題樂曲就是遠遠在下面的謙卑谷的小河水所唱的。現在用千千萬萬種聲音唱出來，但比她在谷底所聽到的任何樂曲更和諧。不過，曲調還是一樣的。

從高處我們跳躍奔走，
來到山底下的幽谷。
總是不斷響應那召喚，
去到最低的低地。

「畏懼，牧者的聲音傳進她的耳朵裡。「你對於這些大水往下沖的自我拋棄有什麼感想？」

她有點顫抖的回答：「我覺得它們是我從來沒見過的美麗而攝人心弦的瀑布。」

「爲什麼是攝人心弦？」他問。

「那是因爲它們所作的下躍，從那樣可怕的高處把自己拋落到這麼深的底下，落下來在巨石上碎成千點萬點。我實在不忍看。」

「仔細地看看，」他說：「把眼光放在水的一部份，仔細看它從上面的邊緣躍下來，一直到它落到底下的情形。」

畏懼照他的吩咐做了，她幾乎被她所見的迷住了。水一躍過岩石邊緣就像長了翅膀似的，充滿了生活的活力，充滿喜悅，是這樣深深地投入自我拋棄的狂喜之中，她好像見到一羣天使托着七彩的翅膀，從高空漂浮下來，一面非常喜悅地歡唱。

她注視再注視，然後說：「看來它好像以爲這是最可愛的一刻，好像把自己拋下，就是把拋入狂喜和不可言喻的喜悅之中。」

「是的，」牧者的聲調充滿喜悅與感恩。「我很高興你注意到這一點，**畏懼**。這就是愛的下躍，從高處的王國裡向下躍。你還會見到這種情形的。現在，你先告訴我，水的喜悅是否在它落到巨石身上，碎成千點萬點之後就停止了？」

畏懼順着他指的地方看去，注意到水落得越低，它好像就越輕，好像它實在是帶着翅膀輕輕點落似的。抵達下面的石塊時，萬水滙聚，滙成一個光輝的大圈，變成一團流動的、豐富的、有活力的湍流，勝利地旋轉流過那些石塊。

扯高嗓子笑着、喊着，它們急急的往下流，越流越低，穿過草地，冲向另一個懸崖，流向它們自我交出的生命中另一個光輝的危機。從那裡它們又再把自己拋下去，一直向下流到更遠更深的山谷。它們不但沒有在冲到石上時受苦，反而好像在湍流的河床上，每一塊巨石，都被看作克服的對象和另一個可愛的機會，以便找出一種越過它或環繞它的方式。每一個地方都充滿水流的聲音，笑着、歡騰着、叫喊着、歡呼着。

「第一眼看去，水的下躍的確有點攝人心弦，」牧者說，「但正如你所體會的，水本身不覺得這是可怕的。它毫不猶疑，也絕不退縮，只有不可言喻的怡悅，充滿光輝，因為這是它自然的行動。自我交出就是它的生命。它只有一個願望，就是不斷地往下流，和毫無保留的交出自己。你可以看到，當它服從那崇高的催促，看去非常可怕的巨石，對它根本沒有任何害處，反而只增加這個動作的歡怡和光榮。」講完這段話，他把她們領到陽光普照的草原上，很溫和地告訴她們說，以後幾天她們應該休息，以便準備踏上她們「旅程最後的一部份」。

聽到「旅程最後一部份」這幾個字，**畏懼**感到她快樂得幾乎要倒在地上了。尤其是，牧者一直都和她們在一起，這使她更高興。他沒有一小時不和她們在一起，和她們一同散步，又和她們談話。他告訴她們許多有關她們將要去的王國的事，好像恩寵就從口中流出來，香甜的氣味在他所到處散發、瀰漫。如果能夠一生都留在此地，**畏懼**就覺得很幸福、很感恩了；如果她不是仍然跛腳，仍然有歪曲的嘴巴，有一顆懼怕的心，她實在不關心是否能抵達高處。

不過，太陽並不是時常照射着這一帶，即使在接近高處的邊界地帶，太陽也不常出現。羣峯被雲幕遮蓋着，如果不曾在陽光下見過它們，沒有人會相信它們真存在，而且就在四周豎立着，高聳畢直，比雲層和霧氣更高，直插青天。在這些日子裡就有霧了。

不過，有時層霧中會出現一些裂口，於是那裡就好像一個打開了的窗口，透出一片眩目的白色。不一會兒，其中一座隱蔽的山峯，會從那個窗口探出來，好像在說：「鼓起勇氣，我們都在這裡，即使你現在看不見我們，但我們一個也沒失去。」然後，窗邊的霧會再度聚攏，這個在天堂裡的窗馬上又關上了。

在其中一個這樣的機會裡，牧者對**畏懼**說：「在你們以後的旅程裡，你們也會遭逢到許多雲和霧。甚至會使你們覺得你們在此看到的高處的種種美景，只是一個夢境罷了，或是你們自己的幻想而已。但你們見過的是真實，把真實吞沒的霧才是虛幻的。

「堅信你們所見到的一切。即使到高處的道路看來很荒謬，而你們也會被導致懷疑自己是否在追隨着正確的道路，也不要動搖，只要記住我的許諾：『你的耳朵會聽到你背後的聲音在說：當你在向右轉或左轉的時候，這就是道路，一直走下去。』常常順着服從之道向前走，一直走到我出來干預為止，即使它看來好像在領着你走向你怕那不是我要你走的道路。

「記得，**畏懼**，你見過霧消散後的真實情況。絕不要懷疑高處不在那裡，它就在那裡，在你附近，圍繞着你，同時，你應該相信，無論有什麼事情發生，我答應過要把你帶上去，我就一定會實踐我的許諾。」當他說完這段話後，

又有一條裂縫在雲層中裂開，高處的其中一座山峯又出現在藍空裡，向他們照耀着。

在雲層還未聚攏以前，**畏懼**彎下身子去，從她腳邊拔起幾株龍膽草，作為她紀念她所見到的景象，因為，她對自己說：「這些草實實在在生長在高處最低的斜坡上，同時是一個保證，即使羣峯又再隱蔽，它們也常常在這裡。」

在他們停留的最後一天，牧者做了一件很美妙的事。他單獨把**畏懼**帶到高處——愛的王國其中一個峯頂上。他把她帶到一個令人眩目的白色峯頂，這座峯就好像一個大寶座，在它四周圍有數不清的高峯圍繞着。

在那上面，就在那座高峯頂上，他在她面前轉化了形象，那時她知道他就是她一直模糊地意識到的——愛的國王本身，整座愛的領域的君王。他穿着純白發亮的袍子，但在白袍上，他罩着一件紫色、藍色和猩紅色，鑲着金和寶石的袍子。他頭上帶着皇冠。但當**畏懼**向他行禮並在他腳邊跪下朝拜他時，俯下去看她的，還是她深愛的，從最低的地方跟隨他到高處來的牧者，那張臉孔還是她所熟悉的臉孔。他的眼睛還是充滿溫柔，但也有力量、威嚴和權威。

他伸手把她扶起來，默默地領她帶到一個最高的尖峯；從這裡他們可望見環繞着他們的一切。站在他身邊，**畏懼**快樂得忘掉自己，她向着愛的王國那邊遙望。很遠很遠的那一邊就是那些山谷和平原，還有人海和沙漠。她甚至以為她可以認出謙卑谷來，她在谷裡住了許久，同時也是在那裡第一次認識牧者，但這一切似乎都是遙遠的事，想起來好像有關另一個存在，另一個生命的記憶似的。

在她周圍的每一個方向都圍着高處的雪峯。她可以看見這些山峯的基礎是非常陡峭的，在較高處是森林，再上去是較高的山，翠綠的山脊，最後是雪。無論她向那一個方向看過去，在那個季節裡，各處都鋪滿了純白色的花，陽光透射過那片半透明的花瓣，把它們都變成耀眼的白色。

每一朵花的花心是一個純金色的冠。這些白白鬆鬆的主人爬滿了高處山脊，它們的香味清甜芬芳，是**畏懼**從來沒有聞過的。它們的臉和金冠一律向下，好像在凝視山谷似的。這一片白色的花海，恐怕沒有任何人可以數得清它們的數目了，就像無數的證人，在審視下面的世界所發生的一切。無論君王和他的同伴走到那裡，這些白白鬆鬆的花朵就在他們腳下彎腰，但很快又挺直起來，充滿活力，一點也不被污損，反而發出比以前更濃、更甜的香味。

在他領她去的最高的峯頂上，是一個純金的祭台，在陽光下閃着輝煌耀眼的光，她簡直不能正視它片刻；不過她還是注意到祭台上有一堆火在燃燒着，有一團煙從火裡升起，發出一陣香氣。

君王叫她在祭台前面跪下，他拿起一把金鉗子，從祭台上夾起一塊燃燒着的炭。他一面用炭輕輕地觸着她，一面對她說：「你看，這炭接觸了你的口唇，你的邪惡已經消除，你的罪孽已獲赦免！」（依 6：7）

她覺得好像有一把燃燒的火燄，太美、太可怕，令她難以忍受，這火燄一傳遍了她全身，她整個存在，她失去知覺，什麼都不記得。

當她恢復知覺後，她發現自己躺在牧者懷裡，他們已回到較低的山脊，那個分界處了。皇袍和皇冠都不見了，

但他臉上一部份的表情還保留着，那種絕對權威和威能的神色還在。在他們上面是挺拔的羣峯，而他們下面的一切卻被雲霧完全籠罩了。

牧者等她的體力相當恢復後，就拉着她的手，一同向下面的一片白茫茫霧走去，走進一個只能模模糊糊見到那些樹的小樹林裡，林子非常寂靜，除了滴水之外沒有別的聲音了。在林子中央，有一隻鳥突然唱起歌來了。因為霧氣，他們看不見牠，但牠清晰和不能形容的甜美的歌聲，不斷重複唱着一串的小音符，是再清楚不過了。這好像是一句話，不斷地重複着，最後總是以一個較高音調結束，使人聽起來好像它在低聲輕笑。**畏懼**好像聽到鳥兒是這樣唱的：

他獲取了勝利，花拉拉！

他獲取了勝利，花拉拉！

樹林與這喜悅的歌聲唱和，他們倆就站在滴水的樹下傾聽。

「**畏懼**，」牧者說：「你已約略窺見了我將要帶你去的王國的面貌。明天，你和你的同伴開始你們最後一段的旅程吧。」

然後他以那奇妙的柔和的聲調說出這一段美好得令人難以相信的話：「我知道你能力雖小，卻遵守了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字。看，我要使你的敵人前來，俯伏在你腳前，使他們承認我愛了你。看，我快要來了；你應該堅持你所有的，免得人拿去你的花冠。勝利的，我要使她成爲我天主殿宇的柱子，決不再讓她到外面去；我還要把我天主的名號，和從天上我天主那裡降下的我天主的城邑

……以及我的新名號，寫在她身上。」（默3：8，9b，11，12）

這時候，**畏懼**提起勇氣問他一個以前不敢問的問題：「我主，」她拉着他的手問：「容我問你一件事：是不是你實現你對我的許諾的時候快到了？」

他很溫和，但很快樂的說：「是的——時候快到了。你可以放心快樂起來。如果你順着你前面這條路走去，你不久就會接受我所許諾的東西，我會給你你心中所渴望的東西。時候快到了，**畏懼**。」

他們站在濃霧瀰漫的樹林中，她內心充滿希望，戰慄着，說不出話來，朝拜着、讚嘆着，好像她見到一個景象，又好像這些事都真的——實現了。在牧者臉上有了一種表情，如果**畏懼**看見也不會明白的；但她那時太陶醉在她的快樂中，根本無暇顧及他臉上的表情。高高在他們頭上的樹還在滴着水，那隻小鳥依然唱着牠狂喜的歌，「他獲勝了，」然後發出一連串的「花拉拉！花拉拉！」的笑聲。

不久他們回到**憂愁**和她的姐妹**痛苦**等待他們的地方。繼續她們的旅程的時候到了，但牧者降福了她們，正要轉身離她們而去時，**痛苦**和**憂愁**忽然跪在他面前，輕聲問道：「主，我們這幾天來，在此休息和重獲我們的精力的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他很平靜的回答：「這是我帶我所愛的人來，讓他們傅油以準備他們的葬禮的地方。」

畏懼沒有聽到這些話，因為她走在前面，不斷地自言自語重複着：「他說『放心快樂起來，因為時候已到，我要讓你實現你的心願。』」

第十五章

洪水

她們所循的小路並不是畢直地升上高處，而是環繞着山邊逐漸上升。霧還籠罩着一切，而且更濃厚了。她們三人靜默地走着，各自沉在她自己的思想裡。畏懼在想着牧者最近的許諾：「你看，我會很快來……讓你得到心裡最想要的東西。」痛苦和憂愁可能在反覆思量牧者離開以前她們問他的問題。不過無論是與否，她們都沒有任何表示或暗示，因為她們一直沉默地走着，雖然她們對畏懼的幫助（如果她注意的話），遠比以前更溫柔、更殷勤。

近傍晚時分，她們見到路邊另一間門上刻着牧者的秘密記號的小屋，她們知道這就是她們度宿的地方了。

走進屋裡，她們注意到小屋不久前有人來過，因為火爐裡的火很旺盛，火爐旁邊的壺裡的水在沸騰着，唱着歌。桌上已擺好了三個人的餐具，桌上有麵包和水果。很明顯，有人早已知道她們的來臨而為她們作了這樣周到的準備，但她們看不到在她們抵達以前離開的人留下任何跡象。她們梳洗後就站在桌邊，謝過恩，開始進食別人為她們預備好的食物。晚餐後，因為每個人都很累，她們隨即躺下休息，很快就進入甜美的夢鄉。

畏懼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久，但她突然驚醒時四周還是相當黑。她的同伴在她身邊安詳地睡着，但她知道有

人在叫她。她靜靜地等着，然後，有一個聲音說：「**畏懼**。」

「看，主，我在此。」她回答。

「**畏懼**，」那個聲音說：「你現在可以把我最初召叫你跟隨我到高處時給你的許諾，和我在你心裡種下我的愛時，你在心裡發現的，已經長成的對人性之愛自然的渴望，帶到山中我要向你顯示的地方，把它作為一個全燔祭，奉獻給我。」

經過一段很長的靜默後，**畏懼**才在黑暗中以她戰慄的聲音說：

「我主——我沒有聽錯嗎？」

「沒有，」那聲音說：「你沒有聽錯，來，走到小屋門邊，讓我告訴你，你應該到那裡。」

她輕輕地爬起來，很小心以免驚醒她的兩個同伴。她把小屋的門打開，走到外面。一切仍然罩在霧中，羣山卻完全被黑暗和雲隱沒了。她看見有一處的霧氣在慢慢分散，月亮和一顆星從那一扇打開的霧窗後面，放射出明亮的光輝。在星星和月亮之下是一個白色的山峯，閃着蒼白的光。峯脚下就是那個大瀑布流下來的突出的懸崖。現在除了懸崖的石邊可以看見之外，其餘的都被霧所籠罩了。

她聽見那聲音說：「這就是那個指定的地點了。」

畏懼注視着前方回答說：「是的，主。我就在此——我是你的婢女，我願意遵從你的吩咐。」

她沒有再躺下，只站在小屋的門邊等待天亮。她好像覺得瀑布的聲音充滿了在黑夜籠罩下的四周的空間，敲擊着穿透她戰慄的心，在每一個角落呼喊着、迴蕩着，不斷地重複着：「現在，把我給你的許諾，和在你內心自然的人

性之愛，把它們作爲一個全燔祭，奉獻給我。」

在曙光剛剛出現時，她就將她的同伴叫醒：「我們必須馬上起程。我得到命令到那個大瀑布流向峭壁的地方。」

她們馬上起來，匆匆吃過早點之後就起程了。小徑從山邊一直通向那萬馬奔騰的瀑布，四周的一切仍被霧和雲籠罩着，連瀑布本身也看不見。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她們仍然不停地走着，現在山路比以前陡得多了。遠處傳來了雷聲，閃電畫破了霧的帷幕。忽然，在山徑的上方，傳來了奔跑的聲音，在大石和小石上踏着、滑着、抓着。她們停下來，盡量把身體貼着狹窄的小徑的一邊，以便讓路給奪路者，然後，從邪惡的濃霧中首先出現**怯弱**，跟着是**怨懟**、**抗拒**、**驕傲**和**自憐**。

他們瘋狂地跳着，像在逃命一般。當他們來到這三個女子前面，他們大喊：「回去，馬上回去，前面有雪崩，整座山都在動盪中，好像馬上就要崩潰了，趕快逃命！」

也不等她們回答，他們擠着衝過她們，向着山邊逃命去了。

「我們怎麼辦？」**痛苦**和**憂愁**問，第一次失去主意。

「我們好不好回到小屋去等待雪崩和風暴過後才繼續？」

「不，」**畏懼**用低沉、堅定的聲音說，自從她叫醒她們後，她一直沉默着，到現在才第一次開口說話。「不，我們不能回去。我得到命令到瀑布開始向下流的懸崖去。」

然後那聲音在她們附近說：「在這小路的附近有一個地方是給你們預備好的。你們在這裡等待風暴過去才繼續前往。」

在她們附近的石牆裡有一個小石洞，洞口很小，她們只能彎身爬進去。洞裡很小，僅能容納她們三個人蹲着。她們三個人在裡面緊緊擠着一團，而就在這一刻，風暴來臨了，猛烈而驚人。羣山迴響着雷聲、巨石碎裂聲和可怕的雪崩。閃電不斷地在天空畫過，在地上發出噼噼的火花。

接着大雨傾盆而下，不久山洪暴發了。狂風吹着、鞭打着羣山，山上的一切都被吹打得東歪西倒，山也像被震撼了。洪水從陡峻的峭壁沖下來，急流從山洞上面的巨石上傾流而下，把整個山洞的出口封住了，但沒有一滴水流進洞裡。

她們在洞裡呆了相當的時候，外面的暴風雨不但沒有減弱的跡象，反而好像越來越加強。畏懼默默地把她常掛在身上的皮袋拿出來，把裡面的小石子都倒在懷裡，堆成一個小山。這些都是富紀念性的石子，從她一路上所造的祭台上撿來的，從她在水塘邊讓牧者把刺種在她心裡那次開始，一直到她來到這段漫長的旅程，抵達這個在一座隨時會倒塌的山上的山洞的階段。她現在所剩下的，只是服從一個命令，把她視為寄托的許諾，和她賴之以開始這個旅程的力量，奉獻出來。

她注視着懷裡那堆小石子，木然地問自己：「我應該把它們丟掉嗎？它們不是他一路上所給我的，沒有價值的許諾嗎？」然後她用冰冷的手指撿起第一顆石子，重複他在水塘邊第一次對她說的話：「我要使你的腳如鹿腳，引你到高處去。」（參閱哈 3：19）她把石子握在手裡很久，然後慢慢的說：「我還沒有得到一雙鹿腳，但我到了比我所能想像的更高的地方，如果我在這上面死去，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還是不要把這顆石子丟掉。」

她把石子放回皮袋裡，拿起另一顆，重複他的話說：「我所做的事，你現在不明白，但將來你就會明白了。」（參閱若13：7）她輕輕飲泣着，說：「這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但誰知道另一半是真還是假——但我決定不把它丟掉。」

撿起第三顆石子，她引述牧者的話：「延遲不是導致死亡而是爲了天主的光榮。」（參閱若11：4）「延遲不是導至死亡，」她重複着，「甚至當他說『把許諾作爲一個全燔祭，奉獻給我』的時候？」但她把石子放回皮袋裡。又拿起第四顆，「麥粒被輾磨……但沒有人會永遠不停地輾碎它。」（參閱依28：28）「我不能和這顆石子分離，」她說着把它放回皮袋裡。拿起第五顆，她說：「主說過：我能像陶匠這樣對待你嗎？」（參閱耶18：6）「可以。」她說，把石子放回袋裡。

拿起第六顆，她又重複說：「你這遭磨難，受顛沛，無安慰的，看，我要以紅瑪瑙修你的城堞……」（依54：11），她說不下去了，只是怨苦地潑泣。「我怎能丟掉這些呢？」她問自己，又把它放回袋裡。她拿起第七顆說：「我的羊聽見我的聲音，牠們跟隨我。」（若10：27）「我要把這一顆丟掉嗎？」她問。「我真正聽到他的聲音嗎？還是我一直在欺騙自己？」

她忽然想起他給她這個許諾時臉上的表情，她不禁又把它放回袋裡，一面對自己說：「我要留着它。我怎能放棄它呢？」接着拿起第八顆。「現在你將看到我要做什麼。」（參閱出6：1）她記起那個峭壁，那看來是這樣可怕和不能攀登的峭壁，他是怎樣把她帶到頂上啊，她把石子放回袋裡，接着拿起第九顆。「天主不是一個人，祂

不會撒謊……祂說過的話，祂會不實行嗎？祂答應過的事，祂能不把它做得盡善盡美嗎？」（參閱戶23：19）

她坐在那裡，手裡握着石子，不停地發抖，良久，她終於說：「當我對他說：『如果你願意，你就欺騙我吧』時，我已經給了他我可給的唯一的回答了。」

接着她把這顆冰冷的小石放進口袋裡，又拿起第十顆。「當你偏左或偏右時，你必會親耳聽到你後面有聲音說：『這是正路，你們要在這上面行！』」（依30：21）想到這裡她發抖了，但過了一會兒，她又說：「我知道你的能力雖小，卻遵守了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字……你應堅持你所有的，免得人拿去你的花冠。」（默3：8，11）

把第十顆石子放回皮袋裡，過了許久，她才撿起在石洞的地上的一顆醜陋的小石子，也把它放進皮袋裡，和先前的石顆放在一起，一面說：「雖然他殺了我，我仍然相信他。」（參閱約13：15）把皮袋束好，她又說：「雖然全世界的東西都告訴我它們一無價值——我還是不能丟棄它們。」她再把皮袋掛在胸前。

憂愁和她的姐妹一直沉默地坐在她身邊，很注意地看着她一顆一顆的重溫懷裡的石子的紀念性。等她放回了最後一顆，兩人不禁撲的笑出聲來，好像這才放心了，又非常感激，同時對她說：「雨下過了，洪水也來了，風在吹着，鞭打着那間屋子；但它並沒有倒塌，因為它是建立在石頭上。」（參閱瑪7：25）

就在這時，雨停了，再也沒有洪流從她們頭頂上的巨石傾瀉下來，只有一層淡淡的霧氣還瀰漫着四周。雷聲和雪崩的巨響也消失在遠方。當她們從洞口望出去，從底下

的深處，穿過層層的霧，傳來了一陣清亮的鳥鳴。牠可能是和在高處的山腳下，在那座雨後的林子裡唱歌的鳥兒是同類，牠此刻也是唱着：

他獲得了勝利，花拉拉！

他獲得了勝利，花拉拉！

當這一陣嘹亮悅耳的歌聲傳到她們耳中時，**畏懼**內心的冰塊融解了。她激動地用雙手按着胸前的皮袋子，好像她怕裏面的無價之寶會失去似的，一面急急對她的同伴說：「風暴過去了，現在我們可以繼續我們的旅程了。」

從那個地方開始，小徑更陡峭，因為現在小徑是畢直通向山頂了。有時，**畏懼**簡直不能站着走，只好爬着一步一步的向上攀登。她一直在希望着，她上得越高和越接近高處，她就會變得越強壯和越少顛簸，但事實並不如此。

她們攀得越高，她越感到氣力在減少，而她越弱，她就越顛簸得厲害。但她卻發現她的同伴的情形並不如此。她們攀得越高，就顯得精力充沛，幸虧如此，因為她們幾乎常常要抬着她爬上去，因為她看來完全耗盡氣力了。因為這樣，她們的進度非常慢。

第二天，她們來到山邊一個小小凹進去，形成一片小小的平原的地方。有一條澗水從懸崖流下來，叮叮咚咚的流過小平原，向山邊流去，形成一個小小的瀑布。她們停下來休息，有一個聲音對**畏懼**說：「喝溪裡的水，你會強壯起來。」

她彎下身去，用雙手去掬從石間冒出來的澗水喝，但水一喝下去，她馬上感到一陣炙熱和苦澀，並且一陣反胃，

根本不能喝下去。她跪在水邊，喘息了一會兒，在一切都極其寂靜中輕輕地說：「我主，並不是我不要喝，但我實在不能飲這爵杯。」

「在這條瑪辣（酸苦）溪水旁邊有一株樹，」那聲音說：「去折一枝浸在水裡，水就會變甜了。」

畏懼看到溪水的對岸長着一株矮小的荊棘，只有一條支幹從那帶刺的主幹的兩邊伸出來，就好像十字架的一雙臂。它們都佈滿了長而尖銳的刺。

痛苦跨前一步，從荊棘樹上折了一枝交給畏懼，她接過把它投入溪水中。然後她又附下頭去，用手掬水喝。這次她發現那苦澀和炙熱沒有了。雖然水並不甜，但很容易入口。她很逼切地喝着，發現這水似乎有治療的性質，因為她喝過水後幾乎馬上就感到精神一振，整個人好像在一剎那之間強壯起來了。她又從這瑪辣水邊拾起了她的第十二顆石子放進皮袋裡。

她們休息了一會兒，她可以繼續上路了，雖然小徑比以前更陡更難行，但她卻感到比以前更強壯，而不像剛才那樣，精疲力竭、隨時要快昏倒的樣子。這使她非常安慰，因為這時她心裡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在她力竭以前抵達指定的地點和實現她所得到的命令。第三天，「她們抬頭望見那地方就在遠處」，看見那塊巨大的峭壁和瀑布。她們繼續順着嶙峋的山路走上去，在中午時分，她們穿過一片大霧，終於來到指定的地方。

第十六章

羣山上的墳墓

小徑一直伸到一個裂開的罅隙即戛然而止。這個像墳墓一般的山峽在她們面前所見到的每一個方向裂開，完全把她們的去路截斷。它下面充滿了雲霧，根本望不見底，她們也望不到對面，它就像一座巨大的裂開的墳墓，等着把她們吞進去。有好一會，畏懼在想這是否就是那個指定的地方，當她們在這條深不見底的鴻溝的一邊停下來時，她們可以清楚地聽到雄壯的，漩流的水聲，她意識到她們必定是站在靠近瀑布向下翻流的懸崖邊緣的某處，那麼這一定就是那個指定的地方了。

她望着同伴靜靜地問道：「我們該怎樣做？我們能跳過這條鴻溝嗎？」

「不能，」她們說：「這是不可能的事。」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做呢？」她問。

「我們應該爬下鴻溝。」她們回答。

「當然，」畏懼馬上說：「我最初沒有注意到，這是唯一可行之事。」

然後，在這旅程中，她最後一次（雖然她那時並不知道）把手伸給她的兩個同伴，讓她們幫助她。這時她已經很弱、很疲乏了。她們並沒有拉着她的手，反而走前一步，用手扶着她的手臂，好使她把全身的重量都倚在她們身上。

畏懼就這樣，在痛苦和憂愁扶持之下，投入那座裂開的墳墓裏。

她跳下的地方很深，如果只是她自己一個人，在跳下時她一定會受重傷。但是，她的兩個同伴是那樣的強壯，這樣高的跳下來，對她們似乎也毫無損傷，她們是這樣輕易的把她挾在她們中間，輕靈地把她帶到深溝下面，而她也只不過是受到一些擦傷和震動而已。因為溝底的雲霧很濃，裏面甚麼也看不見，她們只好摸索着慢慢向前走，不久，她們來到一塊平滑的長形大石前。她們發現這好像一座石祭台，在祭台後面站着一個明晰可見的形體。

「這就是那個指定的地方了，」畏懼靜靜的說。「這就是我奉獻的地方了。」她走到祭台前跪下。「我主，」她在一片濃霧中輕輕的說：「請你來幫我奉獻你命令我奉獻的全燔祭好嗎？」

但好像沒有回答，在這整個旅程中第一次的，好像完全沒有回答——牧者沒有來。

她跪在那裏，相當孤獨，在寒冷中，在陰濕的霧中，在這溝底的陰影之下的荒涼的祭台前，她腦子裏閃過怨懟在寂寞的岸邊向她叫喊的話：「遲早等到他把你帶到山上荒涼的地方後，他就會把你釘在某種十字架上，然後把你遺棄在那裏。」

好像怨懟是說對了，畏懼自己在想，只是她那時是太無知，她自己也太笨，不能明白。在這世上只有一件事是真正重要的，那就是實行她所追隨和愛的那一位的意旨，無論要付出甚麼代價和要擔負甚麼困難。很奇怪的是，她跪在祭台前，好像在這個最後的、最大的危機之中，完全

被遺棄了，但卻見不到，聽不到她的敵人出現的跡象和聲音。

在羣山上的墳墓，處於高處的邊緣，是在驕傲、怨懟、抗拒和自憐的力量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外，是的，即使怯弱也到不了此地。她好像完全在另一個世界裏，因為他們永遠不能把自己投入一個墳墓裏。她跪在那裏，既不感到絕望也不感到有希望。她現在毫無懷疑的知道，現在，將不會有天使從天堂下來說全燔祭不必奉獻，明白到這點也沒有使她恐慌或畏縮。

除了一片極大的靜止之外，她甚麼都感覺不到，在這一片極大的靜止中，只留下一個願望、唯一的願望，就是做他叫她做的事，不為甚麼，只是因為他曾經叫她做。她在石洞中心裏所感受到的冰冷、木然的孤寂的感覺，完全沒有了；只有一道火燄——那集衆願望於一的、唯一的實現他的旨意的願望——，穩定地在心裏燃燒着。其他的一切都倒下，死了，都跌落而變成灰燼。

她等了好一會，他仍然沒有來，她伸出雙手，盡最後的努力，用她最後逐漸在衰退的力量，奮力抓住自然的人性之愛和正在她心裏成長的願望，用力把它們從心裏拔出來。最初，焦慮好像要把她全部的神經和每一片的纖維都撕裂了。在一陣幾乎絕望的重擊後，她知道，那些根已受傷了，在她之內的每一個部份扭曲和衝刺。雖然她用盡她所剩的最後一點精力，竭力把它們拔出來，但毫無作用，它們仍然原封不動。

她第一次感到有一種近於害怕和恐慌的感覺。她不能做他要她做的這件事。千辛萬苦才來到祭台前，她最後還是沒有能力服從。轉向那兩位一直以來都是她的好助手，

好嚮導的姐妹，她請求她們再助她一臂之力，協助她做她自己不能做的事，把她內心的植物拔出來。憂愁和痛苦第一次搖頭拒絕了。

「我們已盡力為你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但這件事我們不能做。」她們回答。

此時，祭台後面那明晰可見的形象向前跨進一步，安靜地說：「我是這祭台的司祭——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替你把它拔出來。」

畏懼即刻轉向他說：「哦，謝謝你，請你替我做。」

他走到她身邊站着，他的身形清晰，五官卻被霧罩着，她繼續懇求着說：「我是個最弱的弱者。我怕痛楚會使我抗拒你。你能不能想法子把我綁在祭台上，使我不能動？我不願意在執行吾主的旨意時有所掙扎。」

整條充滿雲霧的深溝頓時陷入完全的寂靜中，過了片刻，司祭才說：「說得好。我就把你綁在祭台上。」於是他縛了她的手腳。

當他做好後，畏懼抬起眼睛，望着那幾乎不可見的高處在霧中低聲地說：「我主，看，我在此，在你遣我來的地方——做你要我做的事，因為你死在那裏，我也死在那裏，埋在那裏；若不是死使我與你分離，願上主罰我，重重罰我！」（盧 1：17）

四周還是死寂一片，屬於墳墓裏的死寂，因為她實在就是在她自己的希望的墳墓之內，仍然得不到許給她的鹿腳。即使允許被放在祭台上，但仍被拒在高處之外。這是她漫長的、心靈破碎的旅程領她到的地方。然而，就在她把主的許諾放在祭台上之前，她再次重複這個光輝的、促成她登上這個高處之旅的許諾：「我主上主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有如鹿脚，引我在高處步行——交於樂官，和以絃樂。」（哈 3：19）

司祭伸出一隻像鋼鐵似的手，直插入她心裏。隨即傳出一種扯破和撕裂的聲音，人性之愛帶着它無數的支根和纖維，完全都被拉出來了。

他拿着它看了一會兒，然後說：「是的，它已到了可以拔除的時候了，時期已到。沒有一根支根被扯斷或遺留下來。」

說完他把手上的東西放到祭台上，然後把他的雙手覆在上面。有一道火燄落下來，好像要把整個祭台都扯破一般；之後，甚麼都沒有，只剩下一堆灰燼，甚至深深種在她心裏的愛本身，或一直陪着她走過這段奇異的旅程的伴侶痛苦和憂愁也沒有了。一種完全的、勢不可當的平安和憩息之感，整個把畏懼包裹起來。終於作了這個奉獻，以後再沒有甚麼必須做的了。當司祭把她解開，她向前仆倒在祭台的灰燼上，帶着完全的感恩說：「完成了。」

然後，在極度的耗損之後，她沉沉睡去了。

下 篇

清晨使人歡喜

(詠30：5)

第十七章

治療的溪水

當畏懼終於醒來後，太陽已高高掛在天空，她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個山洞裡，她從洞口望出去。各種東西都在麗亮的陽光下閃着火燄似的光輝，明亮的陽光使每樣東西都放射着燃燒一樣耀眼的光芒。她不動地躺在那裡，企圖收斂她的思想，努力在想她自己是在那裡。

在陽光透射進來的石洞裡面很溫暖、很安靜，同時還充滿了香油膏、乳香、沒藥的香味。她逐漸發現，這香味原來是發自一塊覆蓋着她的布。她輕輕地揭開這塊布，坐起來，向四周巡視。然後她記起了所發生過的一切。

她和她的兩個同伴到了山上一條雲霧瀰漫的鴻溝裡，找到了那個獻祭的祭台，那位司祭曾從她的心裡面，拔出了她的人性之愛的花朵，在祭台上焚燒了。想到這裡，她低頭看見她的胸口正被一塊沾滿了香氣的布蓋着，這塊布所發出來的香氣，使整個石洞都充滿了香甜的氣息。她好奇地把布向旁邊推開一點點，很驚奇地發現胸口上沒有任何傷痕——連疤也沒有，她體內也沒有任何疼痛或僵硬或痠痛的感覺。

她悄悄地爬起來，走出洞外站着，向四周觀望。本來完全被雲霧籠罩着、什麼都看不見的深溝，此刻正閃着金黃色的陽光。到處都長着柔軟青蔥的碧草，像星星似的點綴了龍膽花和其他各種像寶石似的、閃閃生光的花朵。有

一排排香甜的麝香草、青苔、長春花沿着石牆蔓延，鑽石一般的露珠，撒遍所有的花草樹木。

離石洞不遠的深溝入口處，是一個長形的石祭台，她曾被綁在那上面，此刻在陽光下，她可以看到它四周長滿了花朵和青苔，給它穿上了一件新綠的衣裳。小鳥四處跳躍，紛紛撒落綠草上的露珠，一面又快樂地啣嗽着，啄着牠們那身漂亮的羽毛。

有一隻飛到祭台上，牠正在鼓着喉嚨唱出一首歡怡的歌。但最美妙最奇異的是在石祭台下面，正湧流出一條「清如結晶體的水流」。它一級一級的流下來，形成了一系列的小瀑布，然後流入一個石潭裏，穿過深溝，一直流入那廣闊的石唇，然後帶着萬馬千軍之勢，歡騰地向下傾注。她終於來到了大瀑布的源頭，她現在知道，它就是從她被司祭綁在上面的祭台下面流出來的。

她站在那裏，凝視着這一切好一會兒，她的心跳躍，和着一陣她不能瞭解的，不斷發出來的喜悅顫動，同時有一股不可形容的甜美的平安，包裹着她。她似乎相當孤獨，她的兩個同伴根本不見影子，祭台的司祭也踪跡全無。在深溝裏除了她自己之外，唯一能呼吸的生物就是那些快樂地啣嗽着的鳥兒、昆蟲和在花間翩躚的蝴蝶。高高在上面的是無雲的天空，直插入高空的是高處的山峯，此刻在閃着令人眩目的白光。

視察過四周的環境之後，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從祭台下面湧流出來的溪水邊。它對她的吸引力不可抗拒。她彎下身，把手指伸進像結晶體那樣晶瑩光潔的水裏。水是冰涼的，它傳來一陣令人眩暈的震撼，傳遍了她全身，她毫不遲疑的脫去身上穿着的白細麻袍子，踏進其中一個

石潭裏。她從來沒有經驗過如此舒暢、如此快樂的感覺，她好像投入湧着生命的泉水裏。最後，當她從水裏踏出來時，她馬上全身乾淨，從頭到尾，充滿着完美幸福的感覺。

當她站在長滿青苔的潭邊，偶然低頭一瞥，第一次發現她的雙腳再也不跛了，它們以前的醜陋完全消失。現在是「修直」的雙腳，腳型優雅美觀，在柔軟青草上，閃着晶瑩白色的光。

她記起了牧者說過的治療的溪水，是從高處湧流出來的。她馬上走進潭裏，在一陣震撼的甜蜜的喜悅之下，把頭伸進清澈的水裏，並不停地把水潑在臉上。後來她在石間找到一個小小的水潭，潭裏的水絕清、絕靜，平滑如鏡。她跪下來，向一點波紋也沒有的水面望去，相當清楚地看到她自己印在水裏的臉盤。那是真的，那個醜陋的、扭曲的嘴不見了，她看見從水面反映出來的，是一張舒泰的、完美如小孩子的臉孔。

之後她開始在深溝的四周遊蕩，發現在深溝的兩壁長着許多野草莓和越橘漿果和其他的漿果。她採了一把來吃，這是她從來沒有吃過的，既新鮮又有營養的食物。

最後她來到那座大懸崖的大瀑從此奔流而下的石唇邊，良久，良久，她站在那裏看着溪水前仆後繼地躍過邊緣發出震耳欲聾的歡躍的響聲，把其他一切的聲音都掩蓋了。她又看見太陽怎樣把跳動的，向下奔赴的流水，輝煌地渲染着，同時下面的遠處，就是牧者領她去的綠色的山峯和他們站着看這座大瀑布的地方。她感到自己完全被平安包圍着，一種很大的內在的寧靜與滿足掩蓋了所有好奇、寂寞和期待的感覺。

她根本沒有想到將來。在那安靜的深溝裏已足夠了，隱藏在高山的山腹之中，有一條生命之泉在她身邊流着，讓她憩息，讓她恢復長途旅程以來的疲累，她還求什麼呢。過了一會兒，她躺在一條滿是青苔的堤上睡着了，醒來後，她又到溪裏去洗滌。就這樣，那個長而寧靜的日子，像一個美夢一樣，在她歇息、沐浴、和每隔一段時間採漿果充飢之中，悄悄溜走了。

最後，斜影深深，太陽落到西邊去了，給那些覆雪的峯頂，留下一片奪目的玫瑰和燄紅色，她在暮色中回到石洞裏，躺在那些滿是香氣的布條之間，像司祭把她放進那裏的第一個晚上一樣，進入黑甜無夢的睡眠之中。

第十八章

鹿脚

第三天，天還相當的黑，她忽然驚醒，跳起來，心裏充滿了驚喜。她還未聽到叫她的名字，甚至還未意識到聲音的出現，然而，她知道她被召叫了。某種神秘的、很深切的甜蜜的召喚，傳到她心裏，她馬上直覺這是她從第一次在洞裏醒來後一直等待的召喚。她走出洞外，走進這個芳香的夏夜裏。晨星低低的掛在天邊，在東方，第一綫曙光剛剛出現。在附近，有一隻鳥兒唱出一個清亮甜美的音符，像一陣輕微的風，掃過青草地。除此之外，只有大瀑布轟隆的響聲。

然後，又來了——震透她全身——一個呼喚，從高處響着傳下來。她站在黯淡的晨光裏，熱切地四下張望。她體內每一根神經都豎立起來，都期待着響應那個召喚。她感到她的腿和脚，被一陣幾乎不可抗拒的急切的力量催促着，要躍上山去，但深溝的出口在那裏呢？兩面的石壁，幾乎是垂直地矗立着，只有在瀑布的那一邊是比較低，但那邊可說已被瀑布封鎖了。

當她站在那裏，絞盡腦汁想找出一個可行的方法出去時，在附近的青苔堤上，跳出一隻牡山鹿，還有一隻紅牝鹿緊跟在牠後面，好像她在挫傷峭壁脚下見到的一樣。正當她注意看着，牡鹿已跳到石祭台上，從那裏，牠作一個遠跳，一下躍到峽谷遠遠那一邊壁上突出的懸崖上。後面

緊隨着的是紅色的牝鹿，牠開始向着山溝頂躍上去。

畏懼見了，毫不遲疑，也跟着跳到石祭台上，接着，一個飛躍，她也來到那塊突出的懸崖上。之後，她同樣利用雌雄鹿所用的踏脚石，在絕大的狂喜中，跳躍飛彈，緊緊跟隨着鹿的足跡，躍上懸崖，她覺得，在她前面的鹿兒的蹄踏過的石上，好像有一個個銀色的小鏈子，叮叮噹噹地敲着。

不一會兒，人和鹿兒三個，全部躍上了深溝的頂上，她從山邊開始，向着召喚傳來的山峯奔躍。東方的玫瑰紅色加深了，山頂上的雪觸着這一團光，一時像火燄似的燒紅了。當她興奮地從一塊石頭跳到另一塊石頭時，第一縷日光開始照在山頂上。他就在那裏——站在山峯上——正如她所想像的一樣，在美麗的陽光裏，雄偉、壯麗、堂皇，伸出雙手，大笑着呼喚她，「你——帶着你的鹿腳——跳到這裏來。」

她作最後一次的飛躍，抓住他伸出來的手，安全地落在他身邊，他們兩人此刻是站在最高的山峯上。在他們四周矗立着其他的和一系列覆雪的高山，它們的峯頂，一個連着一個，一直伸展到她望不盡的、更高的天邊。他戴着皇冠，穿着皇袍，和他上次帶她上高處時所見到的他一樣，上次他也是這樣輝煌堂皇，他又從金色的愛的祭台上取了一塊生命炭接觸她。那時他的臉色肅穆，威嚴；現在却被歡怡的光輝照亮了，這是她從來沒見過，也從來不能想像的。

「你終於來到這裏了，」他對着跪在他腳下一時說不出話來的她說：「哭泣之夜過去了，喜悅在黎明來到你前面。」他把她拉起來，繼續說：「這一次，你要獲得圓滿

的許諾。此後，我再也不叫你**畏懼**。」說到這裏他笑了，接着又說：「我要在她頭上寫一個新名字，她上主的名字。上主天主是太陽，是護盾；上主常廣施恩愛和光榮；他對行為正直純潔的人，從來不會拒絕賜福賜幸。」（詠84：11）「這是你的新名字，」他宣佈。「從今以後你就是**恩寵與光榮**。」

她還是不能說話。只是靜靜地站在他身邊，內心充滿喜悅、感恩、敬畏和讚嘆。

他又說：「現在，爲了愛的花朵，爲了開花的許諾，你要得到回愛。」

恩寵與光榮第一次說話：「我的主和君王，」她輕柔地說：「我心裏沒有愛的花朵可開放了，它已在你的命令下在祭台上燒成灰燼。」

「沒有愛的花朵？」他重複她的話，接着以她幾乎承受不住的極其溫柔和歡欣地笑着說：「這就奇怪了，**恩寵與光榮**。那麼，你怎能來到這裏呢？你就在高處，就在愛本身的主國裏。打開你的心，讓我們看看裏面是什麼。」

她照他所吩咐，打開她的心，馬上有一陣她從未聞過的清甜的香味散發出來，瀰漫着他們所站的四周。在那裏，在她的心裏，有一棵植物，它的形狀看不清楚，因爲它幾乎全被一些白得近乎透明的花朵遮蔽着，香氣就是從這些花朵散發出來的。

恩寵與光榮輕輕發出一聲讚嘆和感恩的驚呼。「它怎麼會長在裏面呢，我的主和君王？」她歡呼着。

「怎麼，是我把它種在裏面的，」他笑了。「當然你不會忘記，在那下面，在謙卑谷的水塘邊，那一天你答應跟隨我到高處來，我把它種在裏面，不是嗎。這是從那片

荊棘形的種籽開出來的花朵。」

「那麼，我主，我被綁在祭台上，司祭從我心裏拔出來的植物是什麼？」

「你記得，**恩寵與光榮**，當你在水塘邊看你的心時，發現裏面根本沒有我這種愛——只有『渴望被愛的植物』。是嗎？」

她點頭，覺得很驚奇。

「那就是在時機成熟時我從你心裏拔出來的人性的愛，那時已相當鬆，可以全部連根拔起了，這樣真正的愛就能單獨生長而完全佔據你的心。」

「你把它拔出來！」她緩慢的、驚奇的說。「我主與君王，你就是那位司祭嗎？當我以為你已遺棄我時，你一直都在那裏嗎？」

他點頭，他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裏，這就是那雙曾把荊棘形的種籽種在她心裏的有傷痕的手，和那雙像鋼鐵一樣把那人性的愛拔出來而給她帶來許多痛苦的手。她吻着這雙手，歡欣的眼淚紛紛落在手上。

「現在，輪到許諾，」他說：「當愛在你心裏開花時，你會再度被愛。」他說着把她的手抓住，放在自己的手心，說：「看，我已把我的愛放在你心裏，你是我的……是的我永遠愛你：因此，我給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31：3）之後他又說：「**恩寵與光榮**，把你在旅途中收集的那一袋石子給我。」

她把那袋石子拿出來交給他，他請她把雙手張開，然後把皮袋裏的石子都倒在她雙手裏。她既迷茫、驚訝又喜悅的深深吸了一口氣，因為她一路上從祭台收集的普通和不好看的石子，現已在她手裏變成一堆華麗的、閃閃生光

的寶石，非常珍貴、非常美麗。她站在那裏，被這些閃亮的寶石弄得半迷惑、半清醒時，忽然看見他手裏有一個純金環。

「你這受磨難的，被暴風雨吹打而得不到安慰的人啊，看，我要給你的石頭添上彩色。」他說。

首先他從她手裏拿出那顆最大和最美麗的石頭——一顆藍寶石，閃爍着，像天堂的鑲石，把它放在金環的當中。然後拿起一顆殷紅的紅寶石，把它鑲在藍寶石的一邊，另一邊鑲了一顆綠寶石。之後他把其餘的寶石——一共有十二顆——鑲在金環上，最後把金環戴在她頭上。

就在這一刻，**恩寵與光榮**記起，在山洪暴發時，她躲在山洞中，幾乎把這些石子作為廢物丟掉，誰知它們現在竟閃着這樣晶瑩奪目的光，鑲在她頭上的金冠上。她也記得當時她聽到的那句使她保留這些石子的話：「你應堅持你所有的，免得人拿去你的花冠。」假如她把它們丟掉，放棄了她對他的許諾的信心，不再服從他的旨意，會怎樣？當然不會有寶石受他讚美和光榮，她也不會有金冠可戴。

她讚嘆那曾經領導、鍛鍊、守護和保衛可憐驚慌的畏懼的主的恩寵與愛、溫柔與忍耐，他不但沒有准許她在重重引誘下轉身而去，現在反而把她所有的缺點改變成光榮。接着她聽見他又在說話了，這次他臉上的笑容比以前任何一次顯得更歡怡。

「女兒！請聽，請看，也請側耳細聽：
忘卻你的民族，和你父的家庭！
因為君王戀慕你的美艷雅麗，
他是你主，你應向他伏首至地！
提洛的女兒都想得你的歡心。」

公主穿戴齊備，姍姍來迎，
她的衣服全是金絲繡成。
她身穿繡衣華服，被引到君王面前，
成羣的童女陪伴着她，也到你身邊：
在歡樂歌舞聲中，
一齊入了王宮。」

(詠45：11-16)

接着他又說：「現在，你就和我一同住在高處，我到什麼地方你就跟我去，同時你和我分擔我在下面山谷的工作，這是適合的。**恩寵與光榮**，你應該有同伴和助手，我現在就把他們叫來。」

聽到牧者這樣說，**恩寵與光榮**幾乎流下眼淚來了，因為她記起**痛苦與憂愁**，他以前給她的兩個忠心的同伴。由於她們的幫助、溫柔、和耐心，她才能攀上高山，來到高處。她和她的主與君王在一起，接受她的新名字，得到歡欣與光榮的金冠，她一刻也沒有把她們忘記——是的，她實在希望她們也和她在一起，因為，為什麼只有她一個人接受這一切呢？她們也從這個旅程中堅守過來，曾支持了她，幫助過她，也經驗過同樣的考驗和敵人的攻擊。

現在她在此而她們却不在。她開口要講出她第一個請求，求她的主讓她保留他最初為她選擇的同伴，是她們把她帶到高處的光榮之中。可是，在她還未說話以前，他已說了，還是帶着那個可愛的笑容：「這就是我為你選擇的，以後和永遠的同伴和助手，**恩寵與光榮**。」

兩個發光的形體跨前來，早晨的陽光在她們潔白的衣袍上閃着耀眼的光，令人不能正視。她們比**恩寵與光榮**更高更強壯，但那是她們臉上的美和眼中閃着的愛最使她動

心，使她幾乎在高度的歡樂和讚美中發抖。她們向她走過來，她們的臉上也閃着歡怡和喜樂，但一言不發。

「你們是誰？」**恩寵與光榮**輕輕的問。「請告訴我你們的名字。」

她們並不回答，只是相視而笑，然後伸出她們的手，好像要來拉她一般。她即刻認出這個熟悉的動作，高興得叫起來，太好了，她簡直不能承受了。

「怎麼，你們是**痛苦**和**憂愁**。啊，歡迎！我渴望着要再找你們。」

她們搖頭。「哦，不！」她們笑着說：「我們再也不是**痛苦**和**憂愁**了，正如你再也不是**畏懼**一樣。你不知道嗎？來到高處的一切都被轉化了？自從你把我們帶到高處後，我們改變成**喜樂**與**平安**了。」

「帶你們來此地！」**恩寵與光榮**喘氣說。「說得多麼好聽啊！其實，從開始到終結，都是你們拖着我到這裏來的。」

她們又再搖頭，微笑回答：「不，只是我們兩個人，我們永遠不能到這裏來的，**恩寵與光榮**。**痛苦**和**憂愁**是不能進入愛的王國的，但每一次你接受我們而把你的手放在我們的手中，我們就開始改變了。如果你拒絕我們，轉身離去，我們就永遠不能到這裏來了。」

她們又相視微笑說：「當我們第一次在山脚下見你時，我們有點不開心和相當絕望。你似乎對我們是這樣的畏懼、退縮和不願接受我們的幫助，那時看來，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能抵達高處。我們對自己說，我們將永遠是**憂愁**和**痛苦**，但你看我們的主和君王是如何奇妙地為我們安排了一

切，所以，你實在是把我們帶來了。現在我們要永遠做你的同伴和朋友了。」

說完，她們走近她，用手臂環抱着她，她們三個擁在一起，帶着愛與感恩和不能形容的喜悅擁吻。因此，帶着一個新名字，和與君王的共融，並承受了光榮的恩寵與光榮，陪同她的同伴和朋友，來到高處，並被列入愛的王國。

第十九章

高處

恩寵與光榮和她的婢女**喜樂**和**平安**在高處逗留了數星期，她們三人遊遍了高處的羣山峻嶺，並從君王那裏學了許多東西和教誨。他親自領她們到很多地方去，盡量按照她們當時的程度給她們解釋許多道理。同時他也鼓勵她們自己去探險，去發掘，因為在高處總會有許多可愛的新發現的。

即使這高處也不是最高的，其他的更高處矗立在它之上，一直伸延到人的肉眼不能看見的天空裏，只有那些完成了他們世上旅程的人才能去。**恩寵與光榮**和她的朋友們只是在愛的王國最低的「初學者的斜坡」上，在她們的這個階段裏，也只能在這些斜坡上探索和玩賞而已。從這些斜坡上，她們也可以望見下面的山谷，同時也可從這個新的角度，了解許多曾經使她們很困惑和對她們很奧秘的事。從底下，她們不能看得清楚，而且那時的能見度也很小；能見到的，也只是一小部份而已。

不過，她們在愛的王國的斜坡上所體會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君王將來有機會帶她們更上一層時，將有多少東西可看、可學。她們現在所觀賞的瑰麗的風景，和在這裏之上的一切比較起來，只是一小部份而已，而且上面的風景，也只能到更高處才能看見。

她們現在很明白，當她們仍在底下那些狹窄的山谷裏，以她們特別有限的眼光，她們一定做夢也不能想得到還有無數的東西可學、可看、可了解。有時，當她們長久注視着從愛之國最低的斜坡可見的美麗全景時，她們不禁赧然，因為她們記起曾和一些人，在谷底對高處和真理的各種範圍所作的武斷的言論。他們所能見到的是這樣少，但又一點也不自覺在他們所知的範圍之外和之上是這麼廣、這麼大。她們現在體會到，如果在谷底的情形是如此，那麼現在在這些美妙的斜坡上，豈不是更清楚的意識到，即使是現在，她們也只能看到全景的一小角而已。

從這愛之王國的第一層斜坡上的美妙新觀點望出去，透過新的透視點看一切，永不使恩寵與光榮煩厭。她可見和可消化的一切，幾乎使她快樂和感恩得如痴如醉，有時甚至使她感到不可言喻的欣慰。她從谷底看來認為是如此黑暗、可怕，甚至當她從谷底看來使她感到害怕的東西，因為他們看來和愛的領域的任何一部份，都那麼不相干，現在竟是一個偉大而奇妙的整體的部份。現在，看到一些東西擴展後的情況，她所見到的，和以前的是多麼不同啊，現在好像它們都改變了，修正了。她很奇怪自己以前怎麼會這樣盲目、這樣愚蠢，竟對它們有這樣錯誤的觀點。

她開始相當清楚地了解，真理不能只從書本或已寫出來的文字了解，而只能靠個人的成長和在理解上的發展了解。當一個人生活在低層的精神經驗之中和在山上墳墓的背面時，明白即使是寫在萬書之書的聖經上的東西，也可以被誤解到令人驚異的地步。

她察覺，任何在愛之國的斜坡上的人，都不可能對他在上面所見的一切加以武斷，因為到了這個時候她才真正

明白她看到的，只是美妙整體多麼微小的一部份。她現在唯一能做的是：滿懷讚美、敬畏和感恩，全心全意的希望能上更高，看和了解更多。

這似乎是一種諷刺，當她瞭望着那眩目的遠景，眼見它是如此美妙，以致她不能穩定地直視它或抓住它奇偉無盡的伸展時，她常覺得，最能表現她當時內心的願望的，竟是一個瞎子的祈禱：「主，如果我能獲得視力，請你幫助我向更多的光開放自己。幫助我更充實的理解。」另一件給她帶來無盡喜樂的事就是她們與君王不中斷的融通。無論他到那裏，她和平安與喜樂也到那裏，在他後面高興地跳着、跟着，有時簡直近於喧鬧，因為他在訓練她們使用她們的鹿腳。不過，恩寵與光榮很快就看出來，他總是很小心選擇她們所走的道路，同時約制他自己奇異的力量和威力，只作一些她們能承擔的奔跑和跳躍。

他就是這樣不着痕跡的遷就她們新獲得的能力，所以當她們像鹿兒一樣，在羣山中歡樂的奔跑跳躍時，她們不甚注意到：如果他真正伸展他的威力，她們根本就不能跟得上他。

對於恩寵與光榮——她有生以來，一直都是跛足的——像這樣到處奔跑和在高處從一塊大石跳到別一塊，就好像一隻小鹿一樣，這份狂喜使她甚至不願停下來休息。君王似乎很樂意鼓勵她，不停地領着她奔跑，一次比一次更長程的跳躍，一直到她喘不過氣來為止。然後他們就併肩坐在危巖上，她在休息，他就向她指點一些從不同角度出現的遠景。

在他們抵達高處後數天，在一次這樣奔跑跳躍之後，她滾到危巖鋪滿青苔植物的地上，氣喘喘地笑着說：「即

使是鹿腳，似乎也需要不時停下來休息！」

「恩寵與光榮，」他說：「你現在明白，我如何能夠把你的腳變成鹿腳，並把你安置在高處了嗎？」

她走近他面前，非常誠摯地望着他說：「我的主與君王，你是如何能做得到的呢？」

「回想你走過的旅程，」他說：「告訴我你一路上所得到的教訓是甚麼？」

她靜靜地回想過去那段旅程，它是如此可怕的漫長，有些地方又是這樣殘酷的困苦，甚至不可能。她想到她一路上所建的那些祭台；想到在山谷裏，在他們會晤的地方，她站在他身邊的那段時光，那時他召叫了她，叫她跟隨他到高處去。她記得走到山脚的情形，第一次和痛苦與憂愁會面和後來逐漸學習接受她們的幫助；她記起她面對那段如此令人心碎的繞道沙漠之旅時的震驚，想到她在沙漠中所見到的一切。

然後是沿着寂寞的海岸的旅程；那個被海水溢滿的空虛的海灣；當小路再一次從高處的方向轉開去時她所經驗到的焦慮、失望和壓抑，記憶猶新。她記得她們如何走過海牆，穿過森林，直到小徑又轉回來向着高處伸展時那陣狂喜。但是那個挫傷峭壁是多麼險峻畢直啊，危險和困苦森林是如何令人心驚膽戰，心力交瘁，她們在小屋內躲避的暴風雨是多嚇人。接着是霧——無止無休的霧，以及小徑突然往下深入喪失幽谷的可怕時刻，當她想到往回走時所陷入的可怕的空無惡夢之中；那種感受，現在想起來猶有餘悸。

她記得深入喪失幽谷之中她所感受到的奇異的平安，那是在她們坐吊椅上懸崖之前，記起了她準備自己被葬於

深溝時所過的那幾天。接着是焦慮、困苦的攀登，和她們在山洞裏躲避山洪的日子和她受誘惑幾乎把許諾都丟棄的考驗。接着是稱爲瑪辣的酸苦之泉，最後躍入羣峯之中濃霧籠罩的墳墓，在那裏，她被綁到祭台上。當她最初踏上旅程時，她怎能想像在她前面等待着她的是些甚麼，她所要經驗的是甚麼。她靜靜地坐在那裏，好久，回憶着，滿心是讚嘆、感恩。

最後，她把手放在他的手心裏，輕輕的說：「我主，我要告訴你我所得到的教訓。」

「說吧。」他溫和地說。

「第一，」她說：「我明白了我必須歡愉地接受一路上，你准許的，在我身上發生的一切！我永遠不能想法逃避這一切，應該接受它們，把自己的意志放在祭台上說：

『主，我在此，我是你卑微的欣然接受的婢女。』」

他默默地點頭。她繼續說：「我也學會了忍受天主所准許的，他人對我所做的一切，毫不怨懟地原諒他們，同時對你說：『主，我在此——我是你帶着愛承受一切的婢女。』我學會了我可以得到力量，從邪惡中帶來美善。」

他再點頭。她更甜美、更快樂地微笑了。

「我學會的第三件事就是：我主，你永遠不從我現時的情況看我：跛足和軟弱，不正直和懦弱。你從我得到了你的諾言來到了高處，在我真正到達『步履高雅如皇后，無人可比美』的情況看我。你總是把我看作一位皇后而不是脆弱的小畏懼，對我充滿恩寵與愛。」說完她默默注視着他，半晌不說話，但最後她又加上這一句：「我主，我不知怎樣告訴你，我是多麼渴望我也能夠這樣對待其他的人。」

聽見她這話，他很歡愉地微笑了，但還是沉默着，只是點頭等待她繼續說下去。

「第四件，」她說，滿臉是透亮的光輝。「其實是我在這上面學到的第一件事。那就是：生活中的每一種情況，無論它看來是多麼曲折、多麼崎嶇、多麼扭曲和醜惡，如果是帶着愛與寬恕和服從你的旨意的心情去應付，它是可以被轉化的。

「因此，我主，我開始相信，你讓我們和你要改變的敗壞及邪惡的東西接觸是有目的的。也許這就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充滿罪、憂愁、痛苦、和邪惡的世界上的目的。使我們能按照你的教訓應付它，並藉此創造可愛的質素以永遠活下去。這是與邪惡周旋唯一令人滿意的方式，不只是約束它，使它不能傷害人，而是隨時在可能的情況下以善勝過它。」

最後，他終於說話了。「你學得很好，**恩寵與光榮**。我還要加上一點。那是你所獲得的這些教訓，使我能把你從跛足的**畏懼**，變成有一雙鹿脚的**恩寵與光榮**。現在你能奔跑，能在山上跳躍，能跟着我到我要去的地方，因此，以後我們再也不必分離。

「所以記住這一點：只要你願意欣然接受和帶着愛承受，你就永遠不會跛足，而能跟隨我，到我領你去的任何地方。你可以到下面世界之谷去和我一同工作，因為那是邪惡、憂愁、和醜惡的東西需要克服和戰勝的地方。

「接受、承受和服從愛的法律，那就不會有任何東西可以使你的鹿腳跛折，或使你和我分離了。**恩寵與光榮**，這就是高處的秘密了，這是整個宇宙的可愛而完美的法律。這就是造成天堂式的地方，光輝與喜樂的東西。」說完他

把她拉起來說：「現在再使用你的鹿脚吧，我要把你帶到山的另一面。」

他去了，「在羣山中跳躍，在丘陵間奔跑」，恩寵與光榮緊緊跟在他後面，美麗的平安和喜樂在她兩旁。他們一面奔馳，她一面引吭高歌：

請將我有如印璽，
印在你的心上，
因為愛情猛如死亡，
妒愛頑如陰府；
它的焰是火焰，是上主的火燄。
像蠟在火燄中，
讓我印上你的名字。

將我有如印璽，放在你肩上，
你的愛炸開墳墓，
你的炭火永不會傷害，
它只能淨煉和拯救。
你的妒愛、你燃燒的火燄，
燒毀與你名字不相襯的一切。

洪水永不能淹滅你的愛，
不能減弱你的意願，
豪雨可從上面落下，
但永不能淋熄你的火焰。
用你強烈的火燄使我軟弱的心強壯，
承受你的名字的印璽。

(參閱雅 8 : 6)

第二十章

返回山谷

君王現在帶她們到的地方是在高處的羣峯之間一個最美麗的山谷。這整個被羣山包圍的地區是由幽靜的花園、果園和葡萄園組成的。這裏有最罕見的嬌花和各種品類的百合花。這裏也有各種樹木和各類的果實，有核果和杏仁、核桃和許多**恩寵與光榮**從來沒見過的果實。這裏君王的園丁異常忙碌，修剪枝葉，照顧幼苗和葡萄枝、準備花床、撒種和培植幼枝。

君王把這些植物，從下面土壤和生長條件不適合的山谷，移植到這裏來，為的是使它們能在這高處的山谷中完美地成長和開花，然後可種在愛之王國的其他地區，以作為君王裝飾或美化環境之用。他們在此逗留了幾天，興趣盎然地觀看園丁們在君王高明的指示之下工作，同時陪他巡視葡萄園，看他教導和指示管理員如何照料葡萄枝。

不過有一天，**恩寵與光榮**和她的兩個同伴來到山谷的邊緣，發現她們其實正處於高處的邊界，從此處她們一直可以望見遠遠的低窪地帶。他們看到在兩排的山巒之間一個狹長而青綠的山谷，當中有一條像發光的鍛帶似的溪水蜿蜒着。這裏那裏，有一塊塊褐色和紅色，看去好像是村民那些被樹木和花園圍繞着的居所。

忽然，**恩寵與光榮**發出一聲奇異的喘氣，因為她認出了這個地方。她們所看見的，正是謙卑谷，是她非常不快

樂地生活了那麼久，牧者從那裡召叫她到高處的地方。

她一言不發地在綠草如茵的斜坡上坐下來，望着遠處的山谷，她的腦子裏掀起了千萬種思緒。在那下面有一間她曾住過的白屋子，有牧人放牧的君王的牧場。那裏有羊舍和牲口飲水的溪流，那也是她第一次遇見牧者的地方。在那個山谷裏，有她所有的工友和朋友，她和他們一同生活，也曾享受過他們快樂溫馨的友情。

她還認識那裏的其他人。在村外的邊緣上有一間小屋是她的姨媽**多愁太太**的家，她曾在那裏和她的表姐**愁苦**和**輕蔑**，表哥**怯弱**，一同度過了不快樂的童年。一想到他們和他們不幸的存在，就有一陣激情和疼痛傳遍她整個心。

可憐的**多愁**姨媽，總是在掩飾着她兩個女兒不快樂的婚姻及她的寶貝兒子**怯弱**可恥的行爲給她帶來的痛苦和傷心。她也看見她其他親戚的屋子；衰老的老**怯弱**莊主住的莊園，他正因為他逐漸衰落的力量和步步逼近的死亡而受煎熬。另外是**驕傲**的屋子和緊連的**怨懟**和**抗拒**的家，在那叢黑色的樹底下的是不快樂的**自憐**的小屋。她認出一路上侵擾她到高處之旅的那些擾亂份子的住所，和周圍其他憎恨、輕視或拒絕牧者的村民的住處。

恩寵與光榮坐在山坡上望着這一切，眼裏溢滿了淚水，心裏被痛苦刺痛着；這兩種情緒，她到高處以來完全忘記了，現在突然都回來了。

她忽然意識到她對她的親戚和住在山谷裏的人們的感受，正經過一個完全的改變，她開始能夠從一個新的觀點來看他們。以前她只把他們當作可怕的敵人看待，但現在她意識到他們只不過是一些可憐的人，就好像她自己過去一樣。他們被各種不斷引誘他們的罪，和自己醜惡的本性

所圍困和折磨，就好像她過去被恐懼所圍困和折磨一樣。他們不幸地做了他們以之為名的本性的奴隸，這種性質在他們身上表現得越強烈，他們必須忍受的悲苦就越多，而我們對他們就應該有深刻的同情。

這思想使她受不了：這許多年以來，她不只害怕他們，她也給他們定了罪，曾切實地「鄙視他們的悲慘」，告訴她自己，這完全是他們自己的過錯，他們咎由自取。是的，她，極可恨的，被恐懼奴役的畏懼，實實在在的，竟敢因為那些使他們如此不幸、如此醜陋的一切而鄙視他們，而她自己也正和他們一樣的不幸、一樣的被這一切所奴役。她不但沒有同情他們，熱切地希望他們能從使他們如此不幸的驕傲、抗拒和怨懟中轉化過來，反而只知憎惡他們，鄙視他們。

想到這裏，她環顧坐在她身邊的**平安和喜樂**，逼切地叫道：「不能對在下面山谷的他們做些甚麼嗎？就這樣，讓我的**多愁姨媽**完全無助嗎？還有可憐的**輕蔑和愁苦**，還有那些一直在這個旅程中跟着我們，想盡辦法要拉我們回去的表兄弟們，難道他們全沒有法子得救嗎？如果牧者可以拯救我，使我脫離我所有的恐懼和罪，成為**恩寵與光榮**，為甚麼他不能也把他們從折磨他們的一切中拯救出來呢？」

「是的，」**喜樂**說（她以前曾經是**憂愁**）。「如果他可以把**憂愁**變成**喜樂**，**痛苦**變成**平安**，**畏懼**變成**恩寵與光榮**，我們怎能懷疑，如果**驕傲**、**怨懟**和**抗拒**，還有**自憐**，肯向他投降而跟隨他的話，他不會改變他們。還有你的**多愁姨媽**可以成為**讚美與感恩**，可憐的**愁苦**和**輕蔑**也會改變的。我們絕不懷疑這事可以做得得到，他們可完全被從折磨

他們的東西中拯救出來。」

「但是，」**恩寵與光榮**叫着：「怎能說服他們去跟隨牧者呢？目前，他們憎恨他，根本不願意走近他。」

平安（她以前是**痛苦**）平靜地說：「我注意到，當人們處於憂愁和痛苦，或喪失親人、受抑制、悲傷，或有極大的需要等情況之中，他們有時會樂意去認識牧者和尋求他的幫助。例如我們知道你的**多愁姨媽**，爲了可憐的**怯弱**的行爲而極端不快樂，也可能她這時已準備好轉向牧者了。再說**愁苦**和**輕蔑**，他們是如此不幸，雖然他們以前覺得不需要牧者，可能現在是說服他們尋求他的幫助的時候。」

「對！」**恩寵與光榮**歡呼：「我相信你說得對。要是我們能去找他們就好了！如果有辦法幫助他們找到我們所尋獲的一切該多好！」

就在這時，君王的聲音在她們身邊響起來了。他走來坐在她們身邊，注視着遠處的山谷，溫和地對**恩寵與光榮**說：「你這住在果園中的女郎，願你使我聽到你的聲音！同伴們都在等候細聽！」（雅 8：13）

恩寵與光榮正面對着他，用手去拉他的手臂。「我主，我們在談論住在謙卑谷裏的人們。你知道，他們都是我的親戚。他們是這樣的不幸和悲慘。我們能爲他們做些甚麼，我主？他們對高處和愛的王國的喜樂一無所知。就如我的**多愁姨媽**，我和她住了一個很長的時期，知道她是真正的不幸。」

「我知道她，」君王平靜地說，「她是最不快樂的婦女！」

「她的女兒**愁苦**，」**恩寵與光榮**懇求地望着他繼續說：「她嫁給**懦弱**，**怯弱**莊主的兒子，很有錢，但年紀比她大

許多，他是一個極端不開心和自私的人。我相信她自結婚以來沒有一刻得到平安。在我離開山谷以前，有謠言說他很可能遺棄她。」

「他已經把她遺棄了，」君王平靜地說：「她已回到她母親那裏了，她是一個不快樂，幻想破滅，心靈破碎的女子。」

「還有她的妹妹**輕蔑**。真正可憐的孩子，她說話尖酸刻薄，樹敵多，朋友少。她嫁給**畏縮**，他們家窮困不堪，只能租我的表兄**怨懟**夫婦的一間小房間住。我自己生活在這愛之王國裏，一想到他們不幸的生活情況我就難過得不得了。」

「他們的確很不幸，」君王說，比以前任何時候更充滿關切與慈悲。「他們的小女兒，最近夭折了。可憐的**輕蔑**對這孩子抱着很大的希望，相信她能給他們愁苦的情況帶來安慰。」

「然後，」**恩寵與光榮**接着說，聲音裏透着一點遲疑：「是她們的弟弟**怯弱**。」她不敢望君王，停了一會又急急的說：「他是全家最不快樂的一員。他使他母親傷透了心；他的姐姐都不再理睬他，他就這樣在村裏畏畏縮縮，到處惹人憎恨。」

「我知道他，」君王嚴肅地說，但掩不住嘴角的一絲笑意。「我對他認識很清楚。你一點都沒有誇大他的不幸。有很多次我不得不干涉和責罰他，以糾正他欺凌弱小的惡習。不過我雖然惱怒地懲戒了他，但我並沒有放棄他，任由他毀滅而不顧。」

「不，不要！」**恩寵與光榮**懇求他：「永遠不要這樣對待他，我主！啊，我求你，想一些辦法把他從他的自毀

中拯救出來，就好像你拯救了我一樣。」

他停了一會，沒有回答，只是很慈祥地看着她，臉上充滿了極大的滿足和快樂的神色。最後他說：「我非常願意照你的意思去做，但是，恩寵與光榮，我們所談到的這些不快樂的人不肯讓我到他們家裏去，甚至不准我和他們講話。我需一個人替我說話，說服他們讓我幫助他們。」

「我明白你的意思，」她歡呼：「我們和你一同下去，我們去和他們說，並給他們看你對我們所做的一切，告訴他們你願意為他們做的事。」

「你想他們會聽你的話嗎？」他問，一面很溫柔地注視着她。

「不，我相信那不太可能——至少在最初的時候，」她回答。「我根本不是那種可以令他們聽我說話的人。我根本不能對他們表現得很溫柔可愛，但你會告訴我說些甚麼，你會教我怎樣說，我就照着你的教導去做。」

「我主，讓我們快點到下面去。當他們看到你對我所做的事，看到平安和喜樂，我相信，最後他們必定也要請你幫助他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騙自己，在說服自己相信你對他們沒有好處，所以他們才抗拒你，不要你的幫助，但我們要在他們面前為你辯護。尤其是現在，我主，當他們是這樣的不快樂，這樣受人歧視的時候；他們的不幸，不快樂和寂寞與悲傷會使他們比以前更願意聽從你的恩寵和願意幫助他們的好消息。」

「對，我也這樣想。」他同意。「這實在是我們下去想辦法幫助他們的好機會。」

他一面說一面站起來。她也跟着跳起來。他們四人容光煥發地站在高處的邊界，都準備好再度奔赴山谷。恩寵

與光榮看到附近的大瀑布也向山谷沖瀉，帶着千澗萬水的喧嘈和歡怡，一面向着巨石飛濺一面唱着：

從高處我們跳躍、奔流
流入山谷和平地，
怡人的督促、歡欣的意願，
我們流向低處、更低處。

她忽然明白了。她正掌握着一個奇妙燦爛的真理：有無數的人，像她自己一樣，被君王帶到愛之王國和高處，好使他們能像現在一樣，在極大的歡怡之下，把他們的生命傾注下來，和他一同流向那悲慘的、荒涼的低地，去分擔他們所承受的生活中的一切。她自己只是這個歡欣狂喜地交出自己的行列的一個小點而已，他們都是愛的君王的追隨者，和他結合，也和每個人結合，但每個人都和她一樣，得到同樣的祝福和同等的愛護。「因為他愛我們每個人，好像全世界他只有這一個人可愛一般。」她對自己說。

想到自己和大瀑布的無數的水合成一體，她從心裏感到一陣說不出的狂喜。她終於也和他們一起奔流下去，在愛自我給予的棄絕之中，傾注她自己——她的生命和她的一切。「他把我帶到高處只是爲了這件事。」她自語，然後向他點頭。

他於是領先向山邊跳躍，從一塊石頭跳到另一塊，不過總是按着她們跳躍的能力帶領她們，總是留心爲較少跳躍經驗的她們，找尋最穩定的踏腳石。緊跟在他後面的是恩寵與光榮，平安和喜樂就在她兩邊，他們像在他們身邊歡唱的大瀑布一樣飛躍向下。他們的歌聲混合着萬水歡騰

的音樂，卻各自唱着他們每個人自己的歌：

我的愛人！

願你仿效郁香山上的羚羊或幼鹿，

趕快跑來！

我要從你居住的高處，

追蹤你的足印，

像紅牡鹿的後面緊隨着紅牝鹿，

無論你走向何方，我必追隨。

這首歌，也許你知道是雅歌，撒羅滿的雅歌的最後一段。
但對於**恩寵與光榮**來說，它只不過是一首全新的歌的開始。

翻譯及
出版／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編輯部
通訊處／香港堅道十六號天主教教區中心十一樓

發行部
通訊處／香港干諾道中十五號大昌大廈十七樓

承 印／香港明愛印刷訓練中心

一九八三年五月初版

一九九〇年二版

來，啊，來吧！帶領我們去——
向下，一天一天的向下流去，
啊！賽跑有多歡快
向下流去尋找最低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這條千古的定律——
向下走是幸福的，
讓我們向更深、更低的下方流去。
聽啊，白晝與黑夜的召喚：
喚我們起程。
從高處我們躍下和流瀉，
流向低窪的谷底。
總要回應那個召喚，
走向最低下之處。
甜蜜的督促、甜蜜的苦痛，
走向低處然後再升起。